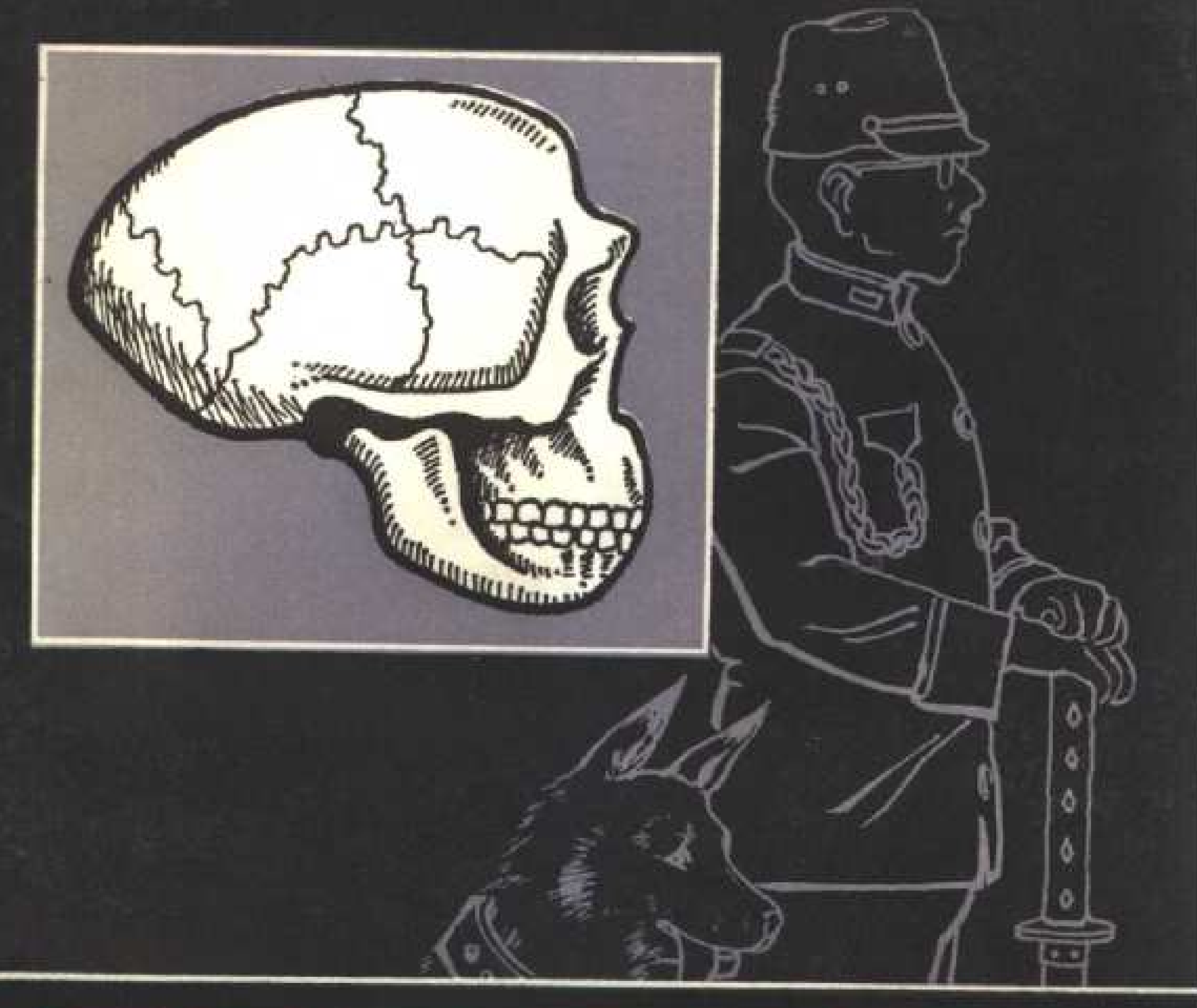


50万年的死角

——“北京人”奇案追踪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

50万年的死角

——“北京人”奇案追踪记

〔日〕伴野 朗 著

丹 东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50万年の死角
伴野　朗
株式会社講談社　昭和54年10月第1刷
据讲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译出

封面设计：吴玉山

50万年的死角

——"北京人"奇案追踪记

〔日〕伴野　朗著
丹　东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印刷二厂排版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6.625　字数：144,0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7,000

书号：10003·005　定价：0.87元

译者前言

这是一本描写我国珍贵文物“北京人”化石失踪案的“事件小说”,1979年10月问世后引起轰动，至今仍畅销不衰，被称为“一部壮观的、悬念迭起的杰作”、“一部神秘诱人的第一等作品”。

1941年12月8日，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清晨，侵华日军为劫掠“北京人”化石，突然袭击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研究机构。可是，日军打开存放化石的密室一看，化石已经不翼而飞了。究竟是什么人偷走了化石呢？它被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于是，一场紧张的追踪战开始了。该书从发现化石失踪写起，写到12月16日真相大白结束，前后9天，尾声部分点出，在追踪过程中活跃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人物是郭沫若。

“北京人”失踪案系轰动一时的乱世奇案，此案至今未破。由于案件重大，几十年来，一直为国际上所重视，当然更为中国人民所关切。这正是国外几部以此案为题材的小说问世的背景。

该书作者伴野朗是日本一位记者出身的作家。这本书是他在搜集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虚构而成的。在译者看来，比美国作家克莱尔·塔什德简的《“北京人”下落不明》一书（我国已有译本）更有时代气息和富于教育意义。作者用新闻作家的手法，生动地描写了主人公户田顺藤摸瓜的全部过程，

赞扬了他为找到中国人民的宝贵文物那种不舍昼夜、不怕流血的献身精神。本书贯穿了中日人民友谊的故事。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日本友人合作追寻文物，体现了中日关系险恶时代里两国人民要求真诚友好的愿望。书中再现了案件发生地北京及我国东北、山东等地当年的风貌，读来既颇感亲切，也发人深思。

该书曾获日本江户川乱步① 奖。评奖委员青木雨彦在说明推荐理由时说，他当时读了这部小说之后"非常兴奋"，"那种兴奋之情终生难忘"。他评称："第一、题材好。第二、结构安排严谨。第三、很好地把握了时代特征。第四、人物描写栩栩如生。第五、文章生动。总之，百分之百的有趣。"

译者初读该书时，一下子就被它那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住了，挑灯看完最后一页，才恩释手。在翻译过程中，更恨不得一气呵成。因为全书就象一个连环，找不到一处可以断停的地方。象其他事件小说一样，它追求的不是文字美，而是以情节取胜，以内容感人。这部小说之所以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固然取决于作者选择的题材，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作者赋予它以明确的主题。这正是其他同题材小说不能比拟的地方。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涉及了许多考古学知识和一些专门概念，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误译之处在所难免，敬乞有关专家学者指正。

译　者

1984年 8 月14日

---

① 江户川乱步，（1894—1965）日本著名侦探小说家。——译者

目　录

序　　幕

一

天未晓。

大街小巷一片隆冬景象。逼人的寒气乘着朔风，无情地刺着肌肤。从趾尖到脑门，周身寒彻。黑暗中隐约可见漫天飞舞的小雪。

北京城还在沉睡。嚓嚓的军靴声打破了拂晓前的寂静。这声音由远及近，渐渐地清晰可闻。

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日军，沿着紫禁城东面的东单大街，匆匆向南行进。士兵的嘴里吐着白气，额头上汗水涔涔。一个个都把三八式步枪扛在肩上，步伐整齐地前进。

走在前面的军官，手中紧握军刀，他的衣领上嵌着大尉的军衔。这位年轻的大尉曾在大学里专修过考古学。他是刚刚接到“北支派遣军”司令部的那须野军医部长的命令，出来执行任务的。由于重任在身，他的面部表情十分紧张。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脸上，他也完全顾不得理会了。

队伍行进了约两公里，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正门前停下了。

协和医大是北京一座风格独特的建筑物。它是由清朝皇

族的一个宅邸改建而成的，寓西方现代建筑艺术手法于中国风格的宫廷建筑之中，在北京城也是大放异彩的存在。白昼灿烂阳光下碧绿如玉的琉璃瓦，此时在铅灰色的薄暗中也失去了光彩。

士兵们个个气喘吁吁。然而，大尉却不等士兵们喘一口气，就马上命令他们上刺刀，散开队形，把正门口包围起来。刺刀在路灯下闪着可怕的寒光。

大尉布好队形，看了一下手表。

清晨 4 点57分。

他接到的命令是 5 点开始行动。对大尉来说，这可是漫长得难耐的 3 分钟。当他第三次把视线移到手表上时，秒针才超过12点的位置。

大尉整整领扣，摸了一下挎在腰间的手枪，直挺挺站着，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便带领三个士兵，迈开大步，走进校园内。

协和医大总务长特列巴·科恩非常不高兴。他被目空一切的日本人从暖烘烘的被窝里赶起来了。

科恩已经年过半百，可身体仍象一个壮年人，虽说肚子稍稍凸起，但全身肌肉并未松弛。他是一个刚毅而充满自信的人。少年时代漂泊国外，从一个寄人篱下的无名之辈，变成了一个地位显赫的人。他也不宽恕别人的过错和缺点。这股执拗的脾气助成了他肉体和精神上决不屈服的信念。

科恩还未来得及换下身上那华丽的方格花睡衣，就被年轻的日军大尉训斥开了。他看到窗外一个排全副武装的日本兵，脸色顿时变了。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他拿起电话，叫来了医大附属的新生代研究所所长裴文中博士和总务长秘书玛

丽·希舒勃格小姐。

4个人上了协和医大附属研究所的二楼，走到新生代研究所保险库前停下了。保险库旁边的玻璃匣子里，放着一尊使这个研究所出了名的“北京人”复原像。保险库的钥匙是由希舒勃格小姐保管的。她从驼色的室内服的口袋里，掏出了3把钥匙。

保险库有3道锁，一把钥匙只能开一道锁，而且非按固定的顺序开不可，否则，就休想打开。另外，还有一个号码锁，有一套复杂的数字组合程序。

可以说，能够打开这个保险库的，只有钥匙保管人希舒勃格。

她熟练地把3把钥匙依次插进锁孔。

嗡……，马达起动了。接着，她用手灵巧地拨动了号码锁。

一阵轻微的嘎嘎声过后，保险库的门缓缓地打开了。

一阵无声的惊愕，顿时充斥了冰冷的房间。

“唉呀……”不知是谁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大尉浑身颤抖，手、脚、整个身子都不由自主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痛苦，象一颗重磅炸弹，在心底爆炸了。

“……消失了，消失了……。

“它突然从保险库里消失了。

“这简直是一场梦，一场恶梦。我这是在做恶梦吧。”他深信不疑。

大尉象一块化石似的没精打采地僵立着。

刹那间，呆若木鸡的大尉突然回到了现实中。迄今凝聚于全身的种种感情的潮水，象冲出闸门似的，猛烈地周流全身，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渗出了冷汗，恶寒浸透了身上每

一个细胞。

二

一阵风吹过天安门广场。铺在广场上的石板胜似坚冰。一个男人躺在那里，他早已变得象石板一样冰冷。

这个年过40的男人穿着一件中式棉袄。胳膊和腿的姿势都很不自然。背上留下一个小小的弹孔，弹孔周围的棉布烧焦了，却看不到血迹。但仔细一看，一片紫黑的颜色已经染污了整个后背，血淌在石板上，已经冻结了。

男人脸朝下躺着，一层薄薄的积雪覆盖着他的身子。一阵风吹过来，一下子就把积雪吹跑了。

尸体孤零零地躺在宽阔的广场中央，显得格外寂寥。在离死者一只手 5 米远处，摆着一个头盖骨。它比人的头盖骨又大又重。头盖骨上也有一层薄薄的积雪。它和尸体摆在一处，构成一幅神秘而可怕的图景。

天安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也是中国的象征。明朝刚修建时叫“承天门”，清朝以后改称“国门”。日军占领北京以后，连年失修，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这座巨大的城门，看上去象似一只漂浮在汪洋大海上的战舰。

一辆排子车吱吱嘎嘎地从南海方向过来了。这是一辆垃圾车。

车夫突然停住脚，用又脏又破的手套擦了一下鼻涕。他定睛一看脚下，发现了丢在地上的头盖骨。

起初，车夫还以为那是一块石头。可是，当他透过苍茫夜色往前看时，一眼便发现了 5 米远处那具尸首。

车夫的表情象电影慢镜头似的，层次分明地发生了变

化。诧异变为惊愕，又变为害怕。他反应过来后，一下子惊叫起来，丢下车，撒腿就往回跑。

一阵风又夹着小雪突然吹过来了。

风抖动的枯枝发出呜呜的声响。

三

此时此刻是1941年12月8日晨6时。

渊田美津雄中佐率领的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队的袭击珍珠港部队，穿越绛红色的早霞，正在重洋之外的夏威夷群岛瓦胡岛上空飞翔。这支庞大的编队包括43架零式舰载战斗机、89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51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它们是从“赤城号”旗舰和“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瑞鹤号”等6艘航空母舰为主的机动舰队上起飞的，总共183架飞机，威震长空，沐浴着旭日晨辉南下。

终于从云隙中窥见了珍珠港的全貌。渊田中佐接连不断地发出了“嗒、嗒、嗒……”的信号。

“全军总攻开始！”

攻击机和轰炸机比翼雄飞，狼奔豕突般地冲向停泊在港湾里的美国舰队和地面军事设施。不一会儿，霍勒机场上升起了滚滚浓烟，“亚里佐纳号”战舰化作一个火团。

渊田中佐用望远镜从空中观察着战况。他命令电报员向机动舰队的旗舰“赤城号”发出了密码电报。电报员水木军士急不可耐地按动了发报机键。

“虎，虎，虎”——我奇袭成功。

丢　失

8日下午1时4分——8日晚11时50分

一

8日下午，日军翻译户田骏被那须野中将唤去了。当时，“北支派遣军”司令部一片沸腾，庆贺奇袭珍珠港序战告捷。一阵阵寒风仍卷着小雪，天空阴沉，呈一片铅色。

户田从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语专业毕业后，一度在贸易公司供职。后来，他厌倦了这种单调的工作，便通过远亲那须野中将，来到了中国大陆。那是1937年5月日中战争爆发前夕的事。户田到大陆来，并非因为他有什么深刻的想法。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对大陆怀抱一种模糊的憧憬。正是这种憧憬驱使他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其中当然也有亡父骏介的影响。他的父亲骏介是个商人，深刻地理解推翻了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曾多次到过中国，并积极地帮助过中国留日学生。有不少学生，在骏介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学业。

“中国问题将决定日本将来的命运”，这是他的一句口头禅。户田选修中文，也是由于亡父的劝说。户田来中国4年了。他饱尝了大陆的生活。虽说他是作为日军中的文职人员来中国的。但他以为，他还是直接地领略了中国和中华民族。

“你知道‘北京人’吗?”那须野中将在司令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边往烟斗里装烟边问。

那须野中将是解剖学权威，在考古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多年以来一直喜欢用烟斗，据说他在陆军大学任教时，就烟斗不离手。本来不吸烟的户田，看到中将吸得那么有味儿，馋得自己也想一试了。

中将坐在桃花心木的大桌子前。桌子上放着一尊“北京人”复原像。中将的背后是又高又宽的窗子。除了门和窗的部分外，全都排满了书橱，上面摆满了专业书籍。户田每每走进这间屋子，几乎都要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误入了解剖学或考古学教室。

房间里已有一位先来的客人。他是户田认识的高松修一大尉，带着一副十分憔悴的表情，站在屋子的左角边。户田走进屋时，大尉仍无动于衷，似乎未发现户田进来。

“在中学里学过吧?这是‘北京人’。”身材矮小的中将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指着桌子上的复原像说道。他围着桌子转了一圈，举起复原像，怜爱地抚摸了一下它的脑袋。

眉骨高高地向前凸起，脸庞刚健。对了，是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里见过同样的。

“这是根据发掘出来的‘北京人’的头盖骨模制的，大概‘北京人’的脸盘也就是这样吧。”中将放下复原像，又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儿，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他把烟灰缸挪近眼前，使劲地磕着烟灰，然后，对着空烟斗，用力吹了两口气，又开始装烟丝了。这一切动作，对他来说，可能都是下意识的，但却做得有板有眼。这是社会名流和甲级演员才做得出来的动作。

户田情不自禁地凝视着桌子上的复原像。

"'北京人',学名为北京中国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是约50万年以前的洪积世[①]中期,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的祖先。我想,可以称他们为幻境中的人类。1923年,在北京城西南郊的周口店发现了两颗人类牙齿,后来发掘了42具北京人的骨骼化石。这是一大壮举,堪称20世纪的奇迹。"中将站起身,从书橱里抽出一本书,一边翻一边说。

"你看,这是'北京人'狩猎的想象图。"图上是几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挥举着棍棒和石块,朝着直立的大罴挑战的情景。

"我得知'北京人'发掘的消息之后,对这个人类的祖先就怀着无限的憧憬。早就想亲眼看看,亲手摸摸。正好10年以前,我的愿望实现了。当时,研究'北京人'的权威戴维德逊·布莱克博士还健在,他那时是北京协和医大的新生代研究所所长,而我当时不过是一个军医大佐。托人引见,博士说看过我拙劣的论文,很痛快地答应见我。我马上请假从任地奉天来到了北京。"

户田忽然想,中将会见布莱克博士时,大概也是抽着烟斗吧。

"我访问他时,他正设法把附着在化石骨表面的一层矿物质硬膜刮去。他用牙科医生使用的钻头,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刮下来的细粒象沙尘一样纷纷扬扬,可他一点也不在乎。博士是一位纯正的学者,脸色有点苍白,仪态显得很有学问,戴着一副深度黑边眼镜。为了治学,他不歧视有色人种,也不嫌别人学历低。这从他在研究室里对中国助手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助手们也都由衷地尊敬他。我们虽

① 地质历史最后一个纪称第四纪。约从距今250万年前至今。第四纪早期称"更新世",也称洪积世。约从250万年前延至1.5万年前。——译者

是初次见面，但一谈起学术问题，他马上就把我当成了10年知交。我说我来的目的是想看看‘北京人’。博士便打开了保险库，象取珍宝似的，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北京人’的头盖骨。”中将说到这里停住了。

透过窗子向外望去，低垂的天空显得很昏暗。

“我用这两只手捧着‘北京人’的头盖骨。觉得它比当代人的头盖骨厚重得多。这沉甸甸的感觉，使我清楚地感到了50万年时间的份量。在50万年前那个原始的世界里，我们人类的祖先，是何等的大胆，何等的勇敢啊！

“你再看看这张想象图。他们的胳膊已经不象大猩猩那样粗壮了，身体也不象黑猩猩那样轻巧了。走路的动作笨拙，头重脚轻，行动不便。但是，神把智慧赋予了他们。别看他们的脑壳长得不象样，但却起了保护进化了的大脑的作用。为了弥补臂力的退化，他们使用了武器，为弥补行动不灵活的缺点，他们结伙捕获食物。

“当我双手捧着‘北京人’的头盖骨时，我感到了它的份量，一股激情传遍了全身，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虽说过了这么久，可还象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记得一清二楚。”

雪花从灰色的天空飘落下来，遮着半边窗户的草绿色窗帘微微摆动着。户田知道，寒气已从窗缝钻进了屋子。

“‘北京人’是人类宝贵的遗产。当然，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世界的瑰宝。所以，我觉得决不能让它因这场无聊的战争而受到无妄之灾。我一定要把‘北京人’从这场战火中拯救出来。由于日美关系恶化，大陆上的战火将进一步扩大，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而且，今天拂晓已经宣战。在此之前，我曾向司令部交涉过多次，昨天晚上，终于得到

了接收'北京人'的许可。但是，协和医科大学是约翰·洛克菲勒1921年花费3亿美元创建的美国系统的大学医院，要闯进去，无论如何也要等到今天清晨5点即日本时间清晨6点对美宣战。"

一向很冷静的中将，这时已经气得涨红了脸。烟斗里的火早就灭了。

"谁知却迟了一步。派高松大尉今晨5点去协和医大接收'北京人'，可保险库里已经不见它的踪影了。"

"弄到哪儿去了？"户田插嘴问道。

"还不清楚。但可作各种推理。首先是美国。他们估计到日美开战就在旦夕，一定会认真考虑在日军接收之前，把'北京人'疏散到美国。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原则上是赞成这个计划的。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似乎反对把中国的珍宝运到美国，哪怕是暂时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卖国行为。所以，好象给戴笠的蓝衣社下了一道密令，让它秘密地阻止美国将'北京人'运出国门之外，也要防止把'北京人'交给日军。有情报说蓝衣社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日军的松村机关也插了手。它获悉'北京人'失踪之后，马上就采取了行动。协和医大已经被它接收了。它出动了大量秘密侦探，正在追踪'北京人'。"

"松村机关？为什么这样干？"

那须野中将慢慢地站起来，悲伤地摇摇头，仰望着天花板，说道：

"日本学者中，有人在战争中趁火打劫，策划着要把'北京人'抢走。如果说是热衷于研究才这样做，也未免太过份了。哪能仗着自己是权威，就随心所欲。你大概知道，眼下有个帝国大学教授已经遭到了国内外学者的白眼，这位先

生为了得到'北京人'，已经多次涉足北京了。可悲的是，象这位先生一类的人，正在对军队的上层机关和文部省的官僚施加影响，说什么'"北京人"放在中国人手上，不能好好用于研究，白白糟蹋了好东西'，鼓吹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的盟主日本保护它，是当然的权利，等于帮助保管了亚洲的珍宝'，云云。于是，被他们说服了的东京的大人物，便命令松村机关把'北京人'搞到手。说可以不择手段，总之一定要把'北京人'弄到东京。可他们哪里知道，在他们行动之前，'北京人'却'集体失踪'了。所以，他们才急着行动，开始追踪。"

中将回到椅子上，又拿起熄灭了的烟斗，重新往里装烟。

"而且，延安的共产党也以'保护文化遗产'为由，开始行动了。听说它组织了一个由考古学专家组成的特别小组，这个小组已经潜入北京。"

中将把深吸进去的烟吐出之后，改变了一下姿势，说："所以，有件事要求你，希你找到'北京人'的去向。当然，我非常清楚这是件有危险的工作。我是在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之后才求你的。不管是带到美国、日本，还是留在中国，只要能保证它们的安全，我就放心了。我没有任何野心，只是希望它们能安全。但是，我绝不能容忍那种趁火打劫、独吞人类的这件财产或利用其学术价值，把它作为赚钱对象的行为。另外，它也有可能还藏在什么地方睡大觉咧。我的想法是，不管它在什么地方，它都是人类的遗产。

"你有两点是我一直很佩服的，一是你那超群拔类的记忆力，一是你那随机应变的行动力。为了人类的这件遗产，我希望你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要追踪，可能需要有考古学方面的知识，高松大尉会全面协助你的。他有高深的考古

学知识，现在他正在受到良心的谴责。你的中文对他也是很有用的。关于‘北京人’今晨失踪的情况和协和医大有关人员的谈话，你可以直接问问大尉。而且，这里有5,000日元可作为调查费。这笔钱你可以随便用。怎么样，你答应吗，户田君？”

中将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白色信封，放到户田眼前。

户田想：中将太相信我的本事了。他又想：现在日美已经打起来了，形势这么紧迫，中将却从容不迫地谈论“北京人”，真有闲情逸致啊！另外，对户田来说，“北京人”呀，考古学呀，与己根本没有缘分。户田定睛看着桌子上的“北京人”复原像，他感到“北京人”的嘴在动。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他悄悄地闭上了眼睛。

原始的荒野在脑海里出现了。

长毛象[①]扬起牙齿疾奔着。

还有恐龙和罴。

不知道名字的怪鸟高高地扬起利爪在翱翔。

户田并不知道50万年前的原始世界是不是这样。他脑海里的影像，则是他具有的关于原始时代的知识和记忆的杂烩。

然而，在这里面，户田清楚地看到了一个躬身前行的“北京人”的形象。这个猿人的脸长得跟桌子上的复原像一模一样。

多么不中用的生物啊！难道作为万物之灵君临地球的人类祖先，就是这个样子吗？

---

① 长毛象即猛犸，亦称“毛象”。古哺乳动物、属长鼻目。大小近似现代的象，体被棕色长毛。门齿向上弯曲。——译者

不知为什么，猿人显得很孤独，它看到户田后，嘴唇动了一下。不，只是使户田觉得动了一下。

猿人象似要拼命地说点什么。

“你要想对我说什么呢？”户田的心情陡然昂奋了。

“这个猿人是我的祖先啊！50万年后的今天，同样的血流在我的身上了。他想说什么尽管说吧，我们后代子孙有义务听他说话。”

户田睁开了眼睛。刚刚发生的一切也许是一场梦。

有中将、大尉在，而且还有桌子上的“北京人”在。

眼里的“北京人”跟桌子上的重合在一起了。

户田并没有信心在与蓝衣社和共产党的较量中取胜，但作为人类一分子的义务感，不可思议地充满了户田的全身。

他在学习外语阶段打橄榄球练就的体魄，今天仍未衰弱，而且有一笔可以自由使用的5,000日元活动经费——这是很有吸引力的。户田瞟了一眼那个装着钱的信封。

“不妨一试。”户田感到一股热劲儿从心底涌上来。这是他好久没有过的感觉了。

“我这个人类的子孙要听听祖先的话。”

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大陆上，找寻失踪的人类祖先，这不就是自己迄今追求的浪漫之举吗？

户田不由地摆出一副武士风度。

“我来找。”户田叉开腿站着说道。

“有两个线索。一个是，协和医大总务长科恩和他的秘书希舒勃格在事件发生后失踪了。虽不知什么原因，但肯定与‘北京人’失踪一案有关。关于失踪的情况，高松大尉知道得很清楚。另一个是，据领事警察报告，今晨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一具被枪杀的日本人尸体。死者是在王府井开古

董店的丸井阳太郎。尸体旁边，抛着一个大头盖骨。拿到我这里一鉴定，才知道是用石膏做的‘北京人’头盖骨的精巧模型。因丸井是退役军人，宪兵队出动了。遗体想必已由我的部下解剖了。这个杀人案与‘北京人’失踪有无联系，还不得而知，但都是发生在12月8日的早晨。而且，尸体旁边的头盖骨竟是‘北京人’的模型。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二者无关。先从这里查起如何？”

“古董店老板被杀与‘北京人’的头盖骨，这真是奇妙的组合。”户田这样想着，但未说出口。

中将站起身来。

“如果你要去宪兵队，我给你打个电话。那里有我在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学生。”

户田行完礼，就推开了军医部长室的门。

二

中将所说的他在宪兵队的学生，是个红脸中尉。他戴的“宪兵”臂章，大得刺眼。在会客室里，中尉把一个矮胖的下士介绍给我。

这个名叫上杉的下士，是负责调查此案的。

“凶器是三八口径手枪。是在很近的地方从背后开枪的。很可能是枪口挨着背开的枪。否则，衣服不会烧得那么焦。”

下士边翻着笔记本边说。他的话稍带日本东北口音。

“子弹穿透了心脏。当场死亡的。发现尸体的是垃圾车夫，在早晨5点多钟。尸体与天安门平行，头朝西倒在地上。在他5米远的前方，扔着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标本。

是被害者带来的，还是罪犯扔下的，尚不清楚。”

“被害者是什么人？”

下士又翻开了笔记本。

“叫丸井阳太郎，42岁。正是他的大凶之年啊。他在王府井开着一个叫丸井商会的古董店。没有妻子儿女。掌柜的叫津田康郎，28岁，说是他的外甥。

“据津田说，他最后一次见丸井是昨晚十点半，当时丸井正从王府井的店铺里出去。丸井平时就住在这里。丸井没说出去干什么。津田说，他怎么也琢磨不出犯人是谁。我已经搜查了店铺和他的居室，但未发现线索。来往信件也查过了，并未发现疑点。”

下士指着旁边的卷宗说：“解剖结果表明，死亡时间在8日午夜到凌晨1点之间。从胃里检查出大量啤酒，还有土豆、洋白菜和腊肠。从消化的情况看，象是昨天晚上11点左右吃的。但是，由于人手不足，被害者离开家之后的行踪还未查出来。”

“谁可能是罪犯？”

“还不知道。但，可能是死者认识的人干的。因为丸井把背朝向罪犯，能让罪犯挨他那么近。而且，身上也都好好的。装有53块钱的钱包仍在死者怀里揣着。看来不是谋财害命。”

“有什么人恨他吗？”

“眼下还找不出。只有那个头盖骨是个线索。说是‘北京人’模型，我也弄不清楚。但是，我一定要把罪犯找出来。”

嘴里衔着烟的中尉听了下士的话后，插嘴道：“不是说被害者曾在军队里呆过吗？”

"是的。象是在山东驻过防，还在驻奉天的部队里呆过。"

"他在军队里的情况能否知道得更详细一些。"户田一边烤着手，一边问道。

"你想了解军队的什么？想知道什么？"下士蓦地起身嚷道。他的眼神变了，变得象一只看到猎物的猎犬。

"简直象个刑事警察嘛。"红脸中尉笑着说，他的脸更红了。

"他原来是警视厅侦察一科出色的刑事警察啊。"

上杉下士有些难为情，害羞地搔着头。看他的动作，真象个孩子。

户田想：怪不得他那么能干呢。

户田很理解他。他来到军队之后，仍不丢掉警察的脾气。于是，对他嫣然一笑。

北京最繁华的街道王府井，在紫禁城东侧不远处。一到星期天傍晚，这里总是人山人海。赶上今天是突袭珍珠港胜利之日，穿军装的日本军人在街上格外显眼。为了讨好北京的"统治者"日本人，有的中国人开的商店也挂起了太阳旗。但街上买东西的中国人，仍象往常一样穿着大棉袄，站在柜台前喋喋不休。

"到头来，日本是统治不了这个民族的。"户田看到王府井拥挤的人群，又一次这样想。

户田继续想："虽说处在日本占领之下，可生命力还这么旺盛，应作如何解释呢？是4,000年的悠久历史赋予他们的智慧，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忘记从容不迫地生活。

"从容不迫地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在日本的决策人物

中，理解或者想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究竟有几个人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英国及其他列强的侵略，这种侵略还在继续。难道他们真以为现在这个中国就是真正的中国吗？难道他们以为在日军武力面前低下头来的中国人，就真的屈服了吗？他们是否知道'面从背毁'这个成语呢？汉族被辽、金等北方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及满族的清朝征服时，一度曾是'面从背毁'的，但最后终于显示了民族的内在力量，倾覆了异族的统治。日本的各位领导人是否知道这段历史呢？"想到这儿，户田有些心灰意冷。

"也许可以说，'一致抗日'运动的高涨就是个前兆。可日本在当地的一些头头脑脑们，对抗日运动现状的认识，却非常天真。他们直到如今，还在说什么是'一部分过激分子''容共分子'搞的鬼。实际上，抗日运动绝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简单。它已经成了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民族的历史潮流。可是，日本人却想得那么天真，这样下去，难免要摔跤的。"户田但愿自己的这种想法不是杞人忧天。

市场入口处在卖着猪肉和鸡、鸭、羊，人声鼎沸。出来的人手中提着活鸡活鸭。有的鸡挣扎着拍打翅膀，毛不停地往下掉。一根鸡毛飞到了穿着中式服装的户田的肩上。当他正要用手去拂掉它时，一个穿着黄军装的日本兵碰了他一下。大概这个日本兵错把户田当成了中国人，就满嘴酒气地找起碴来，粗声粗气地嚷叫着，用的词儿简直不堪入耳。

丸井商会地处王府井北头。门口挂着"古董丸井商会"的招牌。牌子下面是英文标记："MARUI CURIO SHOP CO."作为日本人开的店，这种做法是很少有的。

店铺的大门关着，按日本习惯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忌中"二字，表示正在居丧。旁边有个小便门。户田从这

个便门走了进去。

屋里香烟缭绕，烟味直冲鼻子。

津田长得又瘦又高，一张苍白的脸，戴着金边眼镜。他不断地用左手摸着眼镜架。这好象是他的一个坏习惯。

户田自称是麻烦过丸井的人，对津田讲了一番哀悼的话。遗体还未从宪兵队送回来。津田说，同业和生前友好都来了，打算今晚守夜。

户田把津田叫到一边，突然问道："你舅舅喜欢吃德国菜吗？"

津田露出诧异的神色，说："谈不上喜欢。他倒喜欢吃涮羊肉。"

户田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液。他这才想起自己还未吃午饭，顿时感到肚子饿了。

"他有德国朋友吗？"

"顾客中倒也有德国人。但是否能称得上朋友，我可就不知道了。只是我舅舅很佩服希特勒，对欧洲的战况特别关心。是不是德国出了问题？"

户田含混地应付过去之后，又问："他的籍贯是……"

"是静冈县滨松附近。我是舅舅的姐姐的儿子，因一直住在东京，对他在滨松时的情况不了解。今年4月，我收到了舅舅的一封信，说要扩大生意的规模，希望我来帮忙。于是，我5月份就到大陆来了。总算习惯了北京的生活，也学会了一些做买卖的秘诀。"

"你舅舅夜里常出门吗？"

"我来了以后，舅舅说有人看门了，经常出去。舅舅喜欢喝酒，好象常喝酒。因为我不会喝酒，所以不太清楚他在什么地方喝酒。"

“有没有与他有特殊关系的姑娘？”

津田又露出了诧异的表情。他瞪了户田一眼，说道，“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你真是舅舅的朋友吗？”

“失敬，失敬。小生因军队的关系，才希望跟你舅舅交往的。我是想，如果有这样的女人，应叫她来参加葬礼。……”户田搔着头说道。

“你在军队里呆过啊，失礼了。关于我舅舅的私生活，我几乎一无所知。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说过。但是，舅舅是个健康人，即使有侍候他的女人，也不奇怪。”

“昨天晚上出去时，有无反常情况？”

“没有。”

“比方说，有人来电话啦，或是惦记着时间啦，等等。”

“对了，他是很留意时间。曾几次掏出过怀表，还向我问过时间。”

“他打算见谁，你知道吗？”

“不知道。舅舅什么也没说。”

“最近来过反常的电话或信吗？”

“不记得了。”

“是否谈过赚了钱和生意兴隆的事？”

“账是舅舅自己管的。不过，两天前，舅舅喝醉酒后，说过什么有一桩可赚大钱的买卖之类的话。”

看来，津田的确不大了解丸井的生活情况。

户田走进里屋，在佛龛前供了香典。有五、六个同业模样的人围着桌子交杯饮酒。户田点了一下头，也入座了。大家并没有讲丸井的事，而是大谈特谈日本在珍珠港的胜利。旁边一位50岁光景的男人向户田劝酒。

“事情太突然了，我感到震惊。”户田一边接过酒杯，一

边把话题往丸井的事情上引。劝酒的男人已经有八分酒意了。

“在佛爷面前讲难听的，虽有点不好意思，但我还是要说，你这个人太贪心不足了。”

户田斟了酒后，引着他说：“此人一向愿说大话，最近又在做梦了。他扬言不久将搞到出土文物，至少值100万日元。”

“值100万日元的文物？”

“没说是什么东西吗？”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

身旁的一个男人开了腔。他手里夹着一支短得马上要烧到手的烟头，是个多嘴多舌、风头很健的人。

“说是有一件伟大的出土文物，老实说，那是无价之宝啊。”

“反正迄今一直梦想着能一攫千金，结果，弄到手的不少是赝品。人家佩服他，在这种情况下，店铺还能维持下来。”

“我在西单也开了个店。我知道丸井的眼力并不高。只是因为他在横滨一家公司供职时学会了英语，当兵时学会了中文，所以，他的客户比我们多。但是，说得不好听些，他的经济情况曾经相当不妙啊。”

这时，津田进来了，两人都闭上了嘴。户田趁机把那个抽烟的人领到店头。

“据津田说，他舅舅是为了扩大生意，才叫他来的。”

“我也觉得奇怪。是不是听信了有出土文物的事情。”

“你对他的看法如何？”

“跟他打交道，我觉得挺好呀。他一喝醉就总是讲当兵

时的事情，诸如天天抱着金发女郎睡觉之类……。好象艳福不浅啊。”

“死前有这个吗？”户田竖起了小拇指。

“在附近就住着一个情妇啊！是个忧郁的小脚女人……”

抽烟的男人知道这个女人的住处。

果真是个见不得人的女人。

唐朝流行的缠足的习惯，自清朝康熙皇帝颁布禁令以后，渐渐地湮迹了。当然，这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的。在民国时代，中老年妇女中，偶尔还能见到缠足的。可是，户田看到二十来岁的女人缠足，还是头一次。这个女人的脸窄小而苍白，看见这张脸就会联想到葫芦瓢。虽说体态妖艳，但由于脚小，令人觉得难以支撑。

这个女人不爱说话。听到丸井死亡的消息，也没有表情。

“领客人来过这里吗？”户田不抱什么希望地问。

“来过。”女人嘴里迸出了两个字。

“什么样的人？”户田慌了。

“不知道。说是有客人要来，就把我赶到外面去了。我的脚这个样子，不好走路，弄得我够呛。”

“什么时候？”

“5个月以前。我未见过客人的面。好象是个女的。”

“你怎么知道的？”

“留下了香水味。还有一个颜色漂亮的手绢儿……”女人低下了头。

户田推开了日本总领事馆的后门。闻到了一股霉味。还有一股钢筋混凝土反潮的味道。

田村书记生一个人还在领事部办公室里加班。他是户田的大学校友，比户田低两级。

"你的干劲真足啊，这么晚了还在干！"

"日美开仗，珍珠港胜利，我呆不住啊。咱们干一杯吧！"

田村从橱柜里拿出一瓶酒和两个杯子。这酒是田村家乡秋田县的"新政"酒，味道有点辣。

"有事相求。今晨，有个叫丸井阳太郎的被杀了。"

"我知道，就是丸井商会的老板吧。"

"我想看看他的档案。"

"这是对外保密的呀，不大好办。"

"你不要为难，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是不是因珍珠港大捷而赦免我？"

田村打开文件柜，翻弄了一会儿，取出一个卷宗，放到户田面前。

户田拉过一把椅子，坐到台灯旁边看起档案来。

丸井阳太郎

明治32年6月11日生

籍贯 静冈县引佐郡引佐村字引佐××号

父 丸井平藏 务农

母 丸井久 助产士

与家长关系 长子

引佐寻常小学毕业后，就职于横滨的贸易公司。20岁时，甲种合格入伍，在静冈团里当卫生兵。曾在青岛、天津等地

驻防，昭和5年退伍。退伍时的军衔是上等兵。退伍后，在奉天被军队雇用，从事特务活动。昭和10年，在北京创立丸井商会，经营古董。未婚。

档案材料上贴着一张小照片。

户田偷偷地揭下照片，把它装进兜里，说了一声“谢谢”，边还回档案边问：“对他的反应如何？”

“不太好呀。据说在满洲干了不少坏事。有人说他现在的买卖所以能混下去，也是因为当时大饱私囊，存下不少钱。”

“他有一个外甥啊。”

“你了解得很清楚嘛！可津田这个人不可靠啊。”

户田从后门出去了。街上已经黑了。户田从兜里掏出了怀表。这块金碧辉煌的表是他父亲的遗物，他一直珍惜地把它带在身边。时针指向了五点半。户田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

德国领事馆的后门静寂无声。户田按了3次门铃。停了一会儿，门从里面打开了。一个中年的中国人神色诧异地站在他的面前。户田问他李泽川是否在馆里。

户田被让到办公室里，站在屋子中间的煤油炉子旁烤火。李泽川一如往常地带着快活的表情进来了。这位年轻的中国人是德国领事的翻译。户田跟他很熟。他曾在柏林留过学，是一个了不起的博学家，谙熟西方音乐，一谈到巴赫，就口若悬河。

户田是在一次宴会上认识李的。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可能也跟年龄相仿有关，两人认识后很快就亲密起来。李是一

个很开朗的上海青年。

"日本终于下手啦。"李泽川因日本向美英宣战显得很高兴。大概是想到与欧洲各国为敌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总算在东方找到一个伙伴的缘故吧。

户田却没有搭腔，开门见山地说道："北京城内有几家德国餐馆？最好把店名和地点都告诉我……"

"让我查一下。"

李泽川进了里屋。过了将近20分钟，他把一张纸递给了户田。

7家德国餐馆的名称和所在地都清清楚楚地打在纸上。他做事从来都是这样圆滑周到，无懈可击。

户田为了赶时间，向李泽川说声"失陪"，就离开了。

他先到王府井附近的德国餐馆去了解，结果一无所获。

原来户田听上杉下士介绍了丸井胃里的食物之后，联想到德国菜。他认为，土豆、洋白菜、腊肠——这都是德国菜。但转了5家餐馆，都白跑了腿，于是，户田的信心严重动摇了。

第6家餐馆在天坛附近的一条胡同里，门面很小，是一家不起眼的菜馆，但名字却很大，叫"柏林"。

户田推开吱吱嘎嘎作响的门，屋里的暖气迎面扑来。

他坐在犄角那张桌子跟前，环视了一下屋子。共有10套桌椅，与里面的啤酒柜台联成"L"型。有3张桌子围满了客人。

一个蓄着翘胡子、肩上带金辫子的德国老堂倌儿招摇地过来服务。户田在外面跑了半天，喉咙干得要命。他要了啤酒和腊肠。

老堂倌儿端来啤酒时，户田拿出丸井的照片给他看，并

用中国话问："昨晚11点左右，这个人来过吗？"

老堂倌儿一本正经地摇摇头。户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往大啤酒壶下塞了一元钱，又要了一壶酒。

老堂倌儿满上酒端回来了。那钱早已不见了。

户田把照片递到老堂倌儿手上，说："你好好看看。就是这个人。"

"来过。正象您说的，昨晚11点来后，在这儿坐了40分钟。就坐在这张桌子跟前。"

老堂倌儿指了一下户田坐的桌子。

"带着人来的吗？"

"一个妇女。"

"什么样的女人？"

"详细情况不知道，是个西洋人。"

"穿的是什么服装？"

"不太清楚。"

户田大失所望，把啤酒一口喝了下去。他结了帐就走出门外。因喝了一肚子啤酒的关系，身上直打寒战。

丸井7日深夜里带着一个西洋女人在德国餐馆"柏林"吃了饭。两人离开餐馆20分钟乃至1小时20分后这段时间里，丸井在天安门广场被人从后面枪杀了。

总之，了解到了丸井当晚的行踪。但是，户田这时并不认为这件杀人案与"北京人"的失踪有特殊联系。

三

"我先给你讲讲关于'北京人'的基础知识吧。"

高松大尉在王府井一家有名的北京烤鸭店的一个单间

里，对户田这样说。桌子上摆着一只用华丽的大盘子盛着的北京烤鸭，两斤绍兴“加饭”酒，还有一碟户田喜欢吃的榨菜。这榨菜是四川省的特产，辣丝丝的，是喝“加饭”的佳肴。

平日很健谈的高松大尉，因刚发生了大案子，今天几乎没动筷子。

“‘北京人’的遗体变成化石，需要几千、几万年的时间。骨骼的有机组织逐渐溶解，一点点地被吸入土壤中；另一方面，地里的矿物质又渗入骨骼。古生物学把这个过程叫做‘石化’。正是由于大自然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恶作剧，骨骼表面变硬，而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原型。因此，在周口店等地能发掘大量化石骨骼，不能不说这是许多偶然性的巧合，是非常稀有的现象。

“19世纪末，阿姆斯特丹大学解剖学教授尤杰努·杜布瓦博士，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在爪哇岛的本加旺河附近，发现了两颗牙齿、一根大腿骨和一个头盖骨。这是‘爪哇猿人’化石骨的最初发现，学名叫‘直立猿人’。但由于眼眶异常隆起，牙齿非常原始等等原因，有人认为是人，有人则认为是猿。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据推算，爪哇猿人生活在40万年以前。”

“爪哇猿人的情况我明白了，我是希望你能简单地介绍一下‘北京人’的呀。”户田边喝着“加饭”边说。

“我是按顺序说的。瑞典的地质学家约翰·昆那·安特生博士到中国时是1914年。他在实地考察各个遗址的过程中，注意上了北京西南郊50公里处的周口店龙骨山。他劝新来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博士发掘周口店。1923年，师丹斯基挖出了两颗牙齿。这两颗牙齿被断定为人类的臼

齿，这种人类被命名为‘北京人’。由于这个发现，周口店有人类祖先遗骸的可能性增大了。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其后，在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援助下继续进行。发现的人类骨骼都被送到洛克菲勒财团经营的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由该大学所属新生代研究所所长戴维德逊·布莱克博士从事这项研究。再找不到一个学者象布莱克博士这样专注于这项研究的了。人们都说，如果没有他，关于‘北京人’的研究，在短时期内恐怕不会有这么大的进展。为此，他的朋友甚至给他起了个绰号，管他叫‘猿人’。”

大尉可能是说累了，一口把冷了的“加饭”喝了下去。为了歇一口气，大尉拉开了窗帘。一股沉重的冷气透了进来。外面好象仍在下着小雪，刮着风。

“1929年12月2日，有了一次划时代的发现。瑞典的维尔加·勃林博士等人和负责周口店发掘工作的裴文中博士终于挖掘出一个‘北京人’的完整的头盖骨。这时发掘的成果是‘北京人’的6颗牙齿和一个头盖骨。其后，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发掘工作中断为止，发现了42具人骨和147颗散落的牙齿。这些都如数地保管在协和医大新生代研究所的保险库里。

“头盖骨下颚厚，下巴骨丢了。比较而言，头型较长。从大腿骨看，估计男性的身长为156公分，女性为144公分。可以认为，这个数字与实际的身长很接近。

“您听说过‘柯普定律’这个名称吧。指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在形态上要发生巨大的变化。灵长类亦如此。虽不象象、鲸、恐龙等那样走极端，但也是变大了。据说，约6,000万年前的始新世，灵长类开始出现于地上时，只有老鼠那么

大。而到了50万年前，就变得有156公分大了，虽不及当代人类的平均值，却大了许多。

“一般认为，‘北京人’的直立行走还走不好，身体微微前倾，走路时颚部前伸。此外，具有一些明显的身体特征。为有效地适应地面生活，胳臂比腿长，肩膀也相当宽。与古原始人类和猴子相比，他们的鼻子高高的，长得很好看，近似于现代人鼻子的形状。因颊骨大，脸盘儿显得大。脑子小，扁平。大脑的表面积虽不及我们的一半，但语言中枢相当发达，同神经组织联系起来看，估计已经有了简单的语言。而且。据认为，‘北京人’已经很会用火。在周口店的洞穴里就发现了用火的痕迹。这语言和火成了支撑他们尚未进化的身体的武器，成了他们在严峻的原始生活环境里赖以生存的动力。

“还有，‘北京人’好象也知道利用毛皮了。他们不象哺乳类动物那样身上有一层厚厚的毛，皮下有厚厚的脂肪，可以保护身体。如果裸露全身，是不可能度过华北的严冬的。他们的社会是由类似狩猎民族的复数家庭构成的。居住在周口店的这个家族，看来有五、六十人。

“我最后要说的是，他们已经有了感情。首先可以想见的是有了母性爱。如果他们不知道爱护和照看自己的孩子，那么，‘北京人’是不会留下后代子孙的。另外，结为配偶的男女之间，当然不会没有爱的感情。

“中将也说过，我一想到‘北京人’当时的生活情景，就被一种崇高的东西所打动了。”

“小生也很理解你这种心情。如他们不能在那种原始时代得以生存下来，人类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局面啊……”

户田想起了刚才在中将的房间里看到的“想象图”，心

里不由地说道："加油啊，人类的祖先们。"

大尉又斟了一杯"加饭"。

"后来，又从周口店发掘出'北京人'后期的人类祖先的化石骨，这种人被称为'山顶洞人'。这里不讲这个，让我谈谈研究'北京人'的学者们的情况吧。

"刚才提到的布莱克博士，1934年3月15日，在研究所里，手握着笔杆倒下后就离开了人世。在世人眼里，他是一个怪人。据说他从不与人交往，对身边琐事不管不顾，经常是白天睡大觉，傍晚起床，通宵达旦地进行研究。他生于加拿大，是个曾在多伦多医科大学和伦敦大学学习过的优秀学者。'北京人'深深吸引住了他，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对'北京人'的研究。

"布莱克的后任是犹太裔德国人弗兰兹·魏登里奇博士。他在法兰克福大学当教授时，以布莱克的研究报告为基础，发表了关于'北京人'的形态等5篇报告，在学会里受到高度评价。1935年因讨厌纳粹抬头而去美国，被聘为芝加哥大学的客座教授。由于布莱克突然死去，后来他到北京继任了布莱克的职务。他在北京继续精力充沛地进行研究，发表了35篇论文，并剖析了所有发现的人骨。因日美间的形势格禁，如您所知，今年初，在中国的美国人被劝告回国，魏登里奇4月乘最后一艘接运撤退者的船'克里奇总统号'回美国了。现在被聘在纽约自然博物馆工作。

"接替魏登里奇工作的是裴文中博士。他发现了'北京人'第一号头盖骨，是个光荣的考古学界新秀。

"还有一个人是法国的人类学家蒂亚尔·谢尔丹。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学者，曾对1923年发现的臼齿提出怀疑，认为那是食肉兽类的臼齿。他是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权威，与

布莱克和魏登里奇两位博士都有亲密交往。后来，对'北京人'的研究工作，也寄予强烈关心。现在在天津开了一个私立北疆博物馆。”

大尉这才想起来要吃东西，他夹起一块流油的烤鸭，蘸了酱，加上葱，卷到薄饼里。

“最后还有一点，中国有个习惯，把化石骨当作'龙骨'，泡酒喝。”

大尉一边吃薄饼卷着的烤鸭，一边说。

“你这么说，我也知道。药材店里，恐龙骨呀，剑龙骨呀，起着许多动听的名字在卖。小生认识的中国人中，就有人爱用这些东西泡酒。这些东西都是些钙块，喝了大概不会有害，但是否有效就只有天知道了。”

“那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说，'北京人'的化石骨，一旦到了不知其文化价值的人们手里，可能被当成'龙骨'卖了，或泡酒喝了呀！”

大尉又伸手夹了一块鸭子。说话间，渐渐显出了他那健谈的特性。

“下面我讲讲去接收时的情况吧。打开保险库时，在场的有我、科恩、裴文中和希舒勃格4个人。大家都大吃一惊。钥匙是特殊的，按常识说，只有希舒勃格才会开。希舒勃格一口咬定，她从一周前的12月1日开过以后，再没有开过。12月1日上午9点光景，在科恩和裴文中在场的情况下，开过保险库，说是因为日美关系恶化了，要打开看看，并加以整理，以便准备把这些化石骨送往美国。点了数目以后，门马上就关上了，说是打算改日再装箱。大约开了20分钟。刚关上门之后不久，富顿校长来电话找科恩，科恩就到校长室去了。裴文中说他跟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授们约

好一起吃午饭，不到10点就出了校门。希舒勃格回到自己房间，拾掇了一下身边什物。——大概就是这些情况。"

"钥匙的保管情况如何？"

"希舒勃格是德国裔美国人，41岁，一头金发，但称不上美人。脸色很坏，眼圈发黑。她还是独身。作为一个秘书，她在布莱克博士当所长时，就崭露头角了。她整理公务和管理的才能出类拔萃，布莱克把所有事情都委托给她。因她与魏登里奇同是犹太人，两个人配合得似乎也很好，可谓深得魏登里奇的信任。据说两个人常用德语兴致勃勃地讲起故乡的事情。保险库是布莱克特别订做的，从那时起，钥匙一直由希舒勃格保管，迄今从未发生过差错和疏忽。所以，哪怕所长、院长开保险库，也都非找希舒勃格不可。"

"裴文中当所长之后，她为什么辞去所长秘书之职，当了总务长的秘书？"

"据裴文中说，她的最大缺点是有'种族歧视'观念。她不愿在中国人裴文中手下当秘书，提出要调换工作，便当了科恩的秘书。从而，裴文中与希舒勃格和科恩的关系不甚好。"

"校长富顿其人如何？"

"是个无益无害的庸才。你一追究他作为校长的责任，他就会说'我是医生，是个外科医生，不是办事员，一切责任都在科恩身上。'过去他在纽约洛克菲勒财团系统的医院工作，是在两年前作为校长赴任的。"

"科恩其人呢？"

"他是个给希舒勃格火上加油的种族歧视者。他仗着自己有实际经验，很难对付。我盘问他时，他也很傲慢。他是美国南部达拉斯人，56岁。曾辗转于非洲的金矿之间，当过

令人生畏的监工。来中国的动机不清楚。好象是在非洲生活无以为计才窜到亚洲来的。1925年到上海，做过发掘方面的营生。在那里对中国的工人好象也很残酷。在周口店发掘现场工作时，其监工本领受到青睐，被提拔到协和医大总务局，后来就青云直上。魏登里奇在时，他装得很老实，可魏登里奇归国后，他就一手掌握了大学的实权，一切都由他了。学者出身的富顿完全是被他捧上来的。”

“失踪事件的关键看来在科恩和希舒勃格身上了。这两个人是怎样跑的？”

“老实说，这是我的错误，说起来真感到惭愧……。发现保险库空了之后，我便让士兵们进医院里彻底地搜查了一遍。当时，我满以为还能搜出来，可结果却什么也没找到。富顿住在学校外面。我把他叫来，同时把跟我一起去开保险库的另外3个人又叫到保险库前面，审问了一通。其后，我为了回司令部向中将报告，就匆匆离开了那里。本来应该留士兵站岗，却只在大门口留了两个哨兵。这是个错误。当我从中将那里接受了接收医院的新命令返回时，科恩和希舒勃格不在了，而且松村机关已拿着司令部的接收命令捷足先登了。我已经一筹莫展了。”

“是啊，这也是没有办法呀。”户田给大尉满满地斟了一杯“加饭”。

户田与要回团部的高松大尉分手后，进了王府井跟前的一条胡同。

路灯散出淡而朦胧的光线。

一片寂静。大街上刚才那种喧闹声已消失了。只有户田的皮鞋发出的声音，震着古老建筑物的墙壁，发出回响。

正当这时，有件东西挡住了户田的视线。

是矮个子的人，还是猿？

一眨眼就不见了。也许是个错觉吧。他没能看清楚是什么东西。

“难道真会是‘北京人’？”户田呆立着，半天未动。他在白雪纷飞的胡同里到处搜寻，结果连一只猫崽也未发现。

“原来是幻觉呀！”户田不再去想它，摇摇头走开了。长衫的下摆，被一阵阵风卷得老高。

追　　踪

9日上午8时3分——10日晚11时17分

一

无线电广播连天地报道着日本在珍珠港胜利的消息。天气虽然还很冷，但万里苍穹已互蓝一片。户田慌慌忙忙地吃完早餐，走出他住着的靠近司令部的公寓，便去协和医大隔壁的同仁医院了。协和医大的大门口，日本兵站着岗，建筑物上飘扬着太阳旗。

同仁医院是日本人开的，是小木板房建筑，远没有协和医大那样豪华气派。两相比较，象似表明日美两国的国力似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户田拉着一个相熟的办事员，进了附近的一家饭馆。

店的门面很小，但都说菜的味道很好。墙上挂着一副跟店一样陈旧的条幅：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这是李白的七言绝句《客中作》的前两句。

户田突然想起了中学时代留小胡子的古汉语教师。数九寒天里，鼻尖仍挂着汗珠……

老师曾讲过，兰陵在济南南面，自古以来就是黄酒的名

产地。然而，户田一次还没去过。这是他日夜向往的地方。

店主人搓搓手来请点菜。户田要了绍兴酒和这里的名菜猪下水。

一开始因值班和不到晌午而不大愿意来的这个男人，几杯酒和猪下水下肚后，情绪上来了，话也跟着多起来了。

“天冷啦，这种季节，吃这个东西最好。”这个男人一边喝着绍兴酒，一边大口地吃猪下水。真是一个能吃能喝的大肚汉。

户田见机问他，是否注意到12月1日协和医大发生的事情。男人听了，没有什么反应。户田又问他，是否看到有东西从医院里运出来。

男人大着嗓子又要了一壶酒和一盘猪下水，回过头来才征求户田的意见，说“行吧？”店主人很快就把他追加的酒和菜端了上来。

男人接着又大喝大嚼起来。

“你听我说，是星期一吧，12月1日？那天是我值白班。对了，中午过后，总务长科恩自己开着一辆大卡车出去了，车上装了几个大箱子。我当时就很奇怪：这个平常总是坐自己小车摆谱儿的家伙，今天怎么了？我一点没记错。”

“往哪个方向去了？”

“记不清楚了。我正站在窗前往外看时，姓丁的勤杂工进来了。他也许知道些情况。”

户田顾不上同来的男人未吃好，付了钱，就跑出去了。

同仁医院的勤杂工室在办公室后面。姓丁的边读着大字本的武侠小说，边呷着茶。户田向他问了12月1日那天科恩的情况。

“我记得。因这个屋子和医科大学之间只隔着一条铁丝

网而没有墙，所以能看得很清楚。那天，科恩带着箱子，穿过大理石院子，走到校门口，在那儿上了卡车。”

“往哪个方向去了？”

“东交民巷方向。好象很急。但记不清他带的是几个箱子了。……”

“谢谢。”户田一上街，就拦住一辆马车，让车夫去东交民巷。

户田不住地摇晃着脑袋。

“东交民巷有什么呢？美国的设施……。对了，有海军陆战队、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日美决战前夕，海军陆战队除担负着美国领事馆的警备任务之外，想必还有保护驻华美国人的任务。科恩的卡车一定去了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的是将‘北京人’运出中国。车上的箱子里面装的是‘北京人’。”户田情不自禁地在马车上站了起来。

东交民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已在8日日本对美宣战同时被接收，25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已被解除武装，兵营变成了临时收容所。一块刚刮平的白木板上写着“美军俘虏收容所”几个粗大的黑字，立在兵营入口。两个枪上上着刺刀的哨兵在站岗。

户田亮出自己的身份，要求见海军陆战队指挥官。

哨兵激怒了，他用枪刺对着户田，嚷道：

“没有司令部的命令，谁也不能进去。找敌人有什么事，可疑分子！”

户田狼狈不堪地逃走了。

他看到一家有电话的商店，便跑了进去。一个象是店老板的人正在打电话，一口浙江口音。户田几乎听不懂。

他想，这个国家地域真广啊！虽说自己懂中国话，也只是多少能懂一些北京话和北京一带的方言。满洲话、山东话、上海话、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四川话、云南话，还有少数民族的语言、各地的方言——一辈子也记不住这么多。

曾经听一个长期住在香港的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两个中国人用英语交谈。据说，一个是广东人，只会说广东话；另一个是汕头人，只懂潮州话。汕头虽然也属广东省，但两种方言相去甚远，互相听了就象外语一般。因此，片言只语的英语就成了通用语。

他想，要统一这个国家，首先需要有通用语。

店老板的马拉松电话总算打完了。

户田马上跑到电话跟前。但对方的电话好象还未挂上，咯哒咯哒按了两、三次，电话才通了。

户田进了这家商店之后，花了好长时间，才接通了司令部那须野中将的电话。

户田用手捧着电话，速度很快地说："我想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人的供词。如能知道与协和医大有关的人的供词……。事情紧急，一小时之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户田只顾自己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

二

供述书之一

美国海军陆战队北京派遣队

威廉·W·亚夏斯特少校

问：开战时的任务是什么？

答：由于日美关系恶化，要把美国在北京的资产和美国人的财产安全运回本国。

问：关于运输的命令是什么时候下的？

答：11月2日。

问：你说说运输方法吧。

答：预定12月8日从秦皇岛装上美国“哈里逊总统号”邮轮。

问：说得再详细些。

答：12月5日以前，把必要的东西集中到东交民巷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7日早晨用卡车运到北京站，当天用火车送到了秦皇岛。但是原定从上海回航的“哈里逊总统号”，一出长江口，就被日本炮舰击沉了。

问：有多少货物？

答：约3,000件。

问：运到秦皇岛的货物现在怎样了？

答：放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霍卡姆”营地的仓库里面了。放不进去的东西都堆在码头上，等着装船。可能还原封未动地放在那里。因日本的宣战比我们预料的早了一个礼拜，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混乱。

问：你知道协和医大的科恩总务长吗？

答：知道。

问：12月1日过午，科恩到陆战队司令部来过吗？

答：好象来过，但我本人未见。

问：谁见的？

答：值班军官戴维斯少尉。

问：科恩干什么来了？

答：听说来送协和医大的行李。

问：有几件行李？

答：据登记，有3件。

问：你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答：记录上写的是标本。

问：事前科恩未作说明吗？

答：未听到过任何说明。

问：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答：不知道。是什么呢？

问：没有必要回答你。

供述书之二

美国海军陆战队北京派遣队

吉姆·戴维斯少尉

问：12月1日，你执行了什么任务？

答：在亚夏斯特少校领导下值勤。

问：你知道协和医大的科恩总务长吗？

答：知道。

问：当天，他来过陆战队司令部吗？

答：来过。

问：来访的目的是什么？

答：送来了医院的3件行李。

问：是你收的吗？

答：是的。我作了登记，并在行李上拴了标记，上面都写上了协和医大的名字，还分别写了A、B、C字样。

问：收货地址呢？

答：纽约自然博物馆。

问：关于里面装的东西，你听他作过什么说明吗？

答：说是标本。未作特殊说明。

问：这几件行李怎么处理了？

答：没有专门去管它，我想是跟其他行李一样，7日用卡车运到北京站，然后用货运列车运到秦皇岛的吧。

问：行李是什么形状？

答：大皮箱。3个都是黑色的。除了箱子原有的锁之外，还上了一把带链子的中国锁。

问：你知道关于“北京人”的情况吗？

答：“北京人”？“北京人”是什么？

问：没有必要告诉你。

供述书之三

协和医科大学新生代研究所所长

裴文中博士

问：你12月1日那天开过研究所的保险库吗？

答：开过。

问：几点开的？

答：上午9点多钟。

问：当时，谁跟你在一起？

答：科恩总务长和总务长秘书希舒勃格两个人。

问：为什么打开的？

答：为了制订一个将“北京人”的化石骨运到美国的计划。

问：详细说说这个计划吧。

答：在我的前任魏登里奇博士回国之前，就有了这个计划。魏登里奇博士研究了把化石骨运到纽约自然博物馆去的计划，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同意。博士4月份回国，科恩总

务长成了运输计划的负责人。12月1日清点了化石骨的件数，并决定改日装箱。

问：没有打算当天装箱吗？

答：至少没有通知我。

问：有无可能在你外出后，科恩又打开了保险库，把化石装箱后送到海军陆战队？

答：有可能。保险库的钥匙是他的秘书希舒勃格拿着的。因为总务长是运输计划负责人，所以能在很短时间内运走。

问：你认为"北京人"现在在哪里？

答：我认为是在秦皇岛被日军没收了。我希望能迅速归还中国，因为这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供述书之四

协和医科大学校长

亨利·S·宫顿博士

问：你知道要把"北京人"化石送到美国的计划吗？

答：知道。但是，一切都交由科恩总务长处理了。

问：你知道12月1日上午9点多钟打开保险库一事吗？

答：我叫总务长时，他向我作了报告。

问：你为什么找总务长？

答：因为驻重庆的约翰逊大使来电话，告诉我，日美之战端可能提前开始，所以我要找他商量。

问：当时总务长的态度如何？

答：慌得很。他说需要研究善后办法。

问：关于具体的善后办法，你问了吗？

答：一切都交给他办了。我是医生，不是办事员。

问：你是说总务长擅自把化石骨装箱后，就送到海军陆

战队了，是吗？

答：是的，我什么也没听说过。

问：你不是医院的最高负责人吗？你说这话不害羞吗？

答：我是医生，外科专科医生。

问：医院被接管之后，总务长和他的秘书到哪儿去了？

答：不知道。我发觉时，他们已经不在了。我也正挠头哪。

户田坐在开往秦皇岛的客车软席车厢里。侧桌上的茶杯里，飘出茉莉花茶的清香。这是列车刚出北京时，列车员来给沏的。户田又仔细地读了一遍那须野中将提供给他的上述几份供述书。这几份供述书是宪兵队搞的。户田想起了上杉下士那严厉的面孔。

“军方决定了接收‘北京人’以及将其带回东京的方针。今后，你们做的事情，也许要以违反军令论处。”户田想起了中将把供述书的副本递给他时说的这番话。

“然而，我的决心不会改变。我将尽量提供方便。但这个时候，还是以不公开行动为好。”中将表情严肃地说。

户田慢条斯理地呷了一口茶，然后开始整理迄今获得的情报。

他想，科恩是个在非洲的金矿里压榨过黑人的、不好惹的家伙。对他来说，把学者出身的校长排斥在外，自己掌握大学的实权，一定易如反掌。看看高松大尉进校时，他在保险库前的表演便可知道，他是一个高明的演员。一个是老滑头；一个是对有色人种抱有偏见的老处女，真是般配得很。他们跟裴文中的关系也不能认为是好的。

先瞧一瞧他12月1日的行动吧。

1．上午9点多钟，裴文中跟希舒勃格一起打开保险库，清点了化石骨的数目。

2．裴文中外出。科恩被富顿校长叫去，知道了日美战端比估计的要提前开始的消息。

3．科恩跟希舒勃格两人一起打开保险库，把化石骨装进箱子。——但这是想象。

4．正午12点过后，把3个皮箱装上卡车，运到东交民巷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交给当班的戴维斯少尉。

“别忙！3个皮箱，难道所有的化石骨都装在里面吗？问题在科恩身上。他很可能利用这批化石骨作投机的资本。可以认为他把一部分化石骨藏了起来。12月8日清晨，高松大尉闯进了科恩的屋子。科恩虽说敷衍过关了，但他看到在日美开战的形势下，日本必然接管医院，便带着被他隐藏起来的化石骨，领着女人逃之夭夭。当然，关于他和希舒勃格之间的关系，除了知道她是他的秘书之外，还不清楚。

“那末，这家伙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华北一带已处在日军控制之下。敌对国家的人不可能自由行动。因此，应该说他还在北京。那末，他在受到谁的保护呢？美国大使馆是第一个被剥夺活动自由的，已经失去机能。可能是国民党……不，也可能是日本。也就是说，科恩带着化石骨这份礼物，逃进了松村机关。但是，这样做顶多能保证安全，却赚不到钱了。

“更有可能的是，装着‘北京人’的皮箱安全地运到了秦皇岛。从供述书看，海军陆战队似乎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北京人’的化石骨。然而，也许一早得到通知，并立即与秦皇岛的霍卡姆营地取得了联系。既然尚未在霍卡姆营地处理，这些化石骨（哪怕是一部分）理应还在秦皇岛。

“根据裴文中的供述，魏登里奇和科恩似乎研究过把‘北京人’运往美国的计划，除此之外，是否研究过疏散计划呢？第一个可能性是，把化石骨藏到北京城里某处的秘密仓库或地下室里保管起来；第二是，将其转移到日中战争的战火尚未波及到的地方，如西南等地；第三则是已运出国外，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运到了美国。

“这些口供不完全，也不顺理成章。可能有人撒了谎，或者未全作交代。”

停车的声音打断了户田的思路。

列车到了天津。

户田此刻还不知道，解开此案之谜的钥匙，就在这个天津。

有人来敲户田的门。

“请进。”

进来的是一位中国人，50岁上下，穿藏青色考究西装，一副绅士模样。修长的身子，白皙、丰润而高贵的脸庞，使户田感到他很有教养。户田得到的最初印象：这是一位大学教授。

绅士用流利的日语说：“您是日本人吧。我叫国志宏，在北京的后门开了个小古玩店，叫龙山阁。但店里有时有出土文物，请光顾。”

“小生叫户田骏，是来大陆学习的。”

“我愿意跟年轻人聊天。到哪儿下车？请原谅，我不该问这些。”

“到秦皇岛。国先生，你的日语真好啊，在日本留过学吗？”

“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又不是中国，英、德、法、日、

美，许多国家都挤进了中国。因此，在中国也可以象留学一样学习外语，虽然这是个讽刺。”

户田窘得不知说什么好。是啊，自鸦片战争以来，诸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各国在上海等地开设的租界，这些是地道的“中国中的外国”。这些租界的警察权和行政权都不在中国人手中。这些“中国中的外国”多达8个国家28处。上海的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天津的维多利亚公园门口也挂着同样的牌子，这是户田亲眼看到过的。

诸列强纷起瓜分中国。日本当然不甘落后，它先是经营了满洲，进而控制华北，又正把战火扩大到华中、华南。——户田的脑海里一幕幕地浮现出近十年来的日中关系。

日本为变满洲为其殖民地，在“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的口号下，于1931年9月，以柳条沟事件为借口，发动了“满洲事变”，控制了中国东北三省。翌年1月，发动了上海事变，并趁中国和列强不注意的时候，于同年3月拥立清废帝溥仪，建立了“满洲国”。日本终于使中国东北变成了它的殖民地。

日本的下一个目标是华北。自1935年10月以来，它对华北的压力更加露骨，强行缔结了伪善的梅津—何应钦协定，并在河北省东部建立了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的“满洲化”引起中国的激烈抵抗，以1937年7月北京西郊的芦沟桥事件为契机，开始了日中全面战争。

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的日本军队，以破竹之势接连攻下天津、北京、上海、南京。但中国的幅员过于辽阔，战线的扩大，使日本军的力量捉襟见肘，后来，不得不停止了闪电式的进攻。日军只能集中力量确保几个点，渐渐地形成了

一种奇妙的僵持状态。

户田想："我户田骏就是这个日军中的一个文职人员啊。"

户田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侵略，但他通过在大陆 4 年的生活，亲眼看到了日军在中国土地上趾高气扬的姿态。说实在的，他很看不惯这些，倒是常常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但他只不过是一个翻译人员，再反对也无济于事。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户田来到大陆的第 2 年春天，被分配到山西省太原附近的定县车站警备队，任务是保证每个月通过那里的一、两趟军用列车的安全。有一天，一个士兵的零钱无意中掉到路上了。正好一个老奶奶领着小孙女路过那里。她们正想去捡钱时，被那个士兵发现了。于是，士兵就朝天上放了一枪，把她们吓跑了。士兵回到部队里，把老奶奶和小孙女仓皇逃跑的样子绘声绘色地讲给大家听，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后来，日本兵中就有人故意把钱扔到路上，等人来捡，这成了他们消愁解闷的游戏。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来捡钱，结果挨了一枪流血倒地，当场死亡。

这种危险的游戏后来又升级了。日本兵比赛枪法，看谁能让子弹从捡钱人身边擦过，而不伤人。结果，第 3 天就又打死了一个人，5 天后就出了第 3 个死者，是个 5 岁的小女孩。

当天下午，一个陌生人来见户田，说他是邻村陈某的当差，因有喜庆，请户田去赴晚宴。户田跟陈某素有交情，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他骑着自行车走了 4 里路，到陈家时，天已经黑了。陈见他来吃了一惊，说没有什么喜庆事，也没派人去请他。

户田一听，忐忑不安。他不顾陈某的挽留，挣脱陈某的

手就往回走。回到驻地时，已是深更半夜，兵营里满是血腥味儿。

10个士兵被杀了，几乎是“全军覆没”。凶器好象是厚刃的青龙刀。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有的被砍了头，有的被断了手，有的被剖开了肚子，肠子从腹膜的切口处淌了出来。

户田木然地立在血泊中，不说一句话。

找不到袭击警备队的犯人，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也弄不清是谁派人把户田引出来，救了他一命。户田感到他自己是能猜得出这个“救命恩人”来的，但并无十分把握。他想，“即使我当面去问他，他也不会老实告诉我的。”

不日之后，户田回北京去了。户田的确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危险的游戏”，但他既无权又无力阻止那种游戏，他只能保持沉默。

“为什么要救我这样一个人呢？”户田经常陷入沉思。

一个春光融融的日子，户田走在河堤上。那缓缓流淌的河水，使他想起了故乡的多多良川。户田忽然听到河上游有一个女人在呼救。他赶紧跑过去，看到河流拐弯处的水面上，有一个孩子在挣扎。户田立即跳进河里，把孩子救上岸。这是个10来岁的男孩，灌进了一肚子水。户田马上进行人工呼吸。少年咕噜咕噜地吐出水来，5分钟以后，少年的脸上有了血色，渐渐地泛出红晕。中年妇女跪下来就给户田磕头。户田连母子俩的名字也未问就走了。

户田至今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想，不管是谁，看见了溺水的孩子，都会跳下去把他救上来的，即便是那10个被杀的士兵，也一定会这样做的。

他想，如果自己获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就太不公平了。那个男孩子的母亲后来提了一筐水果来送礼。从此，就再未见过他们母子的面。然而，只有那位母亲知道户田是救命恩人。

户田醒悟过来时，列车已经开动了。

"我的话可能失礼了，请原谅。我决不是责备你，我们这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反躬自问的地方。蒋介石一味与共产党作对，却不想把日本当成敌人。为此，国共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大大推迟了。还有汪兆铭（即汪精卫——译注）那种人，与日本勾结，在南京搞了个傀儡政权。现在本是中国人不讲任何条件地实现大团结的时候，却……，不，请原谅，我又扯远了，请勿外传，请勿外传……"此人最后虽在闲聊中讲起笑话来，但户田却想："这个人真大胆啊。"

列车进了北戴河站。

"户田先生，告辞了。还有机会见面吧。"自称国志宏的绅士主动跟户田握握手，就悄悄地离开了座位。

这是温暖的手。户田望着国志宏的背影，心里感到非常痛快。

列车沿着渤海湾奔驰着。

列车员端着刚沏好的茶进来了。他是个小个子，长得却挺敦实。而车出北京站时，端茶来的列车员却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一般来说，京奉线上的软席车厢的列车员，中途是不换班的。

当然不是说那个列车员有什么特殊之处。

"原来那个人呢？"

"他事情多。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列车员从户田手中接过小费，施了一礼，便出了包厢。

户田发现不对头。他觉得在自己周围张开了一个无形的网。

户田但愿自己的感觉不对，只是神经相当兴奋。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他伸手端起茶杯，呷了一大口滚烫的茉莉花茶，香气沁脾。

这时，他感到门外好象有人。户田站了起来。打开门一看，却什么人也没有。过道的一端，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忽闪了一下。

户田凭直觉知道，这白色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小腿。这白色是那样鲜明而强烈，它已深深地留在户田的眼睛里。但从昨夜以来，户田已对自己的视力失去了信心。因为他的同伴们听说他的视力是2.0后，曾嘲笑他光是眼睛管用。

户田边揉着眼睛边回到自己的座席上。他又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

在国志宏坐过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写了很帅的3个字:"小心蓝"。蓝者，蓝衣社也。

蓝衣社是蒋介石政权为维持其独裁统治而建立的特务组织。为了对付反对派，它除了搞谍报活动外，还不择手段地搞胁迫、逮捕、绑架、暗杀等活动，连西方人都害怕这个中国的法西斯组织。它是1932年由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右派组建的。成立以后，有许多共产党员，还有日本特务都死在它的魔掌之下。它的正式名称叫复兴社，因该组织的头子戴笠好穿蓝衣服，所以通用此名。

现在，这个制造死亡的组织——蓝衣社终于出现了，它就象一条闻到了血腥味的鬣狗一样出现了。

那末，凶手是谁呢？是自称国志宏的绅士，包厢的列车员，还是那位白腿的女人？

“小心蓝”的字条是谁写的呢？是警告，忠告，还是单纯的恶作剧？

“我已经被无形的监视网包围了。”户田想到此，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不知所措。

三

到秦皇岛去，要在山海关南的汤河站下车，再换乘支线的火车。秦皇岛离汤河约5公里，因为是支线，颠簸得厉害。户田抵达秦皇岛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

秦皇岛是渤海湾第一港口，只是因海浅，潮水涨落差大，船舶要在港外停泊，来往须用舢板。

户田登上站前的洋车，就叫车夫赶紧去霍卡姆营地。

霍卡姆营地紧挨着码头。这是一座砖瓦建筑，附设一个小仓库。营房前的草坪收拾得很整齐。这座营房已经被日军接收了。

户田向哨兵报了自己的姓名，表示要见指挥官。

出来的是个刚提拔上来的年轻少尉。户田一问接收情况，他就豪情满怀地说开了。

“这里的警备队长是个军医中尉，叫威廉·T·弗利。他只懂红药水，而不会打仗。8日早晨我们来接收时，他们未作任何抵抗，马上就投降了。俘虏想必已送到天津的收容所了。”

“从北京送来的行李也接收了吗？”

“在接到开战的通知时，码头工人和附近的中国人蜂拥

般聚到这里，发生了一场冲突。当时，我们必须得解除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武装，所以，一开始没有工夫管他们。结果，堆在码头上的东西几乎全被抄走或弄坏了，仓库里的东西也大部分被糟蹋得够呛。”

“接收的行李中，有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皮箱吗？”

“不知道。你自己查看一下怎样？”

“希望立即去。而且，如有可能，希望面会弗利中尉。”

“不需要多长时间吧。喂，上士，你领他去吧。”

弗利中尉身材修长，蓄着口髭。一头金发，看上去就象狮子的鬃毛一样。

“北京来的货物12月7日下午运到了秦皇岛，由9名海军陆战队员护送。但不记得哪件行李是协和医大的了。北京也未专门通知哪件是特殊的行李。一共有3千件行李，都能记住反而奇怪了。”中尉一边用手向上拢着金发，一边说。

户田请他吸北京带来的“朝日”牌香烟。中尉抽出了一支，问：“这是日本烟吗？”

为礼貌起见，户田自己也点燃了一支。

“请讲讲昨天早晨的情况。”

“早晨6点多钟，我被部下叫醒时，营地已被日军包围了。上空有6架日军飞机在盘旋，港口那边也有舰只游弋，象是日本的驱逐舰。日军向我们劝降，但我准备战斗到底。我命令部下准备战斗，我自己也把桌椅摞在窗口，架起了机枪。正要命令射击时，军用电话铃响了。北京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来电话，命令我们投降。我是军人，服从了上级的命令。”

户田在上士的引领下，进了仓库。开了盖的皮箱、开了

口的木箱散乱在地上。户田一边想着戴维斯少尉所说的皮箱的特征，一边在仓库里四处查看，却找不到那几个特殊的皮箱。

户田向上士借了一个手电筒后，便到码头上去了。那里已是一片黑暗。户田打开了手电筒。海军陆战队堆放的货物确实散乱在码头上。从箱子里拉出来后。弄得皱皱巴巴的绸子衣服，头被扭掉了的洋娃娃，从箱子里倒出来的书籍、文件遍地都是。码头跟前的舢板上也满是货物，港里也到处漂浮着落水的行李。

夜色笼罩的码头上，寒风刺骨，冻得耳朵生疼。

"晚了，总之是晚了。如果昨天来，也许能设法找到'北京人'……"户田满腔悔恨地想。

"也许不会有收获。"户田开始慢慢地拨弄着散乱的货物。

有用的东西几乎什么也没有剩下。户田在一堆破烂货中间白费了一个半钟头。

"我再最后找一次。"户田想着，便把粘在岸壁一角的几张文件揭了下来。其中的一张引起了户田的注意。

户田在手电筒微弱的光亮下凝目一看，原来是一张写给美国大使馆文化官员的收条的抄件。"上缴物品栏"项下写有"Doragon-Bones42"字样，意即"龙骨42"。

而失踪了的"北京人"的化石骨也是42件。

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户田又瞥了一下收条，然后把它小心地折叠好，夹到笔记本里了。

从黑沉沉的大海里传来了海涛声。也许是暴风雪临近了。风好象刮得更厉害了。

户田搓揉着冻得发僵的手，下到了水边。浪峰也越来越高，撞在岸壁上的浪花激起的飞沫，溅在户田脸上。一支大皮箱挂在水边的一个木桩上。户田下水把它拖了上来，但除了底上附着一层白沙之外，别无它物。

皮箱黑色的盖子吸透了潮水，摸上去令人难受。他戴上手套后，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手指头。原来是细铁丝缠着箱子把儿。

户田摘下手套，舐了一下右手的中指。被刺伤处冒出了一团血。他想起了以前的一次经历。

那是去年过年时的事情。母亲从老家寄来了年糕。为了早点儿尝到母亲的手艺，慌慌张张地去拆包裹，结果，手被包裹签儿上的细铁丝扎了。当时也出了一团血。

血——细铁丝——行李签儿。一连串联想驱使着户田。

他象发疯似地跳进水里，在挂箱子的那个木桩周围摸着。

"有了！"户田捡起了一个只剩下一半儿的行李签儿。虽被水泡了，但还能看清有"UNIVERSITY"的字样和"B"的记号。

户田又把手伸到木桩下面，用两只手搔扒着。不到半分钟，手脚都麻木了。

"再坚持10秒钟。"户田咬着牙，左手碰到了一个又硬又长的东西。

原来是一把锁。此外还有一把中国锁。

"没有错。跟戴维斯少尉的口供一样。"户田想。

戴维斯供称过：

"行李上拴了标记，上面都写上了协和医大的名字，还分别写了A、B、C字样。"

“大皮箱。3个都是黑色的。除了箱子原有的锁之外，还上了一把带链子的中国锁。”

黑色的大皮箱、“B”字标记、带链子的中国锁俱在，足可证明这是科恩从医院运出来的箱子之一。

户田想到这里，忘记了寒冷，顺手摸了一下箱子底。手电筒快没有电了，光线微弱，闪闪忽忽。附着在箱底的白沙原来是化石骨的粉末。户田很小心地把它掬了起来。又从西服的里兜中掏出怀表，卸下后盖，把粉末装在后盖和中盖之间的夹层里，然后叭嚓一下扣上后盖，弯着腰走开了。寒气袭击着他全身，冻得他直打哆嗦。

当他走到码头边上的仓库跟前时，手电筒的光全灭了。

在一片黑暗中，户田的后脑勺挨了可怕的一击。手电筒从他手里滑落下来，掉在地上。户田的脑袋里象有几万支小灯泡忽闪其间，眼睛直冒金星，不等倒地，就昏过去了。

四

户田眼前象浓雾迷漫，一片模糊。他挣扎着睁开眼睛，却看不清东西，只觉得头嗡嗡地响。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户田首先想到的是这个。然而，再就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他知道自己大脑中的记忆细胞受了损坏。

眼前一个模糊的影子，一下子轮廓清晰了。

一个不曾谋面的少女出现在眼前。

“这是谁呢？”户田一想，少女又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于是，他赶快停止了思考。

“你好吗？”少女问。她说的是很漂亮的北京话。但漂亮

的岂止是北京口音！她身材苗条，皮肤白皙而细腻，更动人的是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这是什么地方，请告诉我。"

房间的门开了。

来人原来是国志宏。今天他穿的可不是考究的西装，而是看上去很暖和的中式棉袄。

"你察觉了么，户田先生？多危险哪！如果再晚发现一步，可能就冻死啦。头怎样了？"

户田这才发现自己的头上缠着绷带。手一摸后脑勺，又是一阵钝痛。

"你还得卧床。这个少女会照顾你的。她叫张玉珍。"

"是国先生发现的吗？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倒在秦皇岛港码头仓库边上了。后脑勺被一件重东西打了一下。发现你的不是我，而是这个少女。这里是我古董店在北戴河的分号。是谁打的？为什么要打你？这些你能琢磨出来么，户田先生？"

"是你吧，国先生？在京奉线的软卧车厢里给我留了一个'小心蓝'的字条。"

"……"国志宏没有回答，只是嘴角上浮现出无声的微笑。

"户田先生，你再继续追踪'北京人'的下落，可就太危险了。你还是罢手为好。"

"'北京人'？你怎么……"

"你是说我怎么知道吗？俗话说'干哪行通哪行'，别忘了这里是中国。"

国志宏敛起了笑容。

"我再说一遍。你还是罢手为好。如不听这个忠告，可

就不能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了。”

“国先生，你是谁？你是什么人？”

国志宏未予理睬。

“现在是10日上午11点。休息到傍晚，你的身体就会好得多了。你的左脚趾冻伤了，已经上了药，你自己当心点。还有，你的衣服已经洗好了。户田先生，我失陪了。”

户田对着国志宏的背影，恶狠狠地说道：“让我放弃对‘北京人’的追踪，休想！”接着又是一阵针扎似的疼痛。

少女让户田服了阿斯匹林和红药丸。那个药丸可能是催眠药或镇静剂吧，不一会儿，户田就进入了梦乡。

开往北京的夜行列车在有节奏的震动中奔驰着。户田坐在软卧包厢的沙发上，想起了刚刚过去的那过于紧张的24小时。

当他从熟睡中醒来时，国志宏不在了，张玉珍也无影无踪。衬衣、袜子、西服、大衣都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枕边。皮鞋被海水泡坏了。给换上了一双茶色的。虽是半新不旧，但却擦得干干净净。尺寸也象量过一样，穿上一试不大不小正合适。

户田穿好衣服，翻开了笔记本。夹在里面的那张给美国大使馆文化官员的收条和印有“B”字的行李签儿不见了。户田又慌忙取出了怀表。打开后盖一看，白粉末却原封未动。钱包也平安无事。除收条和行李签儿外，什么也没少。很清楚，他在码头上遇上的并不是图财害命的强盗。

国志宏的确说过这里是“龙山阁”的分号。然而，户田被送来救治的地方，却是普通老百姓的家。它在游览地北戴河的一个僻静的胡同里，不象做古玩生意的样子。

户田仔细地查看了一下房子。房子很小，只有两间住人的屋子，还有一个厨房，一个厕所。

户田躺的是一个大房间。粉刷的墙壁黄里透灰，窗上挂着驼色的、厚厚的窗帘。一张木床，枕头、被褥干净得令人吃惊。

房间里面有一铺火炕，摆着一张木桌，两把椅子，还有一个橱柜。家具有些陈旧，显得很朴素，但收拾得整齐干净。

隔壁那间屋子很小。也摆着同样的家具。桌子上放着一只银色的花瓶，里面插着一束户田叫不上名字的鲜花。

"这是玉珍的屋子。"户田下意识地想道。

橱柜里摆着一个小布娃娃。大概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形象吧，穿着鲜艳的红、黄、青三色服装。户田偷偷地紧紧握了一下这个布娃娃，又放到原来的位置上。

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找不到任何有助于摸清国志宏底细的线索。

户田一乘上火车，就感到疲劳不堪。左脚趾阵阵作痛。缠着绷带的脑袋因阿斯匹林的作用昏昏沉沉。

户田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连串的想法：

"科恩运到海军陆战队的3个皮箱运抵了秦皇岛。其中的一个（带"B" 行李签儿的）发现了。里面没有东西。其余的两个也许被日军没收了，更可能被老百姓抱走了。那末，剩下的只有科恩可能隐藏的那一部分'北京人'了。

"关键人物是科恩。应该找到他的下落。但是，他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打我的凶手是谁呢？是蓝衣社的打手，还是松村机关？反正从手段看，那个家伙是经过专门训练的。

"还有一点，我口袋里的那张给美国使馆文化官员的收

条，一定是袭击我的凶手拿跑的。难道那张收条有那么重要吗？'龙骨42'——美国使馆的文化官员为什么需要'龙骨'呢？'42'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回事？

"国志宏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救我？他说是张玉珍发现了我。她为什么在那个时间会到没有人迹的码头上去呢？

"对了。她一定是跟踪我，从暗处看到了我在码头的一切活动。那末，是不是她把收条拿跑的呢？不是。否则，她就不会把我救到北戴河国志宏的家里去了。"

户田想到这里，自言自语道："好吧，我要碰一碰运气！光想是不会有答案的。我要找到科恩的下落，弄个水落石出。"

户田顿感从疲劳中摆脱出来，产生了一股新的力量。

开往北京的列车在黑茫茫的华北平原上奔驰着。

疑　惑

11日上午7时23分——12日上午6时12分

一

因脚趾疼得厉害，户田一大早就醒来了。头部的伤痛已经好了许多。他起来后就去司令部，在军医部开了一张诊断书。中将还没上班。户田带着诊断书去人事部请假。头上扎着的绷带很起作用，人事部一看就给他开了10天假。

司令部里迷漫着飘飘然的空气。这是因为就在不久以前，与“北支派遣军”关系很深的满洲防卫司令官山下奉文将军，率领第二十五军，在马来半岛闪电般迅速推进，势如卷席。

而且，海军航空队在马来半岛海面上的战斗也取得了赫赫战果。英国东洋舰队的主力战舰“威尔士王子号”和“列巴鲁斯号”都被击沉了。

穿着镶金线军服的参谋得意洋洋地说：“新加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是日美开战后第4天的情形。

户田真想问这位参谋一句：“不要只讲新加坡，对这个中国战场，你们有何打算呢？”

户田走出司令部的大门，因脚痛，便叫了一辆出租汽

车，奔北海公园附近的团部去了。

北海湖已经结了厚冰，孩子们高兴地在滑冰。湖中琼华岛的白塔衬着蔚蓝色的天空，轮廓分明。

户田初来北京时，为了看古书，常到湖畔的静心斋、春雨林塘殿、画舫斋和快雪堂等处去。

户田拖着冻伤的脚，进了团部的门。除了大拇趾之外，其余4个趾头都冻得挺厉害，尤其是小趾，已经变了颜色。

不值班的高松大尉，在自己的宿舍里躺着。看到户田进来，便问："你的头怎么啦？"

"路上结了冰，摔了一大跤。有件事求你。"

户田打开怀表的后盖，小心翼翼地把白色粉末倒在手绢上。

"这是什么东西？"

"请妥为保存啊，这可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宝贝。"

"是大麻吗？"大尉用手指蘸了一点，送到嘴里。

"味道如何？这是'北京人'啊！"

大尉蹦起来了。

"怎样，别有风味吧？不管怎么说，这是50万年前的东西啊！"

大尉又仔细地把粘着白粉末的手指端详了一遍。

户田大体上说了一下弄到这粉末的经过。但收条的事，被袭击的事，还有国志宏和张玉珍的情况，一概未讲。大尉精神兴奋地听完了户田的介绍。

"松村机关已开始公开活动了"，大尉开始介绍户田不在北京期间的形势变化。

大尉接着说："协和医大被他们作为美国的资产接收了。他们驻进了大学，搅乱了'北京人'一案。他们好象已经模糊

地感到你和我都是在按中将的指示活动。大概中将已经提醒你了吧，现在还是避免正面冲突为好。”

“明白了，今后注意。”

户田又指着白色粉末说：“我要求你的就是这个。你能否给我查一下，看是否真是‘北京人’的骨头粉末。因为多少有些疑点。”

松村机关是一个统管日军在华北地区的特务活动的隐然有势的组织。头子叫松村惠，是个陆军大佐。据说他的权限和实力，比日本驻中国大使还大。这个脖子短粗、肩膀耸起的松村是个老特务，其大半生都是在中国大陆度过的。他平常不穿军装，而喜欢穿中国的长袍短褂儿，总是大模大样的，许多人都知道他。

他是关东军里的一员干将，在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手下干事，在炸死张作霖事件和引发满洲事变的柳条沟事件中，都扮演了“后台的主角”。他的特点是，执行任务时，不择手段，不怕死。

松村得以最大限度发挥其手腕的是，通过幕后活动，促成了1935年6月梅津—何应钦协定的签订。

日军在成功地把满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之后，为把华北地区变成“第二个满洲”，一直在寻找进入华北的机会。

正好发生了求之不得的事件：

1935年5月2日和3日，天津的亲日派报社的社长连续遭暗杀。被杀者是《国权报》的胡恩溥和《振报》的白逾桓。这两个人都是接受日本的天津驻军财政援助的御用报社的社长。

到5月20日，又发生了所谓“孙匪”事件，即以孙永勤

为首领的正在南满活动的一股抗日“土匪”，在关东军的讨伐之下，进入了河北省。人们早就指出，孙永勤的背后有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支持。

日军抓住这两件事，声称违反停战协定，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并摆出了调兵入关的架势相威胁，终于单方面地迫使国民政府同意禁止排日运动等要求，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梅津（日军司令）何应钦（国民政府代表）协定。

日军特别在天津两家报社社长被杀事件上大作文章，将其指控为国民党、蓝衣社的罪行，要求与该事件有关的国民党部及排日团体撤出北京和天津地区，并罢免这些团体的负责人，进而要求国民政府下令禁止北京、天津地区的国民党部、蓝衣社及其它秘密团体的反“满洲国”、抗日的活动。

暗杀亲日派报社社长的凶手终于没有找到。但是，当时

“天气很好啊。”户田轻松地打了一下招呼，就凑到3人跟前蹲下了。他来到中国以后，对中国的老百姓产生了好感。他从他们遇事从容不迫的生活态度中，感到了中国4,000年历史的分量。户田好在前门外的花街柳巷和苦力们聚集的场所转悠。因这种关系，他对他们说的俗语也能听懂不少。

那3个人默默地给户田让出了个位子。户田替盯着棋盘的小个子那头押了一块钱。长得黑黑的那个男子接受了挑战。看热闹的瘦高个儿也把钱押到黑脸汉子那里。结果，黑脸汉子赢了，户田便愉快地替小个子付了钱。

“这个医院被日军接收了吧？你们是清理垃圾的吗？”

“在医院里的是东洋鬼子。同是日本人，也有不一样的……”小个子边收拾象棋边说。

“还得烧垃圾。”黑脸汉子指着堆在炉子旁边的大纸箱子说道。

“我可以帮忙吗？”户田若无其事地搭腔道。

“可以，老兄。如需找什么东西，可要抓紧哟！”黑脸汉子闭上一只眼睛，做了个鬼脸。

户田把上面的箱子盖打开了。里面除了一堆乱纸，别无其他。下面的箱子也一样。

一直沉默的瘦高个儿轻声细语地说，“不知你要找什么东西。一般来说，你去问问周桂华小姐，就会知道。她在那个洋人总务长的办公室上班。她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只要塞钱给她，她什么都会告诉你。”

“你知道她的住址吗？”

“当然知道。她跟我不错。你打算给她多少钱，小伙子？”

“10元。如果有重要情报，还可以增加。”

“好吧。那末，给我多少钱呢？”

“3 元，怎么样？”

“再加一些吧。”

“那末，给 5 元。”

“成交了，跟我来吧。”

瘦高个儿向其余两个伙伴打一下招呼，就朝后门方向走去。

“真舒服呀。喂，小伙子，可别上当啊。”小个子在户田的身后嚷了一句。

户田回过头来问道：“那个老头儿骗人吗？”

“不，他可是个大老实人，又挺聪明，没撒一点儿谎。”

“是的。只是不说桂华是自己的姑娘啊。”黑脸汉子龇牙笑着说道。

“什么‘自己的姑娘’……”

“就是嘛！往他自己的窝里一领，就赚了15块钱啊。”

“喂，年轻人，你不想去了？”瘦高个儿站在后门口，不紧不慢地喊道。

二

户田听了周桂华的一席话，收获很大。

科恩的办公室里，除他的秘书希舒勃格外，还有桂华等 3 个中国人。4 月间，魏登里奇回国了，希舒勃格转任为科恩的秘书。据说科恩当时很捧她，对她很接近。可从11月份起，由于接到把所有资产都撤回美国的命令，科恩见了希舒勃格就打怵。倒是女方很积极，而科恩开始采取回避她的态度。

“正是从美国大使馆（据说是）把一个大行李送到总务长那里去的时候起，他们俩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了。那是11月初的事情。”

“也正是从这时起，有人开始给总务长打怪电话。我曾问过接线员的朋友，说电话是一个年轻女人打的，自称‘十三妹’。差不多3天就打一次电话。她一来电话，总务长就相当紧张。所以，我们才说总务长也够忙的了。”

户田坐上洋车，向西直门大街走去。他回味着周桂华的话，心里琢磨道：“必须设法早点见到她说的那个人。已过了整整一天了。弄不好的话，晚了可就……”

他想：“周桂华的话真有意思。首先是科恩跟希舒勃格的关系。最初，两个人接近也不单单是为了爱情，因为一个已是年过半百的刁滑老头儿，一个则是40岁的老处女了。看来是另有目的，尤其对科恩来说，更是这样。

“那么，是什么目的呢？是为了‘北京人’。希舒勃格曾深得魏登里奇的信任，所以，魏登里奇把‘北京人’交给她一手保管。科恩是想从她嘴里套出什么话来吗？美国大使馆送来行李之后，为什么他俩的关系就发生变化了呢？桂华的看法可能不无道理，也就是说，希舒勃格这时已堕入情网或者是痴情牵动了春心。

“还有，自称‘十三妹’的女人是谁呢？这大概是个暗号吧？科恩这一时期可能正通过‘十三妹’与某机关进行联系。

“那末，科恩是否通过‘十三妹’的介绍，被她的机关窝藏起来了呢？科恩带了什么礼物去的呢？”

“老爷，就是这儿。”洋车在西直门大街的一家石膏工艺品店门前停下了。

户田进了店。石膏的粉尘直冲鼻子。

“老板在吗？”

“今天早晨就不在了，他的太太也一块儿走了。”看门的一个小伙子边呜咽边答道。

“这下子可完了！”户田恨自己太大意了。

“交货账之类簿记本还在吗？”

“一本也没有了，接受订货的账本也没有了，所以，活儿也没法干了呀。”

户田凭直觉感到：“刘瑞生被杀掉了，跟那些物证一块儿从这个世界上被除掉了。”他相信他的直觉不会错。

户田想：“这些家伙是马上行动的。他们在秦皇岛的码头上把我打昏了，并从我的笔记本里抢走了那张收条，然后又立即折回北京，毁掉了刘瑞生这方面的所有证据。”

刘瑞生是个做石膏工艺品的手艺人，他向美国使馆文化官员交了“42件龙骨”。

“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干掉呢？他一定还知道些什么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呢？”

“你没有跟刘先生一起为美国使馆制作‘龙骨’吗？交货日期定在11月5日……”

“做了呀，按照对方的订单做的。”

“订单？”

“是呀。有猿人的头盖骨模型、大腿骨、牙齿，等等。每件都附有详细的规格表。因为这活儿很麻烦，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不过，因我们老板以前也曾做过这种东西，所以已经习惯了……”

“你还记得订单是谁送来的吗？”

“记得呀。是一个架子很大的中年美国人。他是今年9

月初来的。”

户田又掏出一张照片给他看。这张照片是户田出了20元大价才从周桂华父女那里借来的。

“就是这个人。”看门的小伙子指着照片上的科恩说道。

这张照片大概是科恩办公室的人去郊游时拍的吧？背景是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昆明湖，湖后是万寿山，上面高耸着八角形4层建筑佛香阁。

一提及颐和园，户田一定要想起清朝的西太后。这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在清朝末期挪用海军军费修建的离宫。为此，清朝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个女的我也认识。”小伙子指着站在科恩旁边艳笑的希舒勃格说道。

“是和这个男人一起来的吗？”

“不，是这个男人一个人来订货的。不过，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个女的。”小伙子歪着脑袋想了半天，但没有想起来。

户田感到前进了一步。同时，他也知道碰了壁。

“科恩送到秦皇岛的‘北京人’原来是赝品，是科恩搞的仿制品，而真品却平安无事。但它在哪里呢？科恩又去向何方了呢？”户田想。

户田又到周桂华家里去了一趟，为的是重新了解一下科恩的私生活。上次领他来的瘦高个儿老头已经不在了，桂华笑吟吟地迎接了他。这笑脸意味着还得向户田要一次钱。

一个半钟头之后，户田坐上洋车去团部。在车上，他在脑子里整理着方才得到的情报：

科恩住在大学校园里。裴文中、希舒勃格还有主要的大夫和助手也都有舒适的住宅。科恩家里请了个中国女佣人。

桂华说，再也没有人比这个女佣人更清楚科恩的私生活了。桂华知道女佣人的地址。桂华从户田手里接过钱之后，就领着他找女佣人去了。女佣人说话乡音很重。桂华说这是四川口音。户田又给了桂华一点钱，请她当翻译。但付了钱后，户田又有些后悔，觉得应该用英语跟女佣人对话。因为女佣人是在科恩家里干活，想必会说几句英语。但户田觉得这已是“马后炮”了，他已向桂华付了钱。

从女佣人的话里得知，自11月份以来，科恩每天都从办公室里往家带包裹，外出时又把那个包裹带出去。女佣人一般在下午5点钟做好了晚饭后就回家了，但11月里的一天，她因为有事还留在厨房里。科恩回到家以后，以为家里没有人，就在里屋打开了包裹。她一进去，科恩急忙把包裹藏起来，并大发雷霆。当时，她看到包裹里的东西象是骨头。

她还告诉户田说，科恩有个情妇，但不知她住在什么地方，也未见过。女佣人力陈她的直觉没有错。户田倒也相信她的敏锐的洞察力。

难道说是科恩拿自己搞的仿制品和保险库里的真品换了吗？真品藏到哪里去了？肯定不会放在科恩家里。松村机关接收协和医大以后，一定彻底搜查了他的家。那么，是放在他的情妇家，还是放在“十三妹”的机关呢？可以肯定，“北京人”就在科恩现在的住处。

户田得出这个结论时，洋车已经到了团部的大门口。户田跛着脚进了门。

高松大尉的实验结果也证实了户田的调查。也就是说，实验证明户田在秦皇岛码头发现的“B”号皮箱里的白粉末只不过是石膏而已。

户田问大尉：“有信封吗？”他往大尉递过来的信封里装了

一个东西，就封上了。邮寄地址是北京中央邮局私人信箱的号码，写完后就投进了北海公园附近的邮筒。

户田出了团部，就往西单闹市走去。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他脑袋上的伤虽已好了许多，但左脚的冻伤还疼。可能是因为东奔西走的缘故，户田全身透凉，而且还饿着肚子。他真想来一大碗热汤面。户田知道，在西单的一个杂乱无章的角落里，有一家味道可口的面馆。这家面馆的拿手是刀削面。一个膀大腰圆的秃老头子把面揻了又揻，然后把它扛在肩上，用奇特的动作，挥舞着马口铁似的薄刀，把面削进大锅里。这种面吃起来津津有味，对户田来说，其味之美简直无与伦比。

可能是因为天刚放黑，街上行人摩肩接踵。户田跛着脚在迷宫般的小胡同里徜徉。各种气味冲着鼻子，暗沟里散发出来的臭气格外强烈。还有大蒜和韭菜的浓烈味道，不习惯的人闻了，马上就会倒胃口。小胡同两侧的便饭铺里也散发出炒菜的味道。

突然，从杂乱的人群中传出一个女人的喊叫声和用日语骂人的声音。刹那间就围成了人墙。户田三步并作两步地挤了进去。

“这个女人撞了我们。”

3 个大陆浪人模样的日本人围着一个中国少女找碴儿。这3 个人个个身强力壮，根本就不是经不起一撞的人。他们挑衅的目的，不是为了抢钱，就是想把这个少女拉走强奸。这一时期，这种胡作非为的浪人明显地增加了。

户田见到这帮讨厌东西，直咋舌头。少女一再央求，说：“对不起。”

户田看到这种情景，一下子火冒三丈。

“我是宪兵队的，你们想干什么？!”户田厉声厉色地跨前一步。那3个家伙退缩了一步。

户田抓住机会，接着问道：“你们不是军人吧。最近，宪兵司令部接到许多状子，说有很多为非作歹的浪人欺压善良的老百姓，抢夺钱财。你们是何身份？”

“我们是东亚研究会的，决不是什么不好的浪人。”

“好不好要由司令部下结论，反正要跟我去司令部走一趟。我是便衣，是宪兵中尉上杉。”他冒名了两个人，一个是红脸中尉，一个是上杉下士。如果让他俩知道，事情可就麻烦了。户田话出口之后也很害怕。但他这种说法格外有效。

“我们还有事情……”

“辛苦您了。”

“再见。”

3个人说完就匆匆离去，围观的人自然也就散了。

“大人。”一个可爱的声音在户田身后叫了一声。

户田回头一看，原来是刚才被那3个家伙纠缠的少女。她穿着一件又肥又大的厚棉袄。户田这才发现她是一个面颊红润、聪明伶俐的姑娘。

“谢谢您了。大人8日傍晚到店里来过吧。”

户田不记得见过这个姑娘了。“你的店是……”

“德国餐馆‘柏林’。我是招待员。大人问过7日夜里到店里来的两个人的情况吧？”

她这么一说，户田才想起“柏林”餐馆里有三、四个身穿白围裙、头戴红色阿尔卑斯帽的少女。

“原来是你啊。那么你还记得两个人中的那个女人吗？”

“她穿着驼绒大衣。一头美丽的金发。30多岁，可能快

40岁了。浑身上下一股香水味儿。和那个男人讲话用的是英语。”

“你听见他们都讲了些什么？”户田亲切地问。

“不知道。我听不大懂英语，只是……”

“只是什么？”

“那张桌子跟前起初坐着一个人，是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后来，他们俩来了。3 个人一起交谈了一会儿以后，一开始坐在那里的那个人就走了。”

“3 个人在一起多长时间？”

“大概有一刻钟左右。”

“两个男的什么样儿？”

“两个人的中国话都很好。但我看他们嗑瓜子的那副样子，象是日本人。”

户田对少女锐敏的洞察力感到很惊讶。

“3 个人都吃了些什么？”

“最初的那个男的要了鱼和啤酒。后来的两个人是泡菜、法兰克福红肠和土豆沙拉子，还有啤酒。”

“谢谢。你叫什么名字？”

“叫江小红。”少女有点害羞，笑眯眯地露出洁白的牙齿，说完就一溜烟似地跑了。

对户田来说，这真是意外的收获。丸井的踪迹更清楚了。

户田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图景：丸井 7 日深夜带着那个金发女人去“柏林”餐馆，同在那里等候的高个子男人谈了约15分钟话。其后，那个男的走了，丸井和女人吃喝了一顿。从丸井胃里查出来的食物跟小姑娘说的一样。而且，丸井是在离开这家餐馆后，在天安门广场被枪杀的。那个女人是谁

呢？和高个子男人是什么关系？

户田想起了丸井的外甥、瘦高个子津田。

但是，津田来中国不久，中国话不可能讲得那么好，而且，想不出什么他会杀死丸井的原因。

户田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北京人”失踪和枪杀丸井一案的联系。

户田边走边想，出了胡同口来到街上，户田才发现刀削面馆早就走过了，不由地苦笑了一下。

这时，一辆马车在户田眼前停下，下来一位刚上年纪的中国绅士。户田看到他的容貌，想起了在北戴河分手的国志宏。

于是，户田叫住了要走的马车，坐上去后便下意识地让车夫去后门。车夫扬起鞭子，马车颠簸着跑起来。

户田自己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想起去拜访国志宏。仅仅是因为刚才那位绅士勾起了他对国志宏的记忆，还是因为他希望再见一次玉珍呢？

户田极力企图从头脑里排除后者。于是，他觉得自己是有正当理由去见国志宏的。

不知为什么，户田对国志宏很有好感，见到他就象见到亲人一样温暖。户田有的只是一种模糊的亲近感。

还有一点，就是户田对国志宏的行动感兴趣。

户田想：“国志宏可能知道科恩的下落吧。他知道我正在追踪‘北京人’。而且，他在京奉线列车上向我预告了蓝衣社袭击的可能性，并让玉珍跟随于后。这是为什么？

“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国志宏决不是与‘北京人’毫不相干的人物。如去见他，也许能得到关于科恩下落的线索。是的，一定要去见他。”

户田掏出怀表，时针已指着晚上9点。然而，时间对现在的户田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急匆匆地奔向下一个目标。他就象橄榄球场上的一名前锋队员，急切地朝着球门线传球进攻。不同的是，一个橄榄球手摔倒了，伙伴还会把球传上去，而户田现在只有靠自己了。既然军令已下，中将也好，大尉也好，都不能公开地帮助他了。

户田想：这样，就只有靠自己了。

他踌躇满志，心想：无论如何也要找到突破口……而且要找国志宏一试。

户田有某种预感。

马车仍在颠簸着。户田仰望着天空。皓月当头，青云飞也似地从右向左飘去。

后门是北京的北门。这一带深宅大院连片。

户田下车时，左脚疼得他不禁叫了一声。冻伤好象进一步恶化了。如果让医生知道，定会禁止他走动。

户田一边跛着脚走着，一边回想着国志宏在火车上告诉他的地址。走了小一个钟头，总算找到了龙山阁。

它距后门东头很近，门上挂着一个不显眼的小招牌。

户田敲门。没有回音。户田转到房后看了一下，好象里面没有人。

"难道让我白跑了一趟？"户田扫兴地开步往回转。正当他走不远要拐弯时，突然一个硬硬的东西捅在脊梁骨上。

"不准出声！"一个男人用日语低声恐吓道。说话工夫就把户田的眼睛蒙上了。户田被拉了50来米远，被塞进汽车的后座里。车子悄悄地开动了。

户田想：国志宏也被瞄上了。有人在监视龙山阁。我犯

傻了。

“后门，对了，这里有松村大佐住的‘松村公馆’，是松村机关的大本营。这可糟了。”

但车却通过后门向西跑去。

约20分钟，车停下了。

被蒙着眼睛的户田听到了铁门打开的声音。当解开蒙眼布时，户田已坐到煞风景的钢筋混凝土房间当中的椅子上。一支带灯伞的电灯悬在户田的头顶上。

“你是户田骏吧？”从暗处传来一个声音。

户田睁大眼睛，却未捕捉到对方的身影。

“为什么去龙山阁。你是共产党的信徒吗？”

“共产党……”户田不禁重复了一下。

户田想：“原来，国志宏是共产党方面的？”

“你按照那须野的命令与高松合作追踪‘北京人’的事情，我们早就清楚了。可不知你与赤色分子也勾结上了。”一个男人慢条斯理地从暗处走出来。

这个人长得很结实。胳膊腿显得有点细，但户田知道他是很有劲儿的。

户田见过他。

他叫佐佐木月心，是松村机关的第一流特务。只知道他是仙台出身的破落僧侣，详底不得而知。看上去好象30多岁，但他刚才突然出现时，显得年纪更大些。他是1931—1932年在满洲被松村大佐网罗到松村机关里的。因心灵手狠，很快就成了骨干。他作为“大陆浪人”，也颇有名气，不仅枪法好，而且擅长柔道、空手道，格斗技术出类拔萃。

这家伙的最大特点是思维敏捷和反应快。与他为敌的中国侦探和日本人，跟他一交手，就被他干掉了。

他的绰号叫“蝎子”，这是他的同伙私下里对他的称呼。

“听说过我是什么人吧？你要老实回答问题。虽说你是日本人，但我也不会手软。”月心瞥了户田一眼就又消失在黑暗里了。

“你跟龙山阁的国志宏是什么关系？”

户田咬紧了牙关。

突然，从暗处窜出一条蛇，咬了户田肩膀一口后，又缩回暗处了。

这条“蛇”原来是一条鞭子。户田吓了一跳。

“再问你一次。跟国志宏是什么关系？再不说可要把你的耳朵割下来。”月心冰冷的声音象刀子插进户田的胸膛里。他出了一身冷汗。

“在京奉线列车上坐到一块儿了。他叫我去玩。只是这种关系。”户田不由地开了口。

“什么时候在车上碰到的？”

“本月9日。开战的第2天……”

月心的审讯非常苛刻。一个钟头之内，户田除了未提周桂华的话和刘瑞生的事之外，把他迄今知道的情况全都吐出来了。

“科恩的去向你真不知道啊？”月心最后提醒说。

户田被抛进一间象是地下室的混凝土屋子里。寒气从冷冰冰的地板往上冒。

“我的冻伤好不了啦，小脚趾只好切除了。”户田倚着水泥墙茫然不知所措。

三

刺骨的寒气使户田不由地醒来。

昏昏沉沉的好象过了两个钟头。怀表、裤腰带全被月心没收了。

“很快就要天亮了吧。”在一片黑暗中，户田突然觉得自己看见了国志宏和张玉珍。

他马上明白这是一种幻觉。

“难道那个可爱的玉珍也是共产党员吗？”户田想起他在北戴河时玉珍让他吃药的情景。

户田对共产主义并不怎么了解。学生时代，班里同学现买现卖地谈论《资本论》，他还认为这是“毛孩子论道”。

可他来到中国大陆以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不断有所了解，渐渐地从中感受到一种新鲜的东西，而这是腐败的、官僚主义化的国民党绝对没有的。

他想到了八路军在河北、山西、河南等省的斗争，想到了新四军在华中的奋战。

“八路与国民党不同。”“北支派遣军”中的一些军官看到共产党的战斗情况，也有这种新的评价。他们的游击战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地利和人和条件，已成了日军相当大的负担，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共产党的军队作战积极，与缺乏斗志的国民党的军队不同。共产党的军队有韧性，它巧妙地抓住了日军战线太长的弱点。

它们的战术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编的四句口诀里，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最说明问题的是1937年 9 月的平型关大战，它出色地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对日军来说，那是第一次吃败仗，使刚来到中国不久的户田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日军以1937年 7 月的芦沟桥事变为导火线，开始了预谋的行动，即出动20万精锐部队，开始分几路南进，以图控制华北。

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越过长城直逼山西省。但这个师团在太行山的要冲平型关，受到林彪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围攻，一下子被击溃了，死者达3,000人。

八路军的胜利不单是一个战场的胜利，它大大提高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

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一对冤家正在“合作”抗日。

户田的脑海里浮现出中国的国情：

为讨伐北洋军阀，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革命之父孙文死后，因憎恶共产党的蒋介石抬头，合作付诸东流。蒋介石集中最大力量围剿在江西一带拥有力量的共产党，而故意视而不见来自北方的日本的威胁。1934年，共产党舍弃了江西根据地，开始向陕北转移，行程12,500公里，花了368天，这个壮举就是有名的“长征”。

但蒋介石并不死心。他调兵遣将加强进攻在延安落脚的共产党。

1936年12月，蒋介石为督战张学良率领的陕西战线，亲自到了西安。但蒋介石反而被他的部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抓起来了，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后经国民党的宋子文、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共产党的

周恩来等的交涉，半个月后蒋介石被释放了。

释放的条件是要求蒋介石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气氛高涨。8月末即芦沟桥事变爆发一个月后，共产党军队的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直在华中、华南打游击的万余共产党的军队也改编为新四军。

八路军的总司令是朱德，有3个师，45,000人。它依靠群众，面对着强大的日军，展开了游击战。

闻名遐迩的“满洲土匪”首领尚旭东即小日向白朗是户田憧憬的人物之一。

户田来大陆那年冬天，曾在北京见过小日向一次。那天，那须野中将设宴招待小日向。同席的户田无论如何也忘不了小日向一席亲切的话。

“靠日军的军阀意识和特权意识终究不能拯救中国的400多个州。即使马上取天下于一时，也必定马上亡天下。另外，国民政府、国民党比日本军人还贵族化得厉害，他们也不可能拯救中国的400余州。从长远看，值得注意的只有八路军。他们是要靠民众的团结和合作而战。”富于洞察力的小日向已经发现了八路军的特点。

枪声打破了户田的沉思默虑。

因自己身处地下室，不知枪声是远是近。惨叫声隐约可闻，跟着是爆炸声。

户田躲到门跟前。

一阵枪声过后，听到有人倒地的声音。

出事地点离得相当近了。“咔嚓”一声，大梁垮了下来。

几个人的脚步声夹杂在枪声中越来越近。

手枪子弹打在锁孔上，黑暗中火花四溅。

外面有人踢门。

门外传进气喘吁吁的声音，同时有几枚乱射的子弹飞进了房间。弹头打在钢筋混凝土墙上，崩飞的墙皮掠过户田的鼻子尖儿。

来袭击地下室的，好象是两个人。他们又打了几枪，但好象并不想进屋里来。

地下室上面的骚动还在继续。枪声过后，就听到有什么东西倒地的声音。

户田躲在门后，一动不动。因他本能地认为动了就要坏事。

“没有人。”袭击者没有发现户田。脚步声渐渐远去了。但户田仍没有动。这股冷静劲儿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

走廊微弱的灯光从门口照进来，户田的眼睛渐渐地习惯了。突然有一个东西在动。原来是一只老鼠跑到了走廊上。

地面上的枪声不知不觉地停了。可怕的寂静支配了暗夜。一静下来，户田倒害怕起来。一阵冲动驱使他逃走，但他按捺住了。

10分钟……。远处传来了枪声。

30分钟……。

一小时过去了。

户田总算觉得危险过去了。他慢慢地站起来，从敞着的门向四周张望了一下。没有一个人。走廊头上亮着一个小灯泡。

户田朝灯泡方向缓缓走去。有一个楼梯。可能因为刚才的枪战，楼梯的大梁塌落，从楼梯上1.75米高处牵拉下来。

户田刚上楼梯，觉得后面有人。一看，原来是月心。

他左手沾满了血。右手吃力地提着勃朗宁手枪。

“你很能干。我都看到了。”

“受伤了？”

“擦破点皮。”

月心掀动着下巴，示意户田跟他走，接着便低头躲开垂下的大梁，上了楼梯。户田默默地跟在后面。

一层有仓库和办公室。户田受审的地方是仓库。

这两处地方都被打得乱七八糟，简直插不进脚。办公室一张被打翻的桌子对面，倒着一个男人，半个脑袋被子弹炸飞了，血溅满地。

户田再也忍不住恶心，就地蹲下后，马上就吐了一大摊。因从昨天夜里以来滴水未进，吐出来的只是苦涩的胃液，把白衬衫都染黄了。

月心无动于衷地进了办公室。他把手伸进倒地的橱柜，拿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户田呕吐以后，浑身直打冷战。

“这家伙倒平安无事啊。”月心用牙齿咬开瓶塞，咕嘟一口吞下了琥珀色的液体。

“你也来一口吧。”月心把威士忌递到户田眼前。

户田一口酒下肚，苏醒过来了。

“是蓝衣社吗？”

“好象是。趁睡觉时来偷袭的。”

“他们想干什么？是报复？”

“要取宝啊，要……”月心刚要说又咽了回去。

“是谁？”

月心没有作答。他说：“你的好奇心太强了。与你无关的事，还是不知道为好。但是，我要表扬你。他们来袭时，你

忍住了。凡是想逃走的，一跑出去就中了他们的圈套。这时，就该倒霉了。”

月心难得说这么多话。他呷了一口威士忌，呛了一口。

“天就要亮了。没收你的东西都在那个橱柜里。你可以回去了。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今后不要再四处找‘北京人’了。下次可就不客气了。”

户田不应声。他掀起橱柜，从抽屉里取出了怀表、腰带和外套等物品。

户田正要擦鞋时，月心说：“那只鞋跟里装进了一个超小型的发报机。你说过这是在国志宏秘密住所里给你换的鞋，对吧？可电池早就用完了。”

户田用手捏住左鞋跟，往左一扭，鞋跟掉了，里面是空心的。

“那个国志宏……”户田情不自禁地哼了一声。他叹了一口气，想起国志宏安详的模样，觉得国志宏背叛了他。他诅咒自己看错了人，认为过去对他抱过分好感太天真了。

办公室的窗玻璃被砸碎了，冷空气不断袭入。朝阳淡淡的光线射进来。今天好象又是一个晴天，但户田的心底却沉下一块病。

混　乱

12日上午11时29分——13日上午 6 时27分

一

户田做了一个淡淡的梦。他醒来之后，想不起这是个什么梦了。梦中的人物、地点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个女人，一个小腿白白的女人。

"难道这个女人是张玉珍吗？"一股又甜又酸的思绪占据了户田的心，"难道我爱上了她？"户田躺在床上追忆着玉珍的身影。

户田从月心那里出来之后，未回司令部跟前的公寓。他是快 7 点钟时，敲醒了值夜班的服务员，住进这家旅馆的。旅馆里给他准备的早餐是粥和榨菜。他吃得很香。吃完之后，便洗了个热水澡。到这时候，他才苏醒过来。呷了一口威士忌，倒在床上，便进入了梦乡。

但并未沉睡，神经一直是惊醒的。也许是因为床上的常客——臭虫的关系吧。他几度从梦境中醒来，又迷糊过去。

上午11时半，户田下了床。刷牙，刮胡子，刮破了好几处，渗出血来。卫生间的镜子里面，映着一张表情冷淡的脸。

户田走进浴室，开大了淋浴的热水管。烫人的热水一下

子把他浇醒了。热水沁入他被月心用鞭子抽伤的肩膀的伤痕处时，他想起了一件事。

“当时，月心为什么只叮问科恩的去向，而对同样下落不明的希舒勃格却不闻不问？”

户田自问自答道：“对了，因为月心没有控制住科恩。”

接着，一个相反的想法又产生了：“那么，能说希舒勃格已被月心控制了吗？”

“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清楚了。今天拂晓的袭击是蓝衣社为夺回希舒勃格搞的。那么，科恩是否被蓝衣社窝藏起来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十三妹’可就是蓝衣社的成员了。”

一个假设引出了一连串的结论。但这个假设却是十分不可靠的。可现在也只有作这种假设了。

户田提起桌子上的保温瓶，泡了一杯茶。他边呷着味道不佳的茶，边思考着事件的真相，想来想去，理不出个完整的头绪来。

户田回到床上，拿出笔记本，写道：“12月8日日美开战同时，发现‘北京人’失踪了。科恩、希舒勃格两人都心怀叵测。高松大尉回来之后，这两个人分头逃跑了。一个去投靠蓝衣社，一个去松村机关藏起来。

“希舒勃格平素歧视有色人种，她藏到松村机关，是否是自己找上门的，是个疑问。也许是被抓进去的。

“在此之前，科恩从保险库里偷出了真正的‘北京人’化石骨，而换上了以美国使馆文化官员名义让刘瑞生仿制的赝品。这一点从女仆的话里可得到证实。赝品通过海军陆战队发运了，收件单位是纽约自然博物馆。

“科恩得到了日美开战提前的情报，也许他估计到日方

会发现发运的箱子中装的是赝品。

“科恩投靠蓝衣社时的礼品，不会是全部的‘北京人’化石骨，而很可能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可能被他藏到什么地方了，企图有朝一日变钱。不过，科恩可能会对蓝衣社说，‘大部分都发往纽约了，剩下的只有这些了’。

“但是，蓝衣社的特务在秦皇岛袭击我，偷走了那份收条和印有‘B’记号的行李签儿。蓝衣社马上抓走了刘瑞生，肯定进行了彻底的审讯，并将把这些作为证据摆到科恩面前。

“科恩处境危险！他供出‘北京人’真品藏在什么地方之后，对蓝衣社来说，便没有存在价值了。很可能跟刘瑞生一起被搞掉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抢回希舒勃格呢？是不是说全凭科恩的交代还不能全部掌握‘北京人’的所在呢？

“掌管钥匙的不是科恩，而是希舒勃格。所以，当蓝衣社知道她已被松村机关控制起来之后，就采取了行动，以图把她抢走。那么，她了解的关键情况是什么呢？”户田进行了一连串的推理。

然而，支撑这些推理的，却是一个假设，即“科恩已被蓝衣社控制起来了”。

“自称‘十三妹’的那个女人究竟是不是蓝衣社的成员呢？”户田有些犹豫。他下了楼梯，走到前厅一个很脏的角落，拿起电话话筒。接通之后，他报了自己的名字。

不一会儿，听到了月心的声音：“蓝衣社的‘十三妹’是何许人？”

月心接着问道：“你知道‘十三妹’的真面目吗？”

“谁也不知道她的真面目。没有人见过她。我指的是活

着的人当中，没有人认识她。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一流特务。”

“现在还是蓝衣社的特务吗？”

“是的，她怎么啦？”

“好象跟‘北京人’有些瓜葛，她跟科恩好象接触过。”

“是吗，那我明白了。”

月心停了一会儿又说：“关于科恩的行踪，看来你并未说谎。今天早晨发现了科恩的尸体，在朝阳门外的壕沟里，周围有不少象是‘北京人’化石骨一样的东西。”

户田一听愣住了。当他省悟过来时，月心早就把电话挂上了，“嘟嘟”的声音直响。

科恩被杀掉了。——户田因自己的推理得到了证实，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他想：“刘瑞生和他的妻子肯定也被干掉了。

“科恩的尸体周围散乱着的‘北京人’化石骨是怎么回事呢？蓝衣社发了疯？”

户田迅速地穿上了衣服。

他想：“不管怎样，蓝衣社也不会这样胡来。如科恩给的‘北京人’礼物是赝品……。对了，带的是赝品。科恩把刘瑞生仿制的一部分赝品藏起来，并把它送给了蓝衣社。”

若是这样，送给蓝衣社的‘北京人’假化石骨也是有限的。刘瑞生制作的有42件，其大部分都装箱运到了秦皇岛。

然而，月心却说“科恩的尸体周围有不少‘北京人’化石骨一样的东西”。

“难道假化石骨还会有那么多吗？”户田想着，巴不得立即赶赴现场查看。

同时，他又想到一件事，觉得也必须尽速加以证实。

二

朝阳门在王府井东面。冬天里宝贵的阳光普照着北京城，紫禁城的琉璃瓦熠熠闪光。

户田来到北京后，对北京的街道格局一直觉得不可思议。正方形的街区，四周围着城墙。难道真有必要以此防御外敌吗？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正方形。唐朝繁华的市井长安也是这种格局。

户田想起了他学生时代读过的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描写北京的一段话："这个城市建成正方形，周围有粘土做成的漂亮围墙。墙底部约10步厚，墙头有皇冠状的枪眼。

"市内建筑一切都井然有序。因此，道路笔直，穿过一座城门笔直地看，几乎可以看到相反方向的城门。"

马可·波罗在13世纪所做的描述，至今仍然适用。

早晨发现的科恩的尸体已经收走了。

户田下到壕沟里。沟里的水结了冻，"北京人"的"化石骨"也全被收走了。他趴在地上搜寻，一无所获。他来到冰上。因为很滑，他又趴到冰上。远处有二、三个孩子在溜冰。

户田在冰面上查找了半天。他发现离岸3米处的冰面上有一块小木屑。他用手一摸木屑的下面，有一个小白块。

户田跪在冰上屏息端详。小白块很象是化石骨。

他把它拾起来，用手绢裹好，揣进贴身的兜里。

科恩被杀案起初是要交中国保安队处理的，但当查明了科恩的身份，知道他是“北京人”失踪案的关键人物之后，日军宪兵队马上出面了。而从月心的电话看，松村机关也正围绕科恩被杀案在活动。

科恩的尸体和化石骨被宪兵队保管起来了。尸体准备下午解剖。解剖法医是那须野中将的部下。化石骨的鉴别工作也由那须野中将处负责。

户田奇妙地想：“真是无巧不成书，此案怎么跟丸井被杀案一样，将杀人案与化石骨绞在一起了？”

户田给中将打了电话。中将回答说：“骨头虽做得很精致，但却是仿制品。”

户田叮问：“全部都是仿制品吗？”

中将说：“还未进行全部化验，但恐怕里面没有真东西吧。”

户田听说是仿制品，才松了一口气。他说过后要听听验尸结果，就挂上了电话。

“这样一来，赝品就有两种了。一种是科恩让刘瑞生仿制的。而这次发现的赝品比刘瑞生做的更精致。这是什么人为什么做的呢？那末，‘北京人’真骨哪儿去了呢？”户田用手摸着后脑勺，思考着这些难题。

户田预感到今天也将是很忙的一天。

他去邮局，打开了自己的信箱。里面有一封昨晚投寄的信。

打开一看，里面除有科恩、希舒勃格的照片外，还有布莱克、魏登里奇、裴文中等协和医大新生代研究所历任所长的照片。谢尔丹，还有丸井阳太郎狡黠面孔的照片也在其中。

这些照片如果昨天夜里带在身上，肯定都会被月心没收了。

户田打电话到团部，向高松大尉谈了自己的一个假定，希望他能帮助证实这个假定成立。

大尉并不乐于合作，他懒懒地回答："好吧，那就试试看吧。"

户田去宪兵队司令部会见上杉下士。下士一看见户田，就把他领到走廊一角，对他说："听说你追踪'北京人'是违反日军的禁令。但，这对我来说倒没有关系。也许是因为当过警察的关系，我觉得作'追踪'的工作，人生才有价值。你好象也挺喜欢这一行。我将协助你，你就放开干吧。我不懂'北京人'有什么价值，但我想你大概认为丸井被杀与'北京人'失踪两案是有联系的吧。"

"还找不到二者有何联系。听说发现了科恩的尸体……"

下士从兜里掏出笔记本，翻看着说："是洋车夫发现的，早晨6点钟左右。尸体面朝下趴着，倒在一堆骨头里。"

"有那么多骨头吗？"户田不由地插嘴问道。

"是的，至少有二、三十具尸骨。主要是头盖骨和大腿骨。是从沟上面扔下去的，然后又把科恩的尸体扔到了上面。死因是出血过多。全身多处发现扎伤。两耳和鼻子都被削掉了一块。现场几乎没有血迹。两只手的指甲处都有被钉过竹签儿的痕迹。估计是受拷打后被杀，然后被扔进沟里的。"

"大概是什么时候死的？"

"发现时，尸体已经开始僵硬了。详细时间须等解剖结果。"

户田取出科恩的照片给下士看。

"没错，就是他。"下士确认说。

"你是怎么搞到这张照片的？"

"出重金买的呀！"

下士想复制一张，便向户田借了这张照片。他叫来部下，命令他去复制。户田只好坐等他复制完。

"只有谍报机关才能干出这种勾当啊。一般的人，无论如何恨谁，也不能那么残酷地下毒手。我曾见过许多杀人现场，但看到用心如此周到的现场，这还是第一次。"

下士饮了一口部下端来的茶，没等咽下就吐了出来："什么味道！下次弄点好茶喝。我是很喜欢喝茶的。"

户田乘马车向西直门大街刘瑞生的店铺奔去。还是那个年轻人在看门。

"老板回来了吗？"

"还没有。正为难哪！我想今天再等一天，如果再不回来，就准备关上门，搬到大师兄那儿去。"

户田从手绢儿里取出那个小白块给他看，并问道："这是你这里做的吗？"

年轻人把小白块放在手上，碾碎了一点，用鼻子闻一闻，然后又用舌尖舐了一下。

"好象是我们这里做的，但可不是美国使馆定的那批货。从粉末的干湿看，这是七、八年前做的。"年轻人自信地说。

"经常有人定做人骨吗？"

"这并不是稀罕事。小店从上一辈起，就有很多大学和医院的老主顾，主要是做标本。"

"上次你说老板制做了同样规格的人骨，是吧？"

"那时我是学徒，是8年前的事了。是跟大师兄一块儿

做的。是特别定做的，要求很高，好象工钱也很贵。”

“你的大师兄，现在在什么地方开店？”户田说着，把 5 元钱塞到年轻人手里。

“就在跟前。我领你去吧。”

年轻人的大师兄叫孙光道，40来岁，很文静。

他仔细查验了户田用手绢包着的小白块，断言道：“这肯定是我做的，一看石膏粉的调配就知道。”

“什么时候做的？”

孙光道进了里屋。一刻钟后，拿着一个厚厚的账本出来了。

“总算找到了。是1934年的 1 月。定的是古代人骨骼31具。想起来了，订货时附了个规格明细表，要求很严格，麻烦透了。不仅形状、色调、光泽有要求，重量也有规定。为改变石膏粉的比重，拌和时可费了大劲了。”

“谁定的货？”

孙看了一下账本，说道：“写的是协和医大新生代研究所戴维德逊·布莱克。”

“北京人”的精致仿制品是布莱克博士定做的。他于1934年 3 月15日在研究所里突然去世。这是他死前两个月定做的。

“死者定做的‘北京人’为什么跟科恩的尸体跑到一块儿去了？”

户田想着，用颤抖的手把布莱克的照片递给孙光道。

孙光道点头说，“就是这个人”。

“什么时候做完的？”

“4 月。”

“这时布莱克已经死了。”户田想。

“来定货的是这个叫布莱克的绅士，来取货的是别人。”

户田一听，吃了一惊。

“是一位妇女。”

“是这个女的吗？”户田半信半疑地拿出了希舒勃格的照片。

“是的，就是这位妇女。”

“怪不得觉得在哪儿看见过这个人。”孙光道和他的师弟异口同声地叫道。

户田的头脑里混乱了。他弄不清科恩为什么要把他自己定做的赝品运走，而死时却埋在布莱克定做的“北京人”里。希舒勃格又是按谁的命令去取布莱克定做的仿制品的呢？

三

户田叫住一辆出租汽车。司机听说去周口店，有些不愿意。

太阳快落山了。现在去周口店，到那里时无论如何也得天黑。而夜间出市区一步就是游击队的地盘了。

户田答应出5倍的车费，才达成了交易。车子出了城。不一会儿，柏油路就跑完了，车子只好在土路上颠簸着前进。幸亏是这个时间，几乎没有对开过来的车，也没有超过去的车。

行车两个半小时，到了周口店。户田去找鸽子堂洞穴下面的一户人家。这个洞穴里是最初发掘出“北京人”牙齿的现场。

从窗子里泄出了灯光。

户田敲门，请求带路。他认为出来的会是身材高大的裴

文中博士，而出来开门的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张玉珍。

户田在北戴河跟她分手还不到3天。今晨户田在梦中还刚刚梦见她。但户田觉得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她了。

"你怎么在这儿？"

玉珍笑咪咪地，并不回答他，左颊上现出一个可爱的笑靥。

户田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玉珍的出现。他想："裴文中在周口店的这个家，是我从那个见钱眼开的周桂华嘴里知道的，连协和医大的人和与裴文中亲近的人都不大知道。裴文中只身来这里是为了消除研究工作造成的疲劳，自大学被接收以后，裴文中就隐居这里了。

"我来这里是因为有事要向裴文中了解。张玉珍怎么也在这里？"

张玉珍的身后又现出一个身影，一看原来是国志宏。安详的脸上浮现着微笑，眼镜里反射出大门口的灯光。

"请进。"

户田更加疑惑了。

里屋有两个人。一个是仰卧在床的裴文中，脸色发青，脖子左侧青筋暴胀。

另一个是瘦瘦的亚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年纪快到50了，眼睛却很有神，使人产生一种神秘之感。这双眼睛只有经过长期磨炼的人才能具有。

"我的来历你已经知道了吧？我是从延安来的。"国志宏大模大样地说道。

"裴文中博士被监禁到某处去了，是我们把他救出来的。裴博士是中国的国宝，我们必须尽力保护他。"

国志宏转身指着瘦瘦的男人，对户田说："我来介绍一下我的老朋友，这是越南的阮爱国同志。"

户田跟这位瘦瘦的男人握了一下手。

别看他很瘦，他的手却很有劲儿，使户田感到他浑身充满了力量，他的手大而温暖。

当时户田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被誉为"越南独立之父"的胡志明。

"他是越南独立同盟的创始人，并且是正在与法国侵略者战斗的志士。"

"是越盟吗？"户田搜索着记忆中片断。

"日本是亚洲的先进国家，自明治维新以来，短期间内取得了发展。我们对此表示敬意。但日本为什么不肯站在解放我们的斗争一边呢？不仅不能如此，日军现在甚至进驻了越南。"阮爱国用流利的中国话说道。

"你看，国先生，我和你不都是同一肤色吗？我们都是亚洲人。越南、中国、日本，各自国家的命运都应由各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决定。总有一天会是这样的。亚洲民族用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开辟自己命运的日子一定会来到。"阮爱国说话的语气很和缓，并无半点儿装腔作势之意和哗众取宠之心，却具有一种令人信服的不可思议的力量。

户田迄今还未遇到过这样的人物。

这时，卧床的裴文中咳嗽得很厉害。

玉珍殷勤地擦摸着他的脊背，劝他喝汤药。裴文中显出很难受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咳嗽停止了。

"有一件事要问裴博士。"

"是专程为此事来的吧。你可知道，博士受了很大刺激，情绪不稳定，意识经常发生发作性的混乱。"国志宏

说。

玉珍给裴文中把完了脉。

国志宏跟玉珍、阮爱国一起进了隔壁的房间。

户田坐到裴文中床边的椅子上。裴文中的眼睛微微睁开了。

“博士，只请教一件事，即12月1日打开保险库时，里面的‘北京人’已是赝品；不，从魏登里奇博士离开、你接手新生代研究所工作以后，保险库里面的化石骨就是假的了。这些，您都已经发觉了吧？”

裴文中又是一阵咳嗽。他站起身，等咳嗽平息下来。

他端起床头柜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总算平静了下来。

他用力地说：“您的情况，国先生已经告诉我了。不知您为什么要追踪‘北京人’？”

“我是想知道它们放的地方是否安全。这是唯一的目的。遗憾的是，日本人中确有人趁火打劫，企图把‘北京人’弄到手。但小生不同，小生是作为人类的子孙来追踪‘祖先’的去向的。”

“明白了。国先生也是这样说的。现在您向我提出的问题，在别处也有人问过我。”裴文中用手悄悄地摸了一下脖子上暴胀的青筋，不知是否因为感到恐怖，眼睛滴溜溜地转动。

“被蓝衣社的人抓了吧。他们拷问您了吗？”

“对他们而言，这还算不上拷问。一用刑我就害怕了……”

“当然，小生也是如此。”

户田想起了月心的鞭子的滋味。这是痛苦的回忆。他一

抖肩，又觉得一阵疼痛。

“他们让我鉴定‘北京人’化石。结果，全是赝品，虽然做的很精细……”

裴文中突然抱着头蹲下了。玉珍象是一直看着他似的，马上跑了出来。她轻轻地把裴文中扶上床，麻利地给他打了一针。关键时刻，他又发作了。

玉珍从放在床头柜上的袋子里取出药丸，让裴文中含进嘴里。这使户田想起了自己在北戴河时受照料的情景。

这时，国志宏突然开门进来了。他说：“户田先生，赶紧走。蓝衣社好象知道我们在这里了。”

“博士在这里……”

“博士有人保卫。”

外面乱腾起来。传来了汽车停车声。两个年轻人抬着担架进来了。

裴文中又是一阵咳嗽。玉珍擦摸着他的脊背，揉着他的喉头。

户田看到床对面有一个书架，上面摆得满满的，其中有一个小布娃娃，穿着黄、红、黑三色衣裳。户田想起这是玉珍的布娃娃。因为它跟摆在北戴河玉珍屋子里的那个布娃娃一样。

户田想：“玉珍真宝贝它啊。但是，她把布娃娃从北戴河带到这里，说明她还有孩子气。”想到这里，户田微笑了一下。

两个年轻人手脚麻利地把裴文中抬上担架，运到外面。玉珍跟在后面，走了。

“他们是这个村里的民兵，受过充分的训练，经验丰富，会很好地保护博士。”国志宏边说边催户田走出门。

室外的寒气更加逼人。户田很想再问裴文中一句。但出现了这种情况，也不好再开口了。

他看到载着担架的汽车开动了。因外面很暗，不知道玉珍是否也上了汽车。

户田来时乘的出租汽车已经不在了。虽跟司机说好等着，并先付了车费，但车却跑掉了。

“请上我的车吧，快！”国志宏从“雪铁龙”轿车的后排座上唤户田。前排的司机座位上坐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个子男人，旁边坐的是阮爱国。

户田坐到国志宏旁边。司机席上的男人回头时，户田觉得面熟。

车子缓缓开动了。颠簸之中，户田想起这个年轻人就是京奉线火车上的服务员。

“是不是他留下‘小心蓝’字条提醒我的呢？”户田想着，却未吭气。此刻，更使他放心不下的是，玉珍没有坐在车上。

国志宏象看透了他的心思，说道：“玉珍护理博士去了。”

“不知裴博士4月份接任新生代研究所所长时，是否就发现保险库里的‘北京人’是假的？”

国志宏掏出一支香烟。一连划了3根火柴，总算点着了。他说：“难说他知道还是不知道。博士没有办法靠他自己的力量从战乱中救出‘北京人’。‘北京人’保存在美国的设施里，在日美关系险恶的情况下，能保存多久也没有保证。裴博士担任所长后很快就找到我们，请求保护这份‘文化遗产’。”国志宏说到这里，就不想再进一步涉及这个话题了。

“国先生，谢谢你给我的一双皮鞋。”户田道了一声谢，并未提鞋跟里安了发报机的事情。

“哪里，哪里，尺寸合适吗？”国志宏也若无其事地答道。

户田想：“是他以为我未发现鞋跟里的发报机，还是国志宏真的不知道？”

“难道会那么糊涂吗？”户田拚命打掉自己的想法。

前方有一个小灯忽亮忽灭。车子急刹住了。一个穿着肥大衣服的儿童团员，手持一盏小灯站在车前。

开车的年轻人关掉前灯，走下车。儿童团员在一张地图上比划着，象是在向他报告什么情况。儿童团员在黑暗中不断指指点点，并向车子的前方挥着小灯，象是在打什么信号。年轻人回到车里，车子又开动了。

国志宏说：“这是告诉我们前面道路安全。他们是受过八路军训练的民兵，干得很出色。他们会很快成长为站在第一线的战士，为解放中国而斗争的。”

“有日本兵吗？”

“我们的敌人不光是日本兵。国民党尽管表面上合作，但总是想着怎样削弱我们的力量。尤其是蓝衣社最危险，需要时刻警惕。户田先生也知道今年发生的皖南事变吧。”

1940年10月，国民党命令正在黄河以南作战的新四军向北转移。新四军不满意这个命令。它一度无视这个命令，但根据共产党的尽量避免国共对立的方针，还是于1941年1月开始向北转移。但国民党却声称“新四军无视命令，发动叛乱”，而出动8万大军，围攻安徽南部的新四军总部。战斗持续了7昼夜，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阵亡，约9千人的部队中，突围出来的仅有千人。

国共之间的鸿沟渐渐地在各地加深了。

车子离开干线公路，上了支线。户田知道车子正在迂回前行。车子走了一会儿石子路，便到了永定河畔。

永定河是流经北京西南郊的一条大河。车子驶上了芦沟桥。

这座桥自从《东方见闻录》问世以后，成了举世闻名的地方。人们都叫它“马可·波罗桥。”桥两侧的栏杆是由近300个石柱组成的，上面都镌刻着形状各异的狮子。

1937年7月7日深夜，这座桥畔响起的十几声枪响，成了这场日中战争不幸的序幕。

户田清楚地记得这个他刚来大陆不久发生的事件。

《朝日新闻》最初是这样报道芦沟桥事变的：

【北平8日发特电】 8日凌晨零时许，因驻扎在芦沟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所属的二一九团之一部，向正在北平郊外的芦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的我驻军非法开枪，发射数十发子弹，我军立即报告丰台驻军，要求出动，包围支那军队。正当我军要求支那方面谢罪时，凌晨4时20分许，支那方面又进行非法射击，为此，我军终于实行还击，双方用机关枪、迫击炮交火，枪炮声划破拂晓的天空，传到北京城内，最后终于击退了支那军，占据了龙王庙。

此时正在解除中国驻芦沟桥部队的武装。

事变过后，户田有缘与这个成问题的“我驻军”中的清水连长一起喝过一次酒。

清水说，《朝日新闻》的报道是“瞎说八道”。他把真情告诉了户田：

那天夜里，清水的连队在芦沟桥西北摆开阵势演习。这次演习的任务是“黄昏时接近敌人和黎明时发动进攻”。演习告一段落时，从后面打来十几发子弹。清水马上集合队伍，一点名，发现少了一个士兵。清水马上向营长报告说，一个士兵下落不明，并受到了枪击。而下落不明的士兵实际是因上厕所离了队，20分钟后就回来了。

然而，营部此时已经根据连队的报告开始了行动，要求进入中国驻军附近的宛平县城内搜索。守军拒绝后，便于8日清晨开始向中国军队开炮。

结果，根本也不知道是谁开的第一枪。再说，这几十枪根本没有往人身上打。

尽管如此，战争却爆发了。

户田听了之后，也觉得岂有此理。同时，他想：所谓战争，也就是这么回事。

车子載着感情复杂的户田，倏忽之间过桥进了长辛店。

长辛店是个工人镇。这里有一座巨大的机车车辆厂，是1923年史上有名的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据点。这次罢工是由刚刚成立的共产党领导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共产党对这个镇子有着传统的强大影响。

车子在镇子里转来转去，一下子把户田转糊涂了。

车子在一个两层楼的住房前停下了。国志宏、阮爱国和户田依次进了房门。

里间屋收拾得很齐整，炕上散发着暖烘烘的热气。

“蓝衣社的袭击看来是白忙了。”国志宏坐到二楼的椅子上之后，不等户田和阮爱国开口，便说道，“户田先生，

我现在不说让您撒手了。您已经是'北京人'之争的旋涡中人了。如果您相信追踪'北京人'有益于日本和中国，您就应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刚才开车的年轻人端来了一瓶茅台酒。国志宏往3个玻璃杯里斟满了酒。

茅台酒是贵州省遵义附近仁怀县茅台镇出产的名酒，而遵义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确立了领导权的地方，很有名气。茅台酒跟山西的汾酒、陕西的西凤酒、四川的泸州老窖酒并列为代表中国的白酒，优点是透明、芳香、爽口。

茅台镇位于标高1,500公尺的贵州高原的东端，濒临长江的支流——赤水河，冬暖夏凉，终年多雨，常被云雾笼罩。据传说，茅台酒起源于汾酒，18世纪初叶，山西省有个盐商定居此地，传授了酿造汾酒的秘方。

户田喜欢喝绍兴酒，也喜欢喝茅台酒和汾酒。疲劳时喝点白酒比喝黄酒更解乏。

户田坦率地说："我还未舍弃希望。但是，遇到了巨大的障碍。"

"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但我认为您干得很好。"国志宏干了一杯。

"科恩被杀掉了。"

"知道。"

"我已经就他被杀以前的情况和被杀的原因作了合乎逻辑的推理，而且也搜集了证据。我本来以为见到裴博士会得到进一步推理下去的证据，谁知他的病却在关键时刻发作了……。老实说，我现在如坠五里雾中啊。"

国志宏凝视着户田的脸。远处响起了汽笛声，象似约定的信号。

“绝不能丧失前进的勇气。在北戴河时，您不是说绝不停止追踪吗？”

一直默不作声的阮爱国听他们两个人讲到这里时，以沉静的语气说道：“越南有句古语：游着水的鸭子看不到鸭蹼。很多情况下，重要的东西是藏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的。鸭子游水时，表面上看，好象它什么也没有干，其实是在用鸭蹼拚命地爬水。所以，不能光凭眼前的现象来评论事物的整体。应该思考眼前的现象出现的原因。今天的现象是过去的累积。遇到困难时，我们越南人总是想起这句古语。这是祖辈的教导。”

听了阮爱国的话，户田觉得心明眼亮了。他发现自己忽略了什么东西，也忽视了什么东西。虽然还未琢磨出具体是什么东西，但户田感到连环扣就要解开了。户田把阮爱国的话又咀嚼了一遍。一个东西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那是黑暗中望见的曙光，但不能确认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出发的时间到了”，开车的小伙子打断了户田的思绪，转瞬间一切都消失了。户田感到焦虑，但这毕竟是他自己的问题。

阮爱国悄悄地站起来，握着国志宏的手说：“我要回云南省根据地去了，祝愿中国早日解放！”他望着户田微微一笑，表情慈祥可亲。

正是因为阮爱国这张慈祥的脸，后来越南儿童都爱戴地称他为“胡伯伯”。

道别之后，阮爱国就消失在茫茫黑夜中了。

户田跟国志宏回到了原来的房间。另一个男子端来了热气腾腾的肉菜汤。

"饿着肚子不能战斗，先吃饭吧。"

汤味虽有些清淡，但滑腻的猪油粘到舌尖上，还是香美无比，吃下去觉得浑身暖和。

国志宏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这信象是从国外寄来的。

"这封信是魏登里奇博士从美国寄给裴文中博士的，是5个月前即7月11日写的。"国志宏沉静地说。看不到他的眼睛的表情，只能看到他的眼镜反射的微弱灯光。

"关于'北京人'化石骨的疏散方法，魏登里奇博士有自己的主张。我想把它告诉您。日本正在侵略中国，这个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但是，命令您追踪'北京人'的那须野中将却是个出色的学者。我虽未见过他，但知道他，也尊敬他。因为中将和您所做的事情符合我们的利益，所以我才把新的情况告诉您。"

户田在屋角隐约闻到了一股香味。

"魏登里奇最初的方案是，说服美国大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同意用信使邮袋把化石骨运到美国。因为用信使邮袋可以免验和免去办海关手续的麻烦。但博士考虑了万一情况下的危险性，认为贵重的化石骨在不设防的情况下横渡太平洋有危险。如果船只在航行中，日美战起，可能就要受到日本舰只的检查，也有可能被击沉。还有情报说，德国的潜水艇已从大西洋进入了太平洋。博士考虑到这些情况，认为'将北京人化石骨藏进箱子里运出国外的办法太危险'。

"至少可以说，在这时候的方针是把化石骨藏到现在的保管场所即北京协和医大的新生代研究所的保险库。

"这是今年7月的情况。"

户田默默地凝视着国志宏的嘴角。

"但是，到8月份，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就写信

给美国驻重庆大使约翰逊，要求把‘北京人’的化石骨运到美国妥为保管，直到中日战争结束为止。此事从裴文中博士那里也得到证实。

“结果美国大使很晚才予以答复。不知是因为约翰逊大使不大了解‘北京人’的重要性，还是因为手续上的差错。反正他来电指示驻北京的美国机构为运化石骨去美国做准备时，已是11月下旬了。而在协和医大那里按照美国大使馆的指示开始装箱和准备运输时已是12月1日了，也就是说在日美交战一个礼拜之前。约翰逊大使向大学当局传达了‘日美可能提前交战’的情报。科恩总务长闻讯后匆忙装箱，并把箱子运到了海军陆战队。但是，装箱的却是科恩用美国使馆文化官员的名义让人做的赝品。当然，科恩并不知道这是假的，他带给蓝衣社的化石骨虽然精致，也是假的。”

“您知道科恩持有的赝品是谁让人做的吗？”

“是谁？您知道吗？”

“知道。是布莱克博士，是博士死前不久让人做的。”

“……”

一向沉着的国志宏也坐不住了，眼镜里射出惊异的目光。

户田道出刘瑞生的名字，介绍了他了解到的关于布莱克博士定做“北京人”仿制品的经过。

“为了便于说明起见，我把真化石骨称为A，把布莱克让人做的赝品称为B，把科恩的赝品称为C。科恩以为保存在保险库中的B是真品A，用C将它换了，并把C装进箱子，运到海军陆战队，而把B藏起来了。他知道日美交战的消息后，带着B的一部分，投奔了蓝衣社。蓝衣社绑架了裴文中博士，让他鉴别B的真伪。B虽然做工精细，但经过鉴定，确

认是赝品。蓝衣社火冒三丈，一气之下便把科恩杀掉了。

“现在的问题大概可以说是，保存在新生代研究所保险库里的 A 何时被换成了B？还有一个谜，即布莱克博士让人做B出于何种打算？”

国志宏对户田的推论一一点头。他说：“那么，您认为裴文中博士就任新生代研究所所长时，保险库里的东西已经换了，对吧？”

“是的，裴文中博士可能是就化石骨转移一事保密了。科恩的行动是为保密起见而为的，起着一种掩护作用。所以，我认为裴博士默认了科恩的行为。您所介绍的魏登里奇博士的信，听起来肤浅空泛了，背后可能有什么名堂……”

“裴文中并不知道真化石骨在什么地方呀。他如果知道，蓝衣社拷问他时，他会说的。”

“另外还有一个谜，即希舒勃格小姐的去向及她的作用。不能单纯地认为她是科恩的情妇。布莱克博士定做的‘北京人’仿制品，是她去取回来的。当时布莱克已经死了。她是奉谁之命去取的呢？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是布莱克的后任魏登里奇博士的指示，但他此时尚未赴任。魏登里奇博士究竟为什么会知道有布莱克定做的仿制品呢？另外，他想用它做什么呢？”

国志宏也未作明确的回答。

“诚如您所言，关于希舒勃格的作用有很多疑团。但是，您大概知道关于她的下落的一些情况吧。”

户田有一个假定，但他觉得还不到说的时候。他轻轻地摇摇脑袋，说道：“到哪儿去了呢？希舒勃格，还有‘北京人’，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推论到此卡住了。

"我要回北京城了……"

"天快要亮了。找个人送您到安全地段吧。还有，我要送一件好东西给您。"国志宏从旁边的桌子抽屉里取出了几个摔炮，两个红的，3个黄的。户田接过去，在手心上掂转着，孩提时代在街摊上买摔炮的情景浮现在眼前。

"这可不是普通的摔炮，而是特制的。摔那红的，会发生强有力的爆炸；摔黄的，会放出烟幕。您拿着吧，今后也许有用。"

户田道谢后，便把它揣到口袋里了，心里想到了加工摔炮的地点。

四

国志宏说，从长辛店到北京有时须步行。出发前，他让人给户田打了一针吗啡。左脚的疼痛果然减轻了许多。护送户田的，是刚才开车的年轻人和端菜汤的高个子年轻人。开车的年轻人只说他姓杨，而高个子年轻人始终不言不语。

一路上各关键地段都有民兵，象是轮着班儿昼夜不停地放哨。他俩各挎着一支苏联造的手枪和4颗手榴弹。半路上准备了一辆满载麦秆的架子车。户田被塞进麦秆垛里，他俩也把手枪和子弹藏到麦秆堆里，并换成了农民打扮。

高个子在前面拉，姓杨的在后面推。户田缩在麦秆堆里，暖烘烘的，竟睡着了。

"敌人！快出来！"姓杨的突然喊起来。

户田一转身从麦秆堆里滚下来。外面天已经快大亮了。姓杨的握着双枪，带着手榴弹，趴到路边的田埂上，户田也马上跟着趴下了。

高个子一个人悠闲自得地拉着车往前走。户田并未发现有敌人的迹象。他听到了鸡叫声，周围是他习以为常的田园冬色。在道路的前头有灯光摇晃了两、三回。户田和杨埋伏的地方与高个子拉的车，已拉开了30米的距离。

从灯光摇曳处传来了轻快的马达声，巨大的灯光穿过晨雾射过来。

那是一辆跨斗式摩托车。一个戴着风镜的日本兵驾着车，一个下士官盛气凌人地坐在跨斗里。架子车靠到路边给它让路。摩托车飞也似地开过去。

谁知摩托车开到户田他们前面的路上就停下了，并调过车头回到架子车跟前。驾车的日本兵向高个子年轻人问话。年轻人点头哈腰地应付。跨斗里的下士官猛然起身，拔出了刺刀，他向麦秆堆里捅了两、三次。户田就象自己被刺中了一样的难受。

下士官坐回跨斗里，但他并不放心。他给开车的士兵下了命令，士兵马上掏出火柴，点燃了麦秆。麦秆堆一下子燃成了一团火。这火光映红了下士官和日本兵的脸。高个子年轻人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

摩托车开动了，它加大油门，一阵风似地驶过，并未向户田他们埋伏的地方看一眼。

两人从田埂上爬起来。高个子跑了过来，凑近杨的身边打耳语，杨的脸色唰地一下变了。

“怎么了？”

“放哨的不给信号，象是被杀害了。”

高个子也握着枪，匍匐前进。离前方灯光处有100米左右，那里有一片茂密的树林，前面是一座小小的孔庙。一个男人倒在庙旁。

杨打量了一下周围之后，打了个手势。高个子跑过去侦察了庙里和四周的情况，确认没有异常情况之后，招手让杨过来了。倒地的是一个儿童团员，右肋下被捅了一刀。流出的热血溶化了铺地的银霜。尸体旁边滚着一盏被砸碎了的玻璃信号灯。

“是刚才的日本兵?”

“不对，是蓝衣社，想必还在这附近。”

杨缓缓地站起来，进了林子。高个子和户田跟在后面。树林里霜柱林立，每走一步都嚓嚓作响。走到树林边上，见到了道路。原来，这片树林是被道路环抱着的，这条路还是刚才那条路。有一辆汽车停在路上，3个人站在旁边吸着烟。

“就是它，把车围住!”杨说。

高个子应声弯下身子，向车子左侧的田地里跑去。田地里有一个个麦秆垛。他跑到垛后，掏出火柴，点起一把火。很快又跑到旁边的垛后面。

麦秆垛一个个熊熊燃烧起来。那3个人吓得大步流星地往还没燃烧的垛跟前跑。从车子的驾驶室里又跑出来一个人。

杨在等着他们跑出来。他一连扔出两颗手榴弹。在剧烈的爆炸声和火柱中，两个人血肉横飞，另两个人仰面朝天。

腰上别着枪的高个子从一个麦秆垛后钻出来，跑到马路跟前。倒地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播动了一下就断了气，另一个则举手缴械了。周围一片静寂，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只有烧坍的麦秆垛冒着白烟。

“这下可跑不了啦!”杨这才露出雪白的牙齿笑了。

回　归

13日上午7时4分——14日凌晨2时17分

一

姓杨的年轻人开着从蓝衣社那里缴获的汽车，把户田送到北京城边。

“那里有个日军检查站。请您自己走吧。”

一个铁丝网围着的检查站立在前方拐弯处。

户田向他俩衷心致谢，并问：“杨先生，在京奉线列车上，给我留下‘小心蓝’字条的是您吧？”

杨笑着伸出手，而不作答。户田回握了杨的手。高个子听到户田感谢的话语，也不说一句话。大概是因为户田是日本人吧。他们是奉上级的指示才护送户田的。此时此刻，高个子的心里有多大矛盾，别人是不知道的。而户田感谢这两个人，只是因为他们按照国志宏的指示保护了自己。

…………。

天气从昨天夜里又变坏了，铅色的天空低垂，恰似日美交战那天的天气。

“从那天起，已经过了5天了。但仍未找到‘北京人’的下落。这几天追来追去，都不过是赝品。我一定是忽视了什么。”户田又想起了阮爱国临别时的话：游着水的鸭子看不见

鸭蹼。"我是不是只看见了鸭子呢？鸭蹼到底在哪里呢？"户田拖着冻伤的脚，反复咀嚼着越南这句古语。

要把做过的事情重新思考一遍是很困难的。户田重新回忆了他8日下午被那须野中将叫去以后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卡住了。户田一举归纳了自己所采取的行动。

"先是从调查丸井阳太郎被杀案件开始的。但在尚未找出这一案件与'北京人'失踪的联系时，就把这个杀人案置诸脑后了。"

户田忆起了上杉下士的面孔。

"是不是我的调查不对呢？从丸井现在的生活情况看，他的死不应与'北京人'失踪案有关。不，等一等！也许我忽视了什么东西。丸井说他弄到了价值百万的文物。这难道不是'北京人'吗？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加以证实。光凭想象进行推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看到的只是丸井现在的情况，而没有看到他的过去，正如看到鸭子而没有看到鸭蹼一样。

"问题就在于他的过去。丸井的过去一定有名堂，跟'北京人'有什么联系……而我忽视了这一点。"

"今天的现象是过去的累积"，阮爱国的这句话在户田耳边回响。

"为了找出一条路来，不妨从了解丸井的过去入手，重新调查丸井一案。我先要去见见上杉下士。"户田看了看手表，时值上午7点8分。

户田到宪兵队司令部时，上杉已经起床了。他弓着矮胖的身子，领户田进了食堂。

食堂空空如也，只是正中有一个不倒翁形状的火炉烧得正红。下士往自己提来的小茶壶里拈了一撮茶叶，然后提起坐在炉子上的水壶，干净俐落地沏了一壶茶。

户田从碗架上取来两个碗。下士默默地往碗里斟上茶。

“咱们说到做到，今天请你喝好茶。这是静冈县的‘玉露’茶。”

户田好久未闻到这种香味了。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喝个茶。因过去在警视厅里，人家说喝茶的警察都能干长远，我也就养成了这个习惯。”下士啜着茶叶，象似在嚼着多么宝贵的东西。

“你看，茶叶棍儿立起来了！”户田瞅着碗里，说道。

“是吗？”下士随声把视线转向了户田的水碗。

“你今天一定有好事。”严肃的面孔露出了笑纹。

然后，两个人就默默地喝起茶来。空荡荡的食堂里，两个男人一大早就坐在那儿喝茶，构成了一幅奇妙的画面。

还是下士先开口了：“关于被杀掉的丸井，我听到一点趣闻。直到6年以前，他在奉天的特务机关里混饭吃。所以，我通过奉天的宪兵队，了解到一些丸井当时的活动情况。有些是新情况。丸井在奉天时，是在松村惠大佐的手下干事的。”

“是松村机关的人？”户田不禁开口问道。

“是的，是松村机关。我说得不对么？”

“不，请继续说下去。”

“丸井的任务是搜集水银。关东军对抗日力量的活动很感棘手。那些人对地理情况非常熟悉，穿着便衣活动，随时都可以变为老百姓。出兵讨伐，经常是劳而无功。有时候觉得把他们的老巢端了，但实际上这帮家伙仍然活得好好

的。于是，司令部想出了断兵粮的办法。他们使用的弹药，大部分都是土造的。于是，决定切断弹药的原料。为此，开始搜集水银。丸井的任务就是这个。你知道，作为起爆剂装进雷管的雷酸水银即雷汞，是有水银成分的。它的做法是……"

下士从外衣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翻到一页上，"啊，在这儿。用硝酸溶解水银，加上酒精，反应后的化合物就是雷汞。稍有摩擦或撞击，它就会爆炸。"

下士接着说道："丸井为搜集水银，从东北到山东转了一圈儿。他的办法是用鸦片去换水银，即在天津、青岛采购鸦片，拿到东北边境等水银产地去换水银。

"丸井这段期间好象干得不错，但据说他也利用这一机会揩油，赚了不少钱。他在北京开店的钱好象就是从这儿来的。起初他在北京也是贩卖鸦片和麻醉品的。所以，他的死可能与鸦片生意有关。"

"当时跟丸井一起干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在奉天，有一个人叫村冈顺平。他已经不是特务了，这是因为他失去一条腿退职了。听说他曾跟丸井合伙干过。"

户田就暗杀科恩案，说明了蓝衣社是凶手的可能性。下士边听边记。听完之后，他连连点头。

"今后你打算怎么办？"

"先调查一下丸井的过去，去奉天找村冈。"

"去奉天有军队的联络飞机，我负责给你联系。起飞时间是8时半，咱们马上去机场吧。"

奉天是满洲的门户，兴建于8世纪渤海族勃兴时期。后

由清太祖努尔哈赤正式建为清①的国都，被称为盛京。这里是清进北京之前的大本营。

日俄战争期间，双方曾为争夺此地展开了一场恶战。其后，这里便成了日本经营满洲的据点。奉天作为满洲工业地区的中心，飞速发展起来。

市中心有清太祖修建、乾隆帝扩建的故宫。清朝时期的旧城，以这个故宫为中心，形成了东部市区，西半部则成了满铁②的地盘。

俯瞰市区，流过城南的浑河雪冻冰封，宛若一条银龙。路旁的林荫树，披霜挂雪，蔚为奇观。遗憾的是，户田没有时间欣赏这北国风光。

奉天是户田初次涉足之地。可能因住惯了北京的缘故，他觉得这里的日本人都晒得黑了，看到他们，自己似乎回到了国内。

但这里的天气比北京冷得多。人们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的，这给户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户田按照上杉下士给的地址找到村冈的寓所，可村冈已经不在那里住了。他住的这个地方原来是一家日本人开的小旅馆。户田抓住了一个满族跑堂儿的便问村冈的下落。回答是："这里几乎都是常住的客人。村冈的房间已经让别人搬进去了。村冈3个月之前就不回来了。"

户田要求见旅馆老板。

老板说："不知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也正着急呢。

---

① 1616年女真贵族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即皇位，改国号为清，1644年，世祖入关，定都北京。——译者

② 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帝国主义对旧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译者

他欠了3个月的房租，留在这里的只是件破烂儿……”

“他还有行李在这儿？”

“只是一个破箱子。”

“让我看看好吗？”

“您肯付房租吗？您付房租，我就把这只箱子给您。”

“可以，我来付。”

户田借了旅馆的一间空屋子，把村冈的箱子提进来。打开一看，装的是脏衬衣、一套西装，还有一个笔记本。

户田摸了摸西装口袋，找出来一盒火柴。火柴盒上印的是“御今朝”饭馆字样，这是奉天市一家小饭馆的名字。户田翻看笔记本。记的象是断断续续的日记。大概是有什么大事时才记下来。户田仔细查看，最早记的是两年前的时间、来访者的名字、数字与数字的组合和只有村冈自己明白的大写字母。有许多地方认不清是什么意思。

户田一页页地翻阅着，翻到三分之二时，他的手突然停下了。

13/6　丸21PM　御今朝

记的已是今年的事了。那么，这是不是“今年6月13日晚9时在‘御今朝’饭馆会见了丸井阳太郎”的意思呢？

户田满怀希望地翻看了剩下的部分，但却没有发现任何有参考价值的东西。他把笔记本和火柴盒揣到口袋里。然后，给满族跑堂儿的一点小费，叫他把这个箱子寄到户田在北京的住所。

在“御今朝”饭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女老板对户田说：“村冈，是那个瘸子吗？他最近不来了呀。听说已经成了大烟鬼了。报应，有人说这是他过去贩鸦片赚钱的报应。后

来掉了一条腿，就被军队抛弃了呀。现在大概已穷极潦倒了吧。虽说他起初昧下鸦片发了财，但由于账目不清，最后完蛋了。”

房间里有暖气，温暖如春。窗玻璃内侧挂了水珠，象毛玻璃一样。户田用手拭去水珠，看到一座叫东塔的高塔耸立着。

饭桌上已经有8个空酒瓶。户田夹起他很喜欢的金枪鱼生鱼片，饱蘸了酱油，往嘴里送。

“今年6月13日，村冈在这里见了北京的丸井，还记得吗？就是这个人。”户田掏出丸井的照片给女老板看。

“这个人啊，记得。他很会开玩笑。”

“你一直在座吗？”

“不，我只出来问候了一下，后来就由美代陪着他们。”

“能不能把她叫来？”

美代还清楚地记得她陪过这席酒。她说：“端上菜之后，我刚斟过一次酒，他们就叫我离开了。”

“你记得他们讲了些什么吗？”

“都是些过去的事儿。鸦片如何如何，水银如何如何……”美代想起什么似地突然停住了。

“怎么了？”

“我起身出去拿酒时，他们讲了青岛的事情。照片上的这个人说知道了青岛那个女人的下落云云。我一进屋，他们马上就不说了。”

“说‘知道了青岛那个女人的下落’了？”户田双手抱起胳膊。他想，无论如何也要找到村冈。

户田问女老板：“村冈现在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人知道？”

“村冈过去有个情妇，她叫君香。我把她叫来吧，但我可

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村冈的下落啊！”

君香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皮肤白皙的艺妓。她照例施了个礼走进来。

“这可是个贵客呀，君香，看你的了。”女老板说完就下去了。

君香敬了户田一杯。

“谢谢。有个谜你猜不猜？中了有奖，10元！谜语写在这张纸上。”户田把一张折叠的纸交给了君香。

“啊呀，太好了！我一定使劲猜……”

可她打开折纸之后，脸色马上沉了下来。

“怎么，他又出了什么事了吗？”

“村冈先生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因来到奉天，所以我就想见见他。”

“他已经不中用了，成了废人喽。”

“你知道他的住处吧。”

“不知道呀，我凭什么知道，去问莉莉好了。”

“莉莉？”

“就是现在养活着那个白吃饭的混蛋满洲女人。”

“她在哪儿？”

户田把10元钱递到君香手上，就急匆匆地下了楼。

户田在一座阴暗的大烟窟里找到了村冈。这是浑河边上一座仓库的地下室。

村冈抽了户田出钱买的大烟，依偎着枕头，如腾云驾雾一般。

这是一个小单间。床的一头架高。床上有一个座垫和一个大枕头，顶棚上吊着一个5瓦小灯泡。村冈身旁放着一个

搪瓷盆，盆上放着一盏烟灯。灯呈酒精灯形，里面装的是香油。村冈以惯常的姿势，用烟子针扎了一粒鸦片，小心地放到烟灯上烤。他静静地用手指头揉揉，再凑近灯火边烤，以等它变软。暗褐色的、象一颗扁平糖块似的鸦片粒，烤了几遍之后，便变成了有适当粘度的烟膏。村冈取出长长的大烟枪，把烟膏抹到烟袋锅上。村冈斜偎到床上，口含烟管，把烟袋锅凑近烟灯，只听刺啦刺啦的声音作响，接着便冒出一股颜色复杂的烟来。村冈如饥似渴地吸起来。一吸完，又做烟膏，……当他吸了几粒之后，精神恍惚了。大烟味道弥漫了整个房间。

户田也吸过二、三次大烟。虽未象村冈那样陶醉过，但也过了戏游天外之瘾，就象橄榄球打头，引起脑震荡的滋味。

户田就读于外语学校时，在一次橄榄球赛中被球打成脑震荡，当时他确有行走于云端之感。

其实，大烟鬼的恍惚感比脑震荡厉害得多。因此，它的后遗症也很可怕。

如君香所说，村冈真的变成了一个废物。想要这样的废人开口，只有让他过烟瘾。

"村冈先生，你知道丸井阳太郎吗？"

村冈懒洋洋地睁开了眼。"丸井？啊，丸井阳太郎么？这家伙怎么啦？"

"你们一起在松村大佐手下活动时，他的表现如何？"

"他干得很出色。虽然贪恋酒色……"

"今年6月，你在奉天见丸井了吧？为了什么事？"

"丸井突然来到奉天。我和他一起合作为军队收集水银。我们曾去过青岛。丸井曾在那里当过兵。丸井找了过去

的情妇……"说着，他又迷糊过去了。

户田打了村冈一个嘴巴子，连呼他的名字。

村冈的眼睛又微微睁开了，象似与睡神斗了一场，终于取得了胜利。

"找到那个情妇了吗？"

"说是在北京。说她很恨他，但她是个摇钱树……"说着，村冈又要迷糊过去。

户田使劲摇晃村冈的肩膀。村冈死命地驱走了睡意，可是两眼发直，嘴角流出了涎水。

"伊藤，去问伊藤吧？……"他的发音已经不清了。再怎么问他，他都不说话了，衣服上沾满了一大摊涎水。

户田推开门走了。他已经憋得受不住了，早就想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了。

户田又回到"御今朝"饭馆，在楼上与女老板对饮起来。

"村冈怎么样了？"

"相当严重。"

"鸦片真可怕！今天晚上住在这儿吧。"

"如果可能，我就住……"

"太好了，一天光顾两次。"

"有一件事，老板。你知道村冈的朋友中有个叫伊藤的人吗？"

女老板歪着脑袋思量着，说："没听说过这个人，长的什么样儿？"

"只知道名字。"

"真糟糕。我去把君香叫来问问吧。"

君香也不知道。

村冈说的确实是"伊藤"。不，户田是这样听的。但日本人姓"伊藤"的很多，在奉天的日本人中恐怕就有几百个"伊藤"。

"老板，村冈是什么地方人？"

"茨城县人，不是县城里的，而是农村人。"

"是龙崎，老板。"君香补充说。

"那么，他的口音很重喽。"

"他的口音可厉害啦，起初我还以为他是东北人呢。"

户田忆起了秋田县出身的书记生田村。听同学说，田村打电话时，"伊藤"和"江藤"从来说不清楚，他一打电话，别人常常找错人。所以，后来田村来电话时，接电话的人不问找谁，而先问他要找的人有什么特征，以免找错。

"那么，你知道江藤这个人吗？"

"你要找江藤，我可知道。"

"什么样的人？"

"跟村冈一起工作过，现在是满铁的科长。"

"那么去哪儿能见到他？"

"现在就在我们这里，君香正在陪着他。"

"想见见，一定要见见，能给介绍一下吗，老板？"

"你问的是丸井阳太郎吗？我不太知道。倒是的确在一个组织里呆过……。村冈跟丸井结伴活动过。对了，我也跟他一起去过青岛一次，大概是在1933年或1934年吧。"

"当时的任务是什么？"

"是去采购鸦片。在云南、广西种植的罂粟，几经周转变成鸦片，运到上海、天津和青岛。到那里低价收罗一批后运到满洲。这个运输是最麻烦的事情。"

“当时在青岛是否发生过异常情况？”

“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丸井对青岛的地理情况很熟悉，事情办得挺轻松。别的也没有什么情况。”

“丸井对青岛很熟悉吗？”

“是的。他在那儿当过兵，好象留下了不少想头。”

“有无见过什么熟人？”

“对了，逛市场时，有个女人喊他‘医生’，我问他当过医生吗，他苦笑了一下。”

“他说了‘当过医生’的话了吗？”

“具体的什么也没说。对了，他说那是过去的外号。”

“说了‘医生’是过去的外号吗？”

“是的，我想起来了，他是那么说的。丸井当的是卫生兵，也许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有人知道丸井当兵时的情况吗？”

“有啊，在北京。这是个到处窜的危险人物，不知道能否找到他。”

接着，江藤若无其事地道出了此人的名字：“佐佐木月心，松村机关的佐佐木月心。”

户田吓了一跳。

江藤说：“丸井进入松村机关以后，常去找月心商量事情。我想，丸井是会把他在青岛期间的情况告诉月心的。”

二

户田总算赶上了军队的末班联络飞机。他回到北京时，已将近夜里10点钟了。

户田给那须野中将的家里打了个电话。中将正好在家。

户田说了句“马上前去府上”，就挂上了电话。户田接着把团部的高松大尉叫了出来。大尉虽显得很疲倦，但见了户田便说“要跟你谈谈你求的那件事”。于是，两人约好夜里11点在东门外的茶楼碰头。

那须野已换上了和服在休息。户田拜托他调查一件事情。那须野答应试试看。这是一件别人难以办到的事情。然后，户田询问了一下解剖科恩尸体的结果，证明上杉验尸的结论是正确的。并且把估计死亡时间缩小在前一天晚上11时半到次日0时半之间。接着，户田要求借用一下扔在丸井尸体旁边的“北京人”头盖骨。那须野从里屋拿出一个桐木箱子，交给了户田。

户田借了那须野中将的小汽车和司机。车子开到了孙光道的店前。店门当然紧闭着。户田让司机帮着敲门。不一会儿，里面亮了灯。孙光道睡眼惺忪地走出来。户田道歉深夜打扰，然后打开桐木箱子，取出了头盖骨。孙两手捧着它，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番。然后，又拿出尺子，横过来竖过去地量了一气。

孙光道以行家的自信口吻说：“这跟昨天大人带来的一样，都是布莱克博士定做的那批头盖骨中的。”

户田致谢后告辞了。

户田赶去会见高松大尉。他的奉天之行收获很大。

不知什么原因，丸井很恨他在青岛时的情妇。但这次他却去找寻她的下落。而且发现了其在北京的情妇。这个情妇是他的“摇钱树”。丸井买的价值百万的出土文物是否与这个情妇有关系呢？而扔在丸井尸体旁边的那个布莱克博士托人仿制的“北京人”头盖骨难道就是这个出土文物吗？孙光道也

说外行根本分不清真假。还有一点，就是需要弄清楚丸井在青岛时期为什么被人起了个“医生”的外号。

户田张开思考的翅膀，想到了几种可能性，但尚无确证。

户田在约会地点等了10来分钟。一杯热咖啡下肚，他觉得疲劳消除了许多。

姗姗来迟的高松大尉，一入座便滔滔不绝地说：“你求我办的那件事，我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调查，但都没有什么线索。先说说弄清楚了的事情吧。谁也说不准希舒勃格是什么时候到中国来的。她是1929年底到协和医大的。布莱克博士把她聘为秘书，但并不知是什么关系才聘她的。她对自己的过去几乎守口如瓶。她只埋头于工作，跟大学里的同事们几乎没有来往。谁也不知道她来北京前的情况。只是她的一个同事听她漏过一句，说她曾在山东呆过。另外，关于希舒勃格是否被控制在松村机关手里一事，也不清楚。日美开始交战时，松村机关象是抓了一个白种女人，但弄不准她是不是希舒勃格。非常抱歉，我所了解的只有这些。”

“明白了，这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

“今后你打算怎么办？”

“去见佐佐木月心。”

“……”大尉的脸部神经痉挛了。

户田借用茶楼的电话与佐佐木月心联系。他拨号时，手直发抖。

户田报了自己的姓名，说要见月心。对方问了户田的电话号码后，让户田挂上电话等着。

过了30分零10秒，电话铃响了。户田拿起听话筒，手又颤抖起来。

“我是佐佐木，什么事？”

“想见您，我可以马上到你指定的地点去。”

“什么事？”

“关于科恩尸体跟前的‘北京人’赝品的情报。”

“要什么代价？”

“想知道丸井阳太郎在青岛期间的情况。”

佐佐木月心沉默片刻之后，问道：“听谁说我知道丸井的情况？”

“奉天的江藤。过去在松村机关里呆过。”

“好吧，一刻钟后到松村公馆来吧。提醒你，要一个人来。如果找麻烦，当场就毙了你。”月心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户田的手心里攥了一把冷汗。

位于后门的松村公馆是一个深宅大院。它本来是国民政府某达官显贵的住宅，光房基地就有1,200平方米，而被高高的围墙围住的庭院在4,000平方米以上。正门和后门各有3个强悍的、全副武装的大汉把守着。墙头上拉着电网，院子里放养着5只凶猛的德国军犬。

户田在离正门50米处受到持枪大汉的盘问，不得不走下车。户田让司机把车开回去了。他跛着左腿，跟在大汉的后面。大汉穿着一身黑衣服，皮鞋底上打着胶皮掌，走起路来没有声音。

月心的身子深陷在沙发里。因有灯影，看不清他的表情。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房间，窗上挂着厚实的窗帘，台灯的光对着户田照着。

“有什么事，快说。”月心不开心地说，他并不指望户田奉承自己。户田把他知道的关于布莱克博士定制“北京人”

复制品的情况说了一遍，但并未涉及滚落在丸井尸体旁边的头盖骨、孙光道及其师弟的事。他说，刘瑞生 7 年前曾按照布莱克博士的定货，做了一批“北京人”化石，但他和他的妻子都被蓝衣社绑架走了，大概已经被杀害了。

户田想：我如果稍微早些采取行动，刘瑞生也许就得救了，所以，绝对不能给孙光道等人惹麻烦。

户田庆幸刘瑞生店里的看家徒弟已经搬到他的大师兄孙光道那里去了。因为他想，月心为了调查内情，一定会派人去刘瑞生的店里找人。

月心叉着双脚坐在沙发上听完了户田的话。户田弄不清他在想什么。

“你想了解丸井阳太郎的什么情况？他来奉天之后，我才认识他。他在青岛时的情况，我不大知道……”

“听说他在青岛时，有个外号叫‘医生’，不知是什么原因。”

“原因很简单，丸井当时是个卫生兵。在部队里都叫他‘二百二’。这家伙很会投机取巧，把部队的药品和绷带拿出去，不值班的时候，就私设医院，治头痛感冒之类，听说生意很兴隆。”

“请他看病的都是些什么人？”

“多是苦力和妓女。没有钱来看病的，他就向他们要情报。他当了关东军的特务之后，还在利用当时的路子搞情报。”

“他开过妇科吗？”

月心情不自禁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台灯光照着他那线条清晰的脸。他问：“你怎么知道的？”

“他妈妈曾在滨名湖一带的农村当过助产士……”

"但，那是给人堕胎的。"

户田吃了一惊。他想，难道丸井是搞堕胎的吗？难道他利用了从他妈妈那里学来的技术，来搞这种肮脏的地下买卖吗？来找他的都是些怀了孕的妓女、因家贫生不起孩子的母亲，还有因种种原因不能把孩子生下来的女人……难道丸井就是靠吸这些女人的血赚钱的吗？

"这些女人中有无外国人？"

"也许有。你在想什么？"月心逼问道。

户田这时也跟着站了起来。

"这跟丸井凶杀案和'北京人'失踪案有联系吗？"月心揪住户田的前襟，把户田弄得很难受。

"请把手放开！"

月心的手稍微松开了一点。

"扔在尸体旁边的头盖骨，也是布莱克博士定做的那批仿制品之一。这已由刘瑞生鉴定过了。"

户田感到月心这个人很难对付。他不得不讲点真话。月心站在他面前眼睛一瞪，他就更撒不了谎了。但是，他仍拚命地讲些半真半假的情况。

"……"月心沉默着。此时此刻，他对一个门外汉知道的情况超过了自己而感到气愤，更多的则是为自己不掌握情况而感到羞耻。

户田已经渗出了一身冷汗。

"希舒勃格有什么交待么？"

月心又气急败坏地揪住了户田的前襟。说道："你怎么知道？"

"你问这问那，就是不问她在何处。所以我想，你一定是把她控制在手里了。"

月心悄悄地放下手。他颐使户田滚出去。

户田走出松村公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饱含夜露的一口气是多么香甜啊！

如释重负的户田哪里注意到，等候在松村公馆外面的一辆黑色轿车开始跟踪他了。

三

“您是户田先生吧？”当户田从后门走到西直门大街时，一辆黑色轿车从黑暗中开出来，挡住了户田的去路。从车里问话的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人。

“我叫燕云，有事想跟您谈谈。不会耽误您的时间。”

身穿制服、头戴帽子的司机毕恭毕敬地打开了车门。

车子里坐的是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在灰暗的车内灯光下，显出美丽的容颜，似牡丹如玫瑰一般。她穿着红色旗袍，下摆开得很大，露出线条很美的白腿。

户田马上想起了在京奉线列车上见到的那位小腿白白的女人。他问道：“有什么事？”

“您不想知道协和医大的希舒勃格的行踪吗？”

“您知道吗？她在哪里？”户田抑制住自己的感情问道。

“所以我才让您上车的，来吧……”女人含笑说道。

户田毫不犹豫地坐到了燕云的身旁。一股浓烈的香水味道，使户田感到有点头晕。

“吸烟吧。”女人打开银制的烟盒，请户田吸烟。

“我不吸烟。”

女人艳笑风生。

户田暗自在想：这个女人不简单，可要防她一手……。

"您大概认为我是个没羞没臊的女人吧。"女人象看透了户田的心思似地说道。

她用英国丹希尔烟具公司的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烟。一举一止，优雅极致。

"希舒勃格小姐被抓进了松村机关。"

"…… ……"

"您好象并不怎么吃惊，是吗?"她的双脚交叉着，露出白皙透红的大腿，户田简直不知道自己的眼睛该往哪里瞅。

"您是哪一位?"

"我是一个倒腾情报的自由自在的女人，有事相求。"

"我只不过是个日军翻译，可没有您中意的情报哟。"

"您对'北京人'的追踪情况很出色嘛，胜过了那些专家们。我希望得到希舒勃格藏起来的东西。当然，我会付钱的，还要给丰厚的酬金。"

"我跟松村机关毫无关系。说希舒勃格藏什么了?"

"您不会不知道。就是科恩千方百计地要搞而没搞到手的东西嘛。"

"…… ……"

"您装傻也白搭。而且听说您跟月心是朋友?"

"笑话奇谈！我遭到了月心的鞭打和拷问。"

"月心很佩服您说话的分寸和受到袭击时的沉着劲儿。而且您这么晚去访问月心，不会没有事的。"

"你是蓝衣社的'十三妹'吧。"

"您的嗅觉真够灵的，月心之流也要甘拜下风了，我也服了。"

"杀掉科恩的是你吧。那个'北京人'的化石骨……"

"那是赝品呀，科恩骗了我！所以，得到了理所当然的

报应，活该！我说话推心置腹，所以，望您也说真话。您如果说假话或背叛了我们，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自称“燕云”的“十三妹”斩钉截铁地说。

户田心里直犯嘀咕，“十三妹”说的中国话稍带地方口音。户田只觉得在什么地方听过，但不知这是什么地方的口音。

他拼命地搜寻着记忆，但却没有结果。户田跟她说话时，如骨鲠在喉，一直琢磨着这是哪里的口音。

“魏登里奇一回国，科恩就跟我们的组织接触上了，说日本和美国都在觊觎中国的国宝‘北京人’，而他本人是能为中国保护这一国宝的人，提出的要求是给他5万美金。我们决定利用他。但结果并没有成功。反正他把美国方面的计划全都说出来了。他说魏登里奇和希舒勃格耍了什么花招，他表示一定要让希舒勃格吐出真情。他让石膏像工匠仿制了42具‘北京人’化石骨。12月1日，听说日美交战提前，就把这些仿制品装箱，通过海军陆战队，运到了秦皇岛。这一段情况您是很清楚的吧。”

“十三妹”又点了一支烟。车子围着紫禁城转着。

她接着说道：“12月8日，日军闯进协和医大，才知道‘北京人’失踪了。裴文中怀疑是科恩干的。科恩感到人身安全没有保证，便立即投奔了我们的组织。他说，他是出于万般无奈才通过海军陆战队运走了一部分‘北京人’的化石骨，而剩下的部分，则作为他的行李寄存在北京站小件行李寄存处了。他建议我们尽速把运到秦皇岛的行李控制起来。”

“何时知道那是赝品的？”

“这是托您的福呀。您的能耐真了不起！”

“蓝衣社的人在秦皇岛把我打倒在地，从我的笔记本里

抢走了那份写给美使馆文化官员的收据。你们根据收据的线索，马上追到刘瑞生的家里，把刘瑞生和他的妻子绑走，并进行审讯，弄清了科恩以美国使馆文化官员名义定做42具'北京人'仿制品的情况，然后，又摆出这些证据来审问科恩。我说的对吧。"

"对呀，正是这样，您的推断太了不起了，这教我更服您了。"燕云拉过手提包，取出了手帕。浓烈的香水味儿又一次扑向户田。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使户田感到不大舒服。

"你们把刘瑞生和他的妻子怎么样了？"

"为了国家，处决了呀。"

"你们说的'为了国家'，是为蒋介石吧。杀害无辜的同胞，良心过得去吗？"

"我不想在这里跟您辩论，请让我把话讲完。

"我们再次拷问了科恩。他终于开口了，说寄存在北京站的'北京人'也是让刘瑞生做的赝品，而把真品藏到他的情妇家的地下室里了。

"他说，11月份接到撤退美国所有资产的命令之后，就抽空把真品一件件转移到他的情妇家里去了。"

户田问道："保险库的钥匙怎么样了？那是特制的，想必由希舒勃格很好地保管着的吧。"

"科恩把她骗了呀。从4月份起，科恩就在她身上花工夫，甚至用男色向这个40岁的独身女人发起进攻。结果，她把什么都给了他，只有一件东西除外。"

"那就是你正在寻找的东西，对吧？"

"您的回答妙极了，您总算明白了。但我要告诉您，从科恩的情妇家里取出来的'北京人'也是假的呀，这已经由权

威人士鉴定过了，没有错。”

户田想："这个'权威人士'就是裴文中吧。"他说："所以你们就一个劲儿地拷问他，往他的手指甲里钉竹签子，并用火烤，施以阿拉伯式刑罚，最后把他整死了，对吧。他交代了什么？”

“他什么也没交代。好象真的不知道什么了。只露了一句，说希舒勃格保存着魏登里奇的笔记本。他向她要过多次，但她却没有给他看。魏登里奇本让她把它烧掉，但她却因某种原因偷偷地把它保存下来了。到今天，它成了解开'北京人'之谜的关键，所以，我才求您，您肯答应吗？”

“你们是为了泄愤，才把那些假化石骨扔到壕沟里，然后把科恩的尸体扔到上面的吧。”

“您真聪明。我就说到这儿。您大概不会认为您一拒绝就了事的吧。”

“即使我现在接受了，可事情一完，我还不是被干掉？”

“您真会开玩笑。虽然您有理由怀疑，但请您相信我。”

黑色轿车开到了拉户田上车的西直门大街的街角。“十三妹”令司机停车，车子便滑行似地停住了。

“待提出条件之后，会把要办的事情告诉您的。请您回头好好想想吧，还可以给您一点时间，但仅此一次。这样，我就还清了对您的欠债。”

“对我的'欠债'？”

“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关系。那么，再见吧……”燕云嫣然一笑，关上了车门。黑色轿车又缓缓始动了，一会儿，车子的尾灯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户田的双颊发烧，种种疑惑一齐涌上心头：

“希舒勃格的秘密笔记本，这意味着什么呢？希舒勃格

已经控制在月心手里，可为什么从她嘴里掏不出来呢？按说让一个女人开口，对月心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还有，这个'十三妹'的口音，曾在哪里听到过。她最后说的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与蓝衣社迄今没有过瓜葛，也是第一次见她。她认错人了吧。"

户田的思绪象一团乱麻，他彷徨着，要去找一个睡觉的地方。

40分钟之后，户田躺到阜城门外一家简易旅馆的床上了。这儿的床也跟东门外那家旅馆的床一样，又硬又脏。

"十三妹"的蛇蝎般的言谈举止还在困扰着他。他想起了春秋时代那个"倾城美女"夏姬。她六十岁之后仍妖冶媚人，魔性无比，使见到她的男人沉沦毁灭。"十三妹"是不是这样的女人呢？

户田排遣了胡乱的念头，决定正视现实。那末，蓝衣社为什么要对户田采取"接近攻势"呢？希舒勃格控制在月心的手里一事是不容怀疑了，但她掌握着什么情况呢？既然月心探出了她的秘密，松村机关是会采取新的行动的。但现在还没有这个迹象。户田见月心时，为什么提出希舒勃格的事情之后，月心竟气急败坏？月心的企图和"十三妹"的企图是不是一样呢？

户田想着想着，不觉出了一身汗。炕烧得太厉害了，干热烤人。户田索性脱掉衬衣，剩下一个兜裆布，一骨碌躺到床上。

户田对丸井过去的情况的了解，有了很大进展。他很聪明能干，有眼光，12年的军队生活好象更增长了他的生活智慧。

他想：要按照阮爱国的忠告，先把丸井的历史彻底查清楚，应该说会查出点名堂来。这家伙的过去一定有很多见不得人的地方。而且，里面一定藏着什么与“北京人”有关的秘密。

“对了，明天，不，已经是今天了，睡醒之后要去青岛，那里会有什么有价值的情况。”户田仰望着污垢斑斑的天花板，计划着今后的行动。

青岛是户田未曾去过的地方。他从“青岛”二字联想到“青岛啤酒”。这是中国的名牌啤酒，特点是泡沫多。看上去酒面上象浮了一层雪白的黄油。含有光泽的、透明的、琥珀色的液体，有一股清香味儿，还有点苦味儿。

这并不奇怪。因青岛啤酒是用德国技术生产出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青岛是德国的租界地。德国在街上建设了啤酒工厂。德国战败后，这座工厂被中国接管，制造啤酒的技术就在青岛扎下了根。

户田疲倦了。他只在往返的飞机里打过盹儿。他跟月心的应酬，使他伤了不少神。他的喉咙干得象冒烟似的。

户田想起一口喝掉一大壶啤酒的那种痛快劲儿，喉咙不禁又发痒了。他走下楼梯，向夜班服务员买啤酒。塞给服务员一点小费之后，服务员就从后面的仓库里提出两瓶啤酒来。一看，原来也是青岛啤酒。

放在“天然冰箱”里的啤酒很凉。他打开盖子，满满地斟了一杯。琥珀色的液体在白色泡沫下升高。户田想，若有点酒菜，可就太美了。

他想到腊肠、泡菜……，忽然象触电似的跳了起来。

原来他想到解剖丸井尸体的结果：“丸井吃的是德国菜，胃里的食物除啤酒外，一定还有土豆、洋白菜、腊肠之类。”

他问自己："前两天我为什么要特地转遍北京城的德国餐馆呢？12月7日夜里11点钟，丸井跟一个金发女郎在天坛附近的德国餐馆'柏林'吃饭。我怎么忘了呢，我真糊涂！

"那个金发女郎是谁呢？跟谁吃饭的呢？

"喜欢吃德国菜的当然是德国人。没错儿，是德国人。那个金发女郎一定是德国人！"

户田断定她就是希舒勃格，她是德国血统的美国人。没错，就是她7日晚上和丸井在"柏林餐馆"吃了土豆、洋白菜、腊肠等德国菜。

高松大尉不是说过希舒勃格在协和医大工作之前在山东吗？

青岛是濒临山东半岛的胶州湾的一个港口城市，又有"德国城市"之称。希舒勃格就在青岛，而且在那里认识了丸井。

地下医生；怀孕——堕胎。这之间好象有些关系。

希舒勃格珠胎暗结，当然又不能把孩子生下来。于是，她去找丸井堕胎。这样，丸井掌握了她的隐私。不久之后，她到北京的协和医大工作，在那里负责保管"北京人"化石骨。在这种情况下，欲接近"北京人"的丸井就……。

——户田边喝着啤酒边这样设想。虽说没有任何证据，但户田几乎确信不疑。

"总算把丸井之死与'北京人'联系起来了……如果去青岛，一定会找到什么证据。去青岛之前，须把希舒勃格的照片拿给'柏林餐馆'的女招待江小红看一看，以便证实那天与丸井一块去吃饭的就是她。"

户田不想再耽搁时间了。他好不容易才看到了尽头，必须立即冲刺。

他下到一楼大厅，挂了电话。宪兵队的上杉下士正在值夜班。户田向他介绍了一下奉天之行的情况、与月心的对峙、与“十三妹”的接触以及喝青岛啤酒时得到的启示。

下士听说户田要去青岛，就让户田挂上电话等候。不一会儿，下士打来了电话，说：“正好有去济南的军用列车，让宪兵队的摩托车送你上车吧。到济南后，去找济南宪兵队，那里有个上等兵叫上田。他会给你准备去青岛的飞机票，我已经跟他联系过了。去青岛后，你可以去找海军警备司令部的酒井中尉，他会给你提供方便的。还有一个情况，昨天又彻底搜查了一次丸井的住宅。这家伙的里屋墙壁里，有一个隐蔽的保险柜，从中发现了大量麻醉药和鸦片。我想这个情况对你可能有用。”

“谢谢，上杉下士。”

“好好干吧，你调查的这条路子是对的，等着你的战果。”

户田挂上电话，急匆匆穿上撂在一边的衬衣。他决定从青岛回来之后再去找江小红。

户田在柜台付房费时，一辆跨斗摩托车已经停在大门口了。

邂逅

14日上午11时41分——15日下午1时12分

一

青岛是德国人建起来的城市。1898年成为德国租界地之前，这里只不过是濒临胶州湾的一个穷村落。后来德国把它建成一座现代港口城市。第一次大战期间，德国在这里建筑要塞，企图把它变成东方的据点，后被日本攻占。

为继承德国的权益，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一心想把青岛变成另一个南满。经过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等国际会议之后，日本虽然将青岛的行政权归还中国，但仍把青岛作为它在山东省的一个据点。许多日本人来到了青岛。但还是德国在那里的影响大，从街道、建筑的风貌也可清楚地看到德国的影响。港口被日本人变成了军港，街上穿海军服的日本兵比穿陆军服的日本兵更显眼。

在濒临胶州湾的丘陵地带，德国统治时期建起来的潇洒的建筑物鳞次栉比，红、绿、蓝等各色各样的房子显出欧洲建筑风格。港湾深深凹进去，靠近码头左侧，有一个海水浴场，日本人命名为“忠之海”。

丘陵的半腰上有一个大钟台，从那里可把港口风光尽收眼底。翠绿的松林从丘陵地带一直延伸到海岸。

由于受到上杉下士的多方关照，户田不到14日晌午，就来到了青岛的海军警备司令部。酒井中尉是个30岁上下的、快活的海军士官。他一见户田便说："听上杉说你已经彻底掌握了要害。还没吃午饭吧？海军的饭不一定难吃啊。"接着，就把户田领到司令部旁边的一家水交社的饭馆。

户田向酒井中尉说明来由——调查1930年退役的一个上等兵当时的情况之后，酒井平静地说道："我在陆军的人事股有个朋友，你可以去问问他。我已告诉他，你过午去找他。"

水交社的菜肴堪称海味山珍，应有尽有。冰镇青岛啤酒，尤其是用胶州湾的大对虾做的日本名肴"天麸罗"，……真是味美无比！

酒井在陆军人事股的朋友是个教人见了不开心的准尉。但酒井中尉却善交际，他有一种抓住人心、让人高兴的本领。

"11年前的事了，谁知有没有？"准尉说完便进了里屋。其间，有几个士兵进进出出，每个人都对酒井施以笑脸。在海军和陆军之间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户田第一次看到还有这么受欢迎的海军士官。

不一会儿，准尉抱着一个旧军籍簿和两本档案出来了。他的军装袖口蹭了一层灰。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准尉打开了军籍簿夹着纸条的那页说："根据这上面的记载，丸井上等兵在青岛驻防3年8个月，从1927年2月到1930年10月，是就地退役的。我发现了一封有趣的群众来信。"

准尉拿起上面那本档案，打开夹纸条的那页，说："是从卫生班的记录中发现的，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有两封

来信讲到丸井上等兵的事情，说的完全相反。军队并没有以这两封信为依据处分他和表扬他……”准尉向酒井中尉作了汇报后，打开了另一本档案，看他那神气，是完全无视户田的存在，而在极力保持自己的权威。

“户田先生，请您看一下。”酒井中尉对户田说。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在户田和准尉之间周旋一下。

“我看。”户田伸手取过第一本档案。

驻青岛日军司令官先生：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向一个待人亲切的日本士兵表示感谢。是他救了我们一家。丸井上等兵简直是个神仙。司令官先生，请您提升他。

我们住在青岛街尾一个叫杨村镇的小村子里。丈夫5年前去世了。我和大女儿丽珍、二女儿丽英、儿子伟雄4个人一起生活，每天靠抓鱼、卖菜度日。丽珍17岁，丽英13岁，伟雄10岁。丽珍在德国纱厂做工，挣了不少钱给我。她很孝顺，是个好姑娘。

夏季里的一天，我照例去市场卖鱼、卖菜，因肚子痛，坐在市场旁边的地上。出现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跟我一块来的丽英和伟雄给我捶背，端水给我喝，但小肚子却疼得越来越厉害。正在这个时候，丸井上等兵走了过来。他用中国话向丽英问了我的病情后，便从口袋里掏出药，让我吃了。日本药很灵，我在树荫下躺了一个钟头，就一点儿也不痛了。我起来感谢丸井，可丸井早已不在了。他就是这样救了我一命。

3个月之后，丽珍也被他救了。丽珍受工厂里一个德国人欺骗怀了孕。那个人一决定回国，就象扔废纸一样把丽珍

抛弃了。这时，肚子里的孩子已6个月了。丽珍很苦恼，不知是把这件事告诉我好，还是自己处理好。丽珍是个腼腆的姑娘，可能因想得太多，可怜她投进工厂附近的河里了。当时，丸井上等兵正骑着自行车经过那里。他跳到河里把丽珍救了上来。安慰她，劝她，用自行车把她驮回家。说偶然真是偶然，我们母女俩都被他救了。我见到丸井上等兵送丽珍回家时，才知道救我的也是他。丸井上等兵见了我也很吃惊。

丸井上等兵检查了丽珍的身体，说“这样下去母体有危险”。丸井上等兵还说“不用担心钱的事，我会负责到底的”，答应为丽珍动手术。第二天，在丸井上等兵认识的一个医生家里作了堕胎手术。后来，丽珍很快恢复了健康。从此，丸井上等兵常到我家来，很关心丽珍手术后的情况。

司令官先生，真感谢您。有好几次我要面谢丸井上等兵，他却不睬我。请司令官表扬他。因我不会写字，所以托村长写这封信表示感谢。我们将永远感谢这位亲切的日本士兵。

青岛市杨村镇　廖树梅

柯林　代笔

1929年10月29日

这封信后面附了两条处理意见：

向丸井阳太郎上等兵核对事实，本人否认。不问。处理毕。

卫生班长　松井一太郎上士

1929年11月5日

准尉说道："丸井上等兵救这母女俩的事也许是真的，但这种'美谈'当时和现在都不稀罕。想讨好日军的亲日派，往

往编造这类动听的故事，以图得到日军的青睐。这封信大概就属这一类。军队没有办法公开这个上等兵的名字，不管怎么说，他是为姑娘堕了胎的。如果向上级报告这个情况，他就得蹲禁闭。”

户田听了直点头。他默默地取过第2册档案。

驻青岛部队宪兵司令部

古川卓二宪兵中尉先生：

值此国事多难之秋，诸位越发致力于军务。对此，我们旅居中国的日本人深表谢忱。

小生在青岛市内开设妇产医院，近闻驻当地日军中有人竟做了皇军不应做的事情，特此报告，望按军纪迅速处理。

那是5月2日的事情。有一个妇女被抬到我的医院来抢救。患者被人作了刮宫手术，因手术和术后处理都很不好，出血过多，已处于危险状态。我虽尽最大力量进行了抢救，但因为时过晚，40分钟后，患者死去了。患者的名字叫伊丽莎白·怀特，22岁，在德意商馆贸易部供职。小生经问送她来的人，知道做手术的人自称日军医生，后经进一步调查，才了解到做手术的是驻青岛步兵部队卫生班上等兵丸井阳太郎。丸井上等兵不具备医师资格，是作为地下黑医生执刀为怀特小姐作手术的，由于技术不成熟、知识缺乏，导致该小姐死亡。

小生出于医生的义务感，控告这种卑鄙的家伙。

希望在充分查清事实之后，根据军纪作出公正的裁断。

草草。

青岛市新街西大街

中川洋一

1930年5月17日

这封信上的批语是：经向丸井阳太郎上等兵核查，无此事实。不问。处理毕。

驻青岛部队宪兵司令部

古川卓二宪兵中尉

1930年5月10日

“请允许我在你面前说句话，我认为宪兵队这个调查有些奇怪。卫生班接到表扬信后，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才处理完。而宪兵队接到控告信后3天就作了结论，真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轻率。酒井中尉，你说是吧。”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倒也是。古川宪兵中尉这个人现在何处？”

“好象战死了。在日中战争爆发后不久……”

二

中川妇产医院位于新街西大街中央。隔壁是一家名叫“滨乃屋”的日本餐馆。酒井中尉在店前停下车，就催着户田匆匆进了门。这家餐馆外观是西洋式的，里面的门却是日本式的，豪华得令户田眩目。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儿痛饮一场吧，这是我们的关系户。”中尉豪爽地笑着，伸了伸下巴向迎出门来的女招待示意。

“几点钟来都行，可一定要来。我在这儿睡下恭候。”女招待娇声娇气地对中尉说。艳福齐天的中尉到处都受到女人的欢迎。

中川医师年近半百，一副绅士派头。看到他这副模样，会使人想到11年前，他可能是个充满正义感的人。他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就忍不住慷慨激昂的感情：

“宪兵队未好好地调查就说‘无此事实’。我想不通。我向司令官陈述了我的意见，结果却石沉大海。你可别见怪，陆军内部出了什么丑事，总是遮遮掩掩，岂有此理！”

“丸井上等兵就是这个人吗？”户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这是他擅自从北京的总领事馆拿出来的。户田搜集的照片增加了许多。除历届新生代研究所所长的之外，还有法国考古学者谢尔丹以及科恩和希舒勃格的。另外，又加上了村冈的，这是他在奉天的一大收获。

“是，就是他。这个恬不知耻的家伙曾在台西镇的窑子里赚过脏钱。因觉得宪兵队不可靠，我曾直接质问过他，当时他也撒谎说那是为了‘救人’。”

“当时租房子给丸井的女人还在台西镇吗？”

“那个女人当时有二十七、八岁。过了40就干不了这一行了。”

“陪怀特到你这儿来的是谁？”

“是同在德意商馆供职的一个女人，叫平林静，是我的患者，是她把流血不止的怀特送到我这里来的。”

“丸井做手术时平林是否在场？”

“是的。好象是有人向丸井介绍的。我曾追问过，但她未说是谁。按我的想法，孕妇是经人斡旋找到地下黑医生的。从平林的口吻看，好象有什么情份，她抽泣着说‘做梦也没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怪可怜的，终于没有再追究下去……”

“她还在青岛吗？”

“当然在。她很能干，当教员的丈夫死后，把两个孩子拉扯得很好。小的男孩子是在我的医院里生的。”

“她现在还工作吗？”

“在青岛综合医院当办事员。今天是星期六，可能已回家了。”

户田问明台西镇那个妓女和平林静的住址，便走出了中川医院的大门。他想，应先去杨村镇找树梅和丽珍。

在杨村镇很快就找到了要找的地址，因为全村总共不过50来户人家。这里的天气与冰封雪冻的北京、奉天不同，小河里的水还在哗哗地流着。

找到地址后，只见这户人家的小院里有个矮个青年在劈柴。户田一搭话，这青年就停下手里的活儿，显出奇怪的神色。

“是伟雄吗？”

“对，我叫韩伟雄，您是哪一位？”

户田问他母亲和丽珍是否在家。伟雄闻后面部抽搐了一下，说：“母亲9年前去世了，姐姐一直没回家。”

“到哪儿去能见到她？”

“不知道，因为这几年没有来过。”

“12年前，你妈妈在青岛市场附近肚子痛过吧，你还记得吗？”

“记得。有什么问题吗？”伟雄不太高兴，白了户田一眼。

“你还记得当时给你母亲药吃的日本兵的模样吗？”

伟雄摇摇头。

“你二姐丽英呢？”

“不知你要了解什么情况。丽英姐被日军杀了……。请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户田从口袋里掏出了丸井的照片。

伟雄瞅了照片一眼，摇摇头。而且，不再理睬站在旁边的户田，抡起斧头，狠狠地劈下去。一块木柴裂成了两半，落到台子两边。

杨村镇的村长脸色黑乎乎的，耳朵溜尖，活象个黑天狗。他说，代廖树梅写信的柯林曾在日本留过学，现在在码头附近的兴亚馆当秘书，已不住杨村镇了。并说，那封信是受树梅之托让柯林译成日文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丽珍到什么地方去了？”

“先是被德国人抛弃，后来又被日本人抛弃了。这是她一味围着外国人屁股转的报应。谁知她到哪里去了呢。好象听说有人在市内见过她。”村长的回答非常含糊。

户田乘上等候在门外的马车，去兴亚馆打听了柯林的住址。他把写有柯林住址的字条给车夫一看，车夫就吆喝着马跑开了。马车走进了一条满地垃圾的贫民街，一股臭味直冲鼻子。马车缓缓地走着，马蹄声和车轮声清晰可闻。在一个下坡的三岔路口，马车停下了。右拐角有个洗衣店，它的旁边有个通向二楼的小门。车夫指着小门说：“就是这儿。”

户田登上了肮脏的楼梯。因是木头造的，年久失修，每登一阶，都嘎吱作响。一只滚圆的大耗子从脚边窜过去。洗衣店的楼上好象是个公寓。

柯林是个中年人，看上去胆小怕事。一家4口挤在一间屋子里。正在角落的厨房里洗白菜的妻子担心地瞅着户田。这是一个长相和善的女人。户田说明来意后，柯林便用日语

约他出去谈。然后，穿上了袖口磨破了的大衣。两个正缠着柯林玩的女孩子，松开爸爸的手，新奇地盯着户田。看样子没有什么人到他家来过。户田默不作声地跟在柯林后面走出门。

洗衣店的后面有个小面馆。他们捡了一张靠里边的脏桌子坐下。屋子里散发着煮鸡架、猪骨头的香气。户田凭经验知道，这种店的味道往往很好。户田要了一碗馄饨，柯林要了一碗排骨面。

面条和馄饨很快就端上来了，鲜汤和酱油的香味令人馋涎欲滴。两个人用大衣袖子擦了擦筷子，就端起了碗。

“这馄饨真好吃。”户田啜干了最后一滴汤说道。

“这家店的味道在青岛也特别有名。”柯林吃了一半，就把碗推到一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香烟。户田划根火柴给他点着了。两个人隔着桌子相觑着。

柯林象似下了什么决心，他掐灭了烟，就慢悠悠地讲起来：“丽珍是个命运不济的女人。她被德国人抛弃后，企图自杀，被日本人救后，又堕入情网。结果，又被这个日本兵抛弃了。她已经从工厂退职了。那个日本兵曾给她家里送吃的和钱，但后来就不露面了。”

“不露面了。是转业了吗？”

“不知道。反正不露面了。那个日本兵倒是爱过丽珍，但丽珍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露面了。为此，她一连哭了好几天。她本来把他当作自己的救命恩人，才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他，结果他却背叛了她。真是人心莫测啊。她后来又曾几度试图自杀。自暴自弃之后，她就丢下家庭到青岛去了。不久，她母亲就死了。她妹妹在日军‘剿匪’时也被弄死了。孤零零的一个女人在青岛要想生活下去能干什么呢，我想不用

我说你也会明白。”

“你知道那个日本兵长的什么样吗？”

“知道。”

户田从衣袋里掏出了照片。

“是这个人吗？”

柯林看了丸井阳太郎的照片之后，冷冰冰地说：“不对，不是这个人。”

“这是近照。请你好好地看一看。我想，他当年可能更年轻……”

“不对，不是这个人。这个人有多高？”

“嗯，大概有一米六的样子吧。”

“不对，他是高个儿，将近一米八了。而且，他比照片上的这个人漂亮得多。”

户田听后吃了一惊。

在青岛查找的“丸井”不是在天安门广场被枪杀的那个“丸井”。所以，伟雄看了丸井的照片之后也说不认识。但是，中川医师不是已经证实被枪杀的“丸井”，就是当时当地下黑医生的“丸井”么。

——有了两个“丸井”，这也就是说从1929年到30年，在青岛有两个陆军上等兵“丸井阳太郎”喽。……

户田象走进了迷宫。那么，出口何在呢？

“那个日本兵叫什么名字？”

“他救出丽珍，并把她送到家时，家里人知道他就是救过母亲的那个人，热情地招待了他。这时他才说他姓‘丸井’是个‘上等兵’，但不知叫什么名字。后来他到丽珍家的次数多了，就取‘丸井’的字头，自称‘丸大人’了，而且让别人也这样称呼他。于是，丽珍一家人也亲昵地称他为‘丸大人’。

我也见过他几次。他很年轻，脑筋好，中国话讲得很漂亮。”

户田相信柯林不会在撒谎。因为丸井那副样子象只狡猾的狐狸，见到一次就不会忘记。

“现在见了丸大人的面，还能认出来吗？”

“当然。他那张脸我绝对忘不了。”柯林的语气充满了自信。

那末，是不是与丽珍有瓜葛的那位“亲切的军人”盗用了丸井阳太郎的名字呢？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是知道丸井的人，而且是与军队有关系的人。

“这个人是谁？柯林说‘丸大人’也爱过丽珍。那末，他为什么悄悄地离开丽珍呢？其中必有奥妙……”户田的记忆细胞象铁道路口的信号一样，不断地发出警报。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户田的思维机器加快了运转。他觉得如能对上路子，一切都将迎刃而解。正因为如此，他更急得不得了。户田在焦躁之中，忽然想起了人事股准尉带来的军籍簿。

“对了，真‘丸井’应该在1930年10月就地转业了。‘丸大人’是什么时候离开丽珍的呢？”户田想到这里，冲口便问：“那个丸大人离开丽珍是什么时候呢？还记得准确的时间吗？”

“请等一下……我想是1931年夏天。”

这也就是说“丸大人”1931年夏天之前在青岛。而被枪杀的那个丸井这个时候应该说是在满洲从事特务活动，因此不可能是“丸大人”。

“丸大人”为什么离开跟他相亲相爱的丽珍呢？是否有非离开不可的缘由呢？

可以认为有3点缘由，第一，部队调防了；第二，本人

调走了；第三，因某种原因需跟丽珍断绝关系。是讨厌她了吗？是因为有必要必须回避她吗？

"'丸大人'是否跟丸井在同一个卫生班里呢？"户田想。

于是，他问道："丸大人在卫生兵中资格很老吗？"

"卫生兵？我可不记得他说过当卫生兵的事。你要找的是卫生兵吗？"柯林疑惑不解地反问道。

户田象挨了当头一棒。他这才明白，自称"丸井上等兵"、"丸大人"的这个人原来并不是卫生兵。他恨自己先入为主。他才省悟，原来一切都是建立在先入之见的基础上。他想起了，柯林代树梅写的信是给驻军司令官的，而不是给卫生班的。只是这封信是由卫生班处理的。由于有先入之见，把事情弄错了。因为讲到给肚子疼的树梅服药和给丽珍动手术，就以为"丸大人"一定是卫生兵。

"有'丸大人'的照片吗？知道他是什么兵吗？"户田起劲地问。

"没有照片。丽珍一个劲儿地向他要，他也未给。对他当什么兵，我也一无所知。我没跟他说过什么话。但后来听丽珍说过他在执行什么特殊任务的话。究竟是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她也说不知道。"

"你知道丽珍的去向吧？请你告诉我，现在到什么地方去能见到她？"

"知道。你已经见到她了。在我的家里。他是我的妻子。"

"……"

"我很早就爱上了她。但她的命运多乖。这使她苦恼至极，创巨痛深。后来，她终于重新站立起来，最后回到了我的身边。我知道她过去的一切，决定跟她结婚。你已经看

到，我们已生了两个孩子。她跟过去一刀两断之后，生活得很幸福，虽说我们的生活清苦。我不想再让丽珍想起那种恶魔般的生活。我把我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你了。希望你不要去惊动她，求求你。"柯林几次低下了头。户田不再去想他看到的那个在厨房里的女人，站起身告辞了。

平林静的家在海滨公园的后头。户田涉足台西镇，并未打听到他要寻找的女人的消息。打听来打听去，也未找到认识丸井的人。当户田拖着沉重的脚步找到平林静家时，冬天的残阳就要下山了。日落后的海滨风刮得更大，周围的松林卷起松涛。

平林静起先守口如瓶。户田只好从11年前中川医师问她的时候谈起。

平林静开口说："这件事我真想把它忘掉。已经快有11年了吧？死去的怀特是我的好友，一个脾气很好的姑娘。她跟商馆的德国职员要好，不慎怀了孕，就哭着来求我给她找个大夫。本来我拒绝她就好了，可我生来就是个热心肠人。三打听两打听就打听到了一个上等兵，说他收费便宜，又保证安全。"

"是丸井上等兵吧，卫生班的……"

"是。"

"那末，是谁告诉你有丸井这个人的呢？"

"这个人已经不在世了，我现在可以讲了。当年，中川先生曾反复追问过这个人是谁，弄得我很狼狈。这个人就是在商馆打杂的菅井老头儿，4年前突然去世了。他无依无靠，孤独地离开了人间。他在世时搞各种副业，赚了些钱，给堕胎的人介绍丸井上等兵也是他的副业之一。但攒的钱再

多，人死了也没有用了，又不能带到阴间。当时，我也很苦，常向他借钱。所以，中川先生怎么追问，我也不能说。”

“丸井就是这个人吗？”户田掏出信封，把丸井的照片递给了平林静。户田抽这张照片时，带出好几张照片，散落在地上。户田说声“对不起”，就去俯拾这些照片。平林静也弯下腰帮助捡。

她端详着拿在手上的一张照片，说：“哎呀，这个人少见了。”她手指着照片上的一个人说：“喂，就是这个人。”

这是北京协和医大总务局的人去颐和园郊游时拍的照片。平林静手指的是与科恩并肩而立的、高大的金发女郎玛丽·希舒勃格。

“你认识她？”

“她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嗳，对，叫希舒勃格。跟怀特等人一起在商馆贸易部里当秘书，有一头漂亮的金发。”

“总算捉住了希舒勃格的尾巴。丸井和她还是在青岛认识的呀。”户田想着，极力抑住自己的兴奋情绪。

“能否更详细地谈谈希舒勃格的情况？”

“我知道的也不太多。好象她来商馆工作比怀特早，大概在1929年，身体不好，辞退了商馆的工作，后来怎样就不知道了。”

“她当时有情人吗？”

“我知道她时，她已有二十五、六岁了，辞职时快30岁了，没听说过关于她的风流韵事。对了，可去问问隔壁的冈部太太，她也许知道些详细情况。”

“冈部太太？”

“是个跟日本人结了婚的德国人，当时在商馆贸易部当打字员，跟希舒勃格很要好，现在住在我的隔壁。”

平林静确认丸井的照片之后，说："就是他。"

"她在北京住过？"冈部太太皱起美丽的眉头，问道。

这是一个很考究的客厅。暖炉里的劈柴劈啪作响。她那在日本纱厂工作的丈夫出来打个照面就离开了。平林带着好奇的目光坐到户田身旁。冈部太太的日语稍带口音，但讲得不错。

冈部太太用高雅的动作，给户田和平林斟了红茶。

"我一直以为她回国了。她是个不幸的人。她的德国父母早逝，她15岁时去美国投亲，但在那里并没有找到幸福。她跟我透露过，说跟她的伯父母没处好。她取得美国国籍，并当过纽约一家公司的秘书，由于生性活泼，很胜任秘书的工作。她既会德语又会英语，并具有卓越的秘书才能，很快就被出入这家公司的肯那看中了。他被任命为驻青岛的德意商馆总负责人后，出重金把她'挖'出来，带到青岛。青岛对她来说是另一番天地。在上司的关照下，她担任了重要的工作，每天欢天喜地。她在青岛初堕情网。但谁知道这初次热恋竟会成为她终生的不幸呢。"冈部太太的蓝眼睛里滚出了泪珠。她用放在膝盖上的手绢擦着眼泪，房间里一片沉默。

"起初她真幸福。这是她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了。不久，她怀孕了。啊，上帝，请饶恕我的罪过，我必须说出这件忌讳的事实。"冈部太太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两只手紧握着手绢。

"她很犹豫，不知道应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她的情人。这也许因为她没有信心，不知道她的情人听后会不会高兴。而且，她当然请求情人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她并不认为她能跟他正式结婚。他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她只是希望能用

自己的双手紧紧地拥抱这爱情的结晶。但她的情人却是个冷酷的人。他禁止她把孩子生下来，而劝她去堕胎。她选择机会一再央求他，'请让我把你的孩子生下来吧'，但他一直不答应。"

冈部太太用手绢拭了拭涌流不止的眼泪，突然忍住了，又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说："不祥的日子终于降临了。肚子里的孩子成了她唯一的寄托。她逼问他究竟打算怎么办。两人吵了起来。不久，他屈服了。他亲切地劝她喝点饮料。她看到他对自己很殷勤，心肠一下软了，便把饮料喝下去。不知不觉之间，她睡着了。当她醒来时，肚里的孩子已经没有了。而且，她的身体变得再也不会生孩子了。"冈部太太再也忍耐不住，抽泣起来。户田心里也觉得不是滋味。

户田想：这个男人真是个魔鬼，竟自己动手把自己的孩子弄掉。

"她的身体因手术失败，变成那个样子了，而她的灵魂一下子如堕入十八层地狱。那个男的真不是人，而是一个魔鬼。在这以后，他仍满不在乎，若无其事地要求她的肉体，弄得她发疯似的。为了防止她自杀，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偷偷地查看她在房间里的动静。"

冈部太太苍白的两颊泛出了红晕。她的眼里饱含着深切的同情和强烈的愤怒。

"1929年10月，她突然擅离职守，不辞而别，连对我也未留下一个字。直至如今，杳无音讯。所以，我看到她这张照片，觉得变得象另外一个人了。虽然脸盘和身体还有些象，但过去那种亲切和善气氛全没有了。大概因坎坷太多了吧，真可怜……"

平林静也用手绢捂着脸。她大抽大噎地哭着说："我一点

不知道，那个希舒勃格还有这么不幸的事……”

“是啊，虽说我也是跟日本人恋爱，可我却生活得蛮幸福的……可怜的玛丽！”

“那个男人叫丸井阳太郎，是吧？”户田很坚定地问。他指着照片上的丸井阳太郎问，冈部太太微微地点了点头。

户田想：这就对了。丸井曾对村冈说过去的情妇恨他，就是指这件事。丸井给他的情妇希舒勃格服了安眠药，趁她没有意识时做了堕胎手术。他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孩子，并使她失去了作母亲的资格。希舒勃格的愤怒心情完全不难想象。在她眼里，这个男人不仅背叛了她自己，而且是扼杀自己最心爱的孩子的罪人。她一定在寻找报仇雪恨的机会。但，12年的岁月未免太长了。

户田想，希舒勃格肯定大有杀死丸井的动机。但12月8日清晨在天安门广场枪杀丸井的是不是她呢？抛在丸井尸体旁边的“北京人”头盖骨仿制品与此案有何联系呢？

户田接着想：丸井6月份在奉天见村冈时说，他在北京看到希舒勃格，这是个“摇钱树”。这就是说，他至少在6月份之前，看到了她，知道她在协和医大负责保管人类至宝“北京人”化石骨。那群认识丸井的古董商说丸井搞的出土文物也指的是“北京人”。7月份，他把她作为“客人”，领到他那裹小脚的情妇家里。从这个小脚情妇看到浸满了香水的手绢这一点，也可证明这个女“客人”就是希舒勃格。问题是丸井用什么手段跟她交涉，并把布莱克博士定做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弄到手的。丸井以为这是真品，可能是为了让她再拿出来一些，才于12月7日深夜在“柏林”餐馆见了她。从餐馆出去后，希舒勃格认为复仇的时机已到，走到天安门广场时，她从丸井身后扣了手枪的扳机。丸井应声倒

地，他手里的头盖骨滚落在一旁……。

“她曾称他为‘太阳’……”冈部太太的话打断了户田的推理。

“你说什么？”

“玛丽叫他‘太阳’，据说他告诉她‘阳太郎’是‘太阳’的意思。当然，我们说话时用的是德语，她称他为‘die sonne’。”

户田感到难以形容的兴奋，他终于把丸井被杀案与希舒勒格，还有“北京人”联系起来了。

三

户田来到“滨乃屋”日本餐馆二楼时，酒井中尉已经跟两个艺妓对饮半天了。

“姗姗来迟啊，来，干一杯！”他那张平常就很快活的脸，几杯酒下肚后更显得愉快无比。

户田坐到中尉旁边已经备好的座位上。一个艺妓端起酒壶给户田满满地斟了一杯。

“有收获吗？”中尉边饮边问。

“有。总算要水落石出了。感谢你的协助。”

中尉大大咧咧地挥着手，催促户田前面的艺妓斟酒。户田又干了一杯。他把问柯林和冈部太太的话深深地藏在心底。他觉得今晚喝得再多也是清醒的。

“警备队从北京给你发来了急电。刚才侍卫兵送来了。”中尉突然想起这件事似的，把一封电报递给了户田。户田急忙拆了封。原来是“北支派遣军”司令部那须野军医部长的来电。电文已经译出来了。

你委托调查的布莱克博士的死因是心脏麻痹。主治医生说，他本人老早就有所感觉。主治医生证明，布莱克在病情恶化后，与天津的谢尔丹博士取得了联系。谢尔丹是我的朋友，我这就给他打招呼，你回来时可以到天津见见他。

"还有去天津的火车吗？"

"你真是个大忙人。这个艺妓可是千载难逢的美人，今晚在这里住一宿该有多好。"

"不行啊，事情紧急。"

"我到帐房打电话问问有没有军用列车。"中尉站起来，身子稍微摇晃了一下，被他喜欢的艺妓拉着手，走出了房间。

户田与艺妓边聊边喝，三、四杯酒下肚之后，中尉回来了。

"只有货车了。不过，你的事情特殊，货车也行吧？"

"可以吗？"

"我知道你会坐的，所以已经安排了。还有40分钟发车。我会用车送你去车站的，洗个澡再走如何？"

户田蜷缩在列车最后一节警卫兵车厢里，两手抱膝睡着了。昨天东奔西跑了一天，今天又在青岛忙了一天，他怎能不困？但他怎么也难以沉睡。列车的震动好几次使他脑袋撞到墙上后醒来。尽管如此，当旭日透过窗玻璃照射进来时，他觉得身上的疲劳减轻多了。他在济南吃了早饭，洗了脸。在车站上买了瓶威士忌喝了，便到运马车厢的麦秆堆里睡觉去了。走前，他嘱咐警卫兵到天津叫醒他。他睡上去，

突然想起他从长辛店回北京城里时坐麦秆车的情景。心里想，那个姓杨的和另一个高个儿小伙子现在怎么样呢？

当他把高个儿青年与出现在青岛的“丸大人”的形象溶合在一起时，已经熬不住了，很快进入了梦乡。

天津是作为江南至北京的运河网的中继站繁荣起来的市镇。隋炀帝下令开凿的南运河与海河相连。海河注入渤海湾，河口的塘沽是有名的良港。海河从塘沽到天津一段弯弯曲曲。据说有99道弯，差一道弯就是100，所以得了个异称“白河”。这个海河河床很深，5千吨级的汽船可以直抵天津。海河两岸是商埠，外国纷纷在这里开辟租界。

1856年2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在天津开辟租界，把这里变成了西欧列强向华北扩张的据点。大半个天津也成了“中国中的外国”。

走出天津站，过了海河上的万国桥就是日本租界，它的南面是法租界。天津的外国租界已被日军接管或关闭了。美、英租界已处在日军的严密警戒之下，里面开了几处收容所。因法国不是直接交战国，进出法租界只需检查，侨民的生活还有保证。

户田在站前上了一辆马车，便去找住在法租界里的谢尔丹博士。

博士的家是个白色的两层小洋楼，有一个精心修整的院子。墙上爬满了常春藤。与他的家屋邻接的一角是博士引为骄傲的北疆博物馆。

博士把户田让进一个向阳的房间。博士是个学者，本来在巴黎的天主教学院任古生物学和地质学教授。他有个朋友、传教士埃米尔·里珊，在陕西和甘肃北部发掘旧石器。

他受到刺激，来到中国。在鄂尔多斯沙漠某地和水涧沟发现了动物骨和大量旧石器及同时代人的住址遗迹，一举成名。他是研究华北第四世纪的最高权威。

在大陆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博士用流利的中国话说："我接到了那须野博士的电话。听说'北京人'失踪，我很遗憾。凡是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

相貌端正的博士穿着大红的粗线毛衣。

"我偶然发现了布莱克博士生前让北京的艺匠仿制的'北京人'化石骨。不知布莱克博士做这个东西出于何种想法?"户田问道。

博士说："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学者。因为太潜心于研究，积劳成疾，得了心脏病。是狭心症。在他死的前一年，已经轻微地发作过。因几个月前一次严重的发作，左臂几乎不中用了。但他仍不愿中断研究去住院治疗。他已经做了死的准备。对他来说，'北京人'重如生命。他虽对国际形势不甚了了，但对日中两国之间的紧张状态是有所了解的。1933年底，他约我去，说有事相商。他脸色苍白，告诉我他的死期将近，问我他死后'北京人'的保管问题应怎么办。我说日中战争不久可能爆发，劝他仿造一些'北京人'的化石骨放起来，以防万一。他请我接任他的职务，我因考虑到自己的博物馆有事，谢绝了他的请求。我把正在受纳粹德国镇压的魏登里奇博士推荐给他。他也很了解魏登里奇的情况。想必他亲自写信给魏登里奇谈了自己的想法。几个月后，他又一次发作，手里握着笔倒在研究室里了。真可惜啊!"博士的眼睛里充满了哀惋之情。

"布莱克博士采取了什么保管措施呢?"

"仿制品完成之前，他死了。我想，他在给魏登里奇的

信中会讲定做仿制品的事的，并会请魏登里奇利用这些复制品作手段，采取措施保护'北京人'的真品。另外，他好象也把有仿制品一事告诉了希舒勃格小姐，并命令她保管好真品。”

“魏登里奇好象很晚才来赴任。”

“他有他的情况。纳粹拒绝同意他出国。后来，他以偷渡的形式逃出纳粹的魔掌，到了美国。对他来说，首先考虑的是要到一个纳粹魔爪所不及的地方。在这之后，他才决定接任新生代研究所所长。”

“魏登里奇今年4月回美国时，没有跟你谈过吗？”

“谈过。他说，如果可能，想把'北京人'带到美国去。我忠告他，说这样做非常危险。我的意见是把它疏散到战火未及的中国大西南去，但他坚持要带往美国。”

“他是从天津上船的吗？”

“是的，我还去送行了。”

“有多少行李？”

“资料、标本之类相当不少。因是最后一艘撤退船，上船的行李有重量限制。经过再三请求，他才把全部行李带上了船。”

“你不认为其中有'北京人'化石骨吗？”

“我不否定这种可能性。他回美国之后，已发表了两篇论文，当然都是关于'北京人'形态的。当然可以说这是他在北京5年多的研究成果。但也有回去后根据实物继续研究的迹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他把真品带回去了，那也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还在这个大陆的什么地方。我曾见过魏登里奇指示希舒勃格如何保管'北京人'的文件。”

户田想，“十三妹”所说的“秘密笔记”是不是这个文件

呢？

于是，他问道："什么指示？"

"具体内容不知道。写在3篇信纸上，指示她读后烧掉。去问问希舒勃格如何？"

"'北京人'失踪的当天，希舒勃格也失踪了。你还不知道？"

"失踪？她……"

"是的。具体地说是12月8日上午8时。她和总务长科恩一起逃过日本兵的眼睛溜掉了。但据迄今的调查，没有证据说明他俩失踪后仍在一起行动。可能是分头躲藏起来了。"

"8日拂晓，她曾给我打来一个奇怪的电话。"

"是希舒勃格打给你的电话？"

"是的。那惊慌失措的语调我从来没听过，因为她一向很冷静。"

"几点钟打来的？"

"我已经上了床。放在床头柜上的电话响铃时，大概是0点40分。她不会法语和汉语，我的英语又说不好，所以我们只能用德语通话。她起先发疯似地号泣着。我劝慰了她一番后，她的嘴里迸出了'太阳死了'几个字。我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接着，她大叫'他杀了她'，之后又大声哭起来。我耐心地等她镇静下来。她说：'先生，对不起，我很害怕。不过，已经没有关系了，夜里给你打电话，打扰了。'说完就挂上了电话。显然她的精神错乱了。我想，她可能是做了恶梦，没往心里去，就又钻进被窝了。"

"她在这之前给你打过电话吗？"

"工作上常有联系。还来天津找过我。上月底就来过。可是夜里没来过电话。"

户田没有作声。他想：难道说还是希舒勃格枪杀丸井的吗？“太阳死了”——也就是“丸井死了”的意思。等一等，她为什么不说“杀死了太阳”呢？而且，她说“他杀死了她”，是什么意思呢？被杀的丸井是个男的啊，那末，是不是说丸井杀死了另外的女性。是不是指的那个因手术失败而死的怀特。不，这不合逻辑。是否因为她自己杀了人，精神才错乱的呢？但是，户田仍琢磨不透“他杀了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她是说的‘他杀了她’吧？你没听错吧？”

“虽说睡得迷迷糊糊，但没听错。希舒勃格说的分明是‘他杀了她’。关于她，还有一个问题。上次见她时发现她好象扎吗啡。脸色不好，嘴唇发黑。发疯似地打电话给我，是否因为药性发作了呢？”

户田想：好象在哪里听过同样的话。他想起，审讯过希舒勃格的高松大尉8日早晨说过她的脸色不好。

较 量

15日下午2时10分——16日上午7时46分

一

乘火车从天津到北京约需两个小时。户田坐在软席包厢里，想起了碰见国志宏那天的情景。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星期。

户田想：魏登里奇交给希舒勃格的笔记本里一定记载着“北京人”的去向。希舒勃格才是此案的关键人物。她在青岛时被丸井堕了胎，而且失去了生殖能力。后来，她去北京，通过介绍当了布莱克的秘书。丸井退役后，在满洲的特务机关里做事，并在北京开了个古董店。两人不知什么时候又见面了。丸井企图利用她的地位把“北京人”弄到手。

作出这样的推断并不困难。但再下去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恨不得杀死丸井才解气的希舒勃格为什么会答应跟丸井谈这件事呢？反而言之，丸井采取了什么手段才接近了希舒勃格呢？

还有一个谜，即想必已逮捕了希舒勃格的松村机关，为什么未根据她的供词开始行动呢？

还有，枪杀丸井的是希舒勃格吗？她确实很想杀死他。而且有证据说明，丸井被杀前20分钟，她跟丸井在一起。但

令人不解的是“他杀了她”这句话。

“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户田想。眼看着要真相大白了，却一下子又进入了迷宫。

户田很焦急。他想到还有一个在青岛自称“丸大人”的假丸井，一个高个儿男人。

户田想着，忽然觉得好象在哪里见过这个男人的影子。户田在他所有的记忆细胞中搜索着。他用右手慢悠悠地揉着脖颈，这是他回想什么事情时的习惯。列车轻快而单调的节拍使他的记忆细胞更加活跃。

“对了，是在‘柏林’餐馆的那个男人。”户田想起了“柏林”餐馆女招待江小红的话：

“那张桌子起先是3个人，有个高个子坐在那里……

“两个人的中国话都很好，但看他们嗑瓜子的样子，象是日本人。”

户田想：没错，就是他。“丸大人”当然与丸井谋过面。

“……”户田不禁吃了一惊。因为他作了两个大胆的假设。这两个假设如果成立，谜就将解开，这个案子的脉络也就清楚了。

一个是从谢尔丹博士的话和高松大尉的证词中联想到的。

如果希舒勃格真的如谢尔丹说的那样扎吗啡，那么，丸井接近她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丸井从在满洲时起就倒卖鸦片和吗啡。上杉下士说，丸井开古董店后，仍在贩卖鸦片和吗啡，而且，搜查时还在丸井居室的墙壁里发现了一个秘密仓库，里面有许多鸦片和吗啡。丸井肯定是以充分提供吗啡为诱饵，接近希舒勃格的。

另外还有一个大胆的假设。这个推断如果正确，“丸大

人"的真面目自然会一清二楚。这需要有若干旁证和证据。

户田一到北京，便径直去司令部会见那须野中将。他详细地汇报了在青岛调查的结果和与谢尔丹博士谈话的内容。说完之后，户田又请中将介绍他与某个人物面晤，说"这是最后一次拜托"。

"这是个难题啊！彼此都得准备掉脑袋。"中将踌躇了一下，还是拿起了电话听筒。

其间，户田写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准备发给青岛海军警备司令部的酒井中尉。电报最后又填上了一句话："请调查之后立即回电"。

中将挂上电话听筒后，一边伸手取过他喜欢用的烟斗，一边说："他说下午8时见。我也一块儿去吧。这是你一个人难以对付的人。先把脑袋洗好等着吧。"

户田知道中将的话不单单是玩笑，情不自禁地摸了摸脖子。

户田说声"7点半回来"，就出去了。他那冻伤的左脚小趾因用吗啡控制着，不太痛了。虽然可能已经开始腐烂。

户田坐上一辆马车，让车夫去3个地方。先去的是曾经在协和医大事务局工作过的周桂华的家。他意识到在那里必须要破费一些。第二个要去的地方是天坛附近的德国餐馆"柏林"。最后要去德国领事馆。

户田见桂华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希舒勃格是否扎吗啡。去"柏林"是为了见江小红，核实一下她见到的金发女郎就是像片上的希舒勃格，还要详细问问那个高个子男人的长相。去德国领事馆的目的，是为了向李泽川请教一些德语知识。

在这个基础上，户田与中将见到那个人物之后，如能取得证据，就会接近于弄清事实真相。按说，户田的情绪应该很好，而实际上，这时，户田的心里却笼罩了一层阴云。

二

户田与中将分手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

酒井中尉的复电已经到了司令部。户田读完电报后，脑海里相当清晰地浮现出杀害丸井的犯人。

户田向自己寄住的、在司令部附近的公寓走去。他有好几天没回去住了。

户田想：只要再把希舒勃格的秘密笔记本弄到手，“北京人”的下落也就清楚了。

自在秦皇岛遭袭击以后，户田的神经一直很紧张。现在，案件的调查已接近尾声，神经松弛了许多。他的失策是没有考虑到回公寓有危险。

丧失警惕的户田打开了房门。因自11日晨离开以后未曾回来过，屋子里有一股霉味。

奇怪！霉味中还夹杂着少许香烟味。

因为户田不吸烟，他一下就嗅出来了。

户田不禁吃了一惊。他想：“有人趁我不在时进了这个屋子。不，现在一定还躲在屋里。究竟要干什么……”

户田的头脑里一下子响起了警报。他再也不想让自己的脑袋挨闷棍了。上次被打了一个包已经够受的了。

他没有打开电灯的开关，小心翼翼地迈进一步。虽说很暗，但他对房间里的样子是非常熟悉的。他想，门右侧伸出一个书柜，如果有人打我，一定是从左侧出来。户田卸下挂

在肩上的布书包，拿在左手上。

果如所料，户田受到了来自左侧的袭击。他虽有戒备，但已无法躲避，只好用书包挡一下。结果，书包扑通一声掉在地板上了。

跟着又是一击。但这次户田有时间躲开，他往右一闪，反扭住袭击者的手腕子。

对手哼了一声，手里的东西吧哒一声落在地上。

户田抓住良机，用右脚猛踢对手的小肚子，把他踢得蹲在地上。

“这是什么人？真太危险了。”户田想着，松了一口气。

这时，户田又受到出乎意料的袭击。他的后脑勺挨了一家伙。

“有两个人打我。”户田这么想着，还来不及证实，就跌到地板上了。

户田苏醒过来时，已经在黑色小轿车里了。他一闻浓烈的香水味，便知道对手是谁了。

“情绪如何？”“十三妹”笑眯眯地问道。

“脑袋挨了打，情绪不会好。你想把我怎么样？”

“十三妹”只是笑笑，没再吱声。

车里除了戴制服帽的司机外，还有一个大个子男人坐在他旁边。打户田的肯定就是这两个人。

“干得不错嘛，叫你们俩去对了。老胡身上很疼吧？”

“老胡”是指那个大个子。他难为情地挠了挠头。户田踢的肯定就是他。

“那么，是司机打我脑袋的吗？我一定要狠狠地回敬他。”户田暗自下了决心。

“您还未答应我的要求啊。让您来您也不听。所以，我

们才采取这种办法让您来，很对不起。”

“……”

头上新起的一个大包隐隐作痛。车子巧妙地避开日军检查站，从西单北大街向丰盛胡同的一角奔去。

“见我之后，为何匆匆忙忙地去了青岛？而且，听说在天津还访问了谢尔丹博士，都问了些什么？”

户田又一次尝到了蓝衣社谍报网的厉害。他大吃了一惊。

“是不是我去青岛和天津时都被蓝衣社的特务跟踪了呢？我怎么一点也没发现。”户田沉默着，咬紧了嘴唇。

“您不是精心调查了12月8日那天在天安门广场被枪杀的丸井这个古董商的过去了吗？丸井和‘北京人’有何联系？您掌握了什么情况，才去天津找谢尔丹的？”

“我是为了直接向谢尔丹博士了解一下。”

“不要胡说。法租界虽不象英、美租界那样严，但也被日军接收了呀。您也发现这一点了吧。我是说，我们想见谢尔丹也见不到。”

户田知道，法国虽不是日本的敌国，但日军也对法租界进行了封锁，严密检查进出法租界的人。尽管蓝衣社神通广大，但面对负责封锁租界的日本驻军也无能为力。

车子在丰盛胡同深处的西洋馆门前停下了。西洋馆是座旧3层楼，门旁挂着一块写有“茂源贸易公司”的崭新招牌。“十三妹”催着户田走了进去。

户田被领进地下室一间小屋里。屋子正中放着一张脏污的桌子和两把椅子，桌子正上方挂着一盏带罩的电灯。四面没有窗户，左边的桌子上放着电话。四周是混凝土墙壁，上面挂着小水珠。天花板也不时往下滴水。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阴森可怖的房间。不单单是因为冷，而且还因为有使他战栗的东西。

“请坐。”“十三妹”指着一把椅子说道。她的脸色冷酷无情。

“这个房间里可有死魂灵呀，这可不是撒谎。刘瑞生夫妇和科恩都是在这里见阎王的……”“十三妹”狞笑着说。

户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嗓子发干，唇焦舌燥。腋窝一下子被冷汗湿透了。

“为什么不说话？”她举手向站在旁边的司机示意。司机便开始往桌子上摆放一些奇妙的东西。酒精灯、竹扦、火柴……。他很熟练地划根火柴点着了灯。把竹扦的尖端放在灯火上慢慢地烤着。竹扦的表面烤出了一层油。司机的凶狠狠的脸上也渗出了汗珠。

户田吞了一口唾沫。他明白这奇妙的仪式意味着什么。他想起了在朝阳门外的壕沟里发现的科恩的尸体。从尸体的惨状可以想见，科恩死前受的是阿拉伯式的拷打：向指甲里钉竹扦子，再用火烤。指甲里是人体中最敏感的神经集中的地方。只要用一分钟的刑，一般的人就会痛得昏过去。如果被拷问者不开口，竹扦子就要一个个钉进去。

现在，在蓝衣社这个“屠杀场”里，又响起了烤竹扦的声音。竹扦子已经烤得火热了。

“十三妹”不动声色地向姓胡的大汉示意了。胡想起被户田踢小肚子的情景，怒火中烧，他认为报仇的机会已到，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胡一下子抓住了户田的左手脖子。他力大如牛，一下子抓得户田的左手血脉不通了。如果户田被他揍一下，就不光是头上起个包的问题了。

户田全神贯注地准备应付就要降临的恐怖。他想，宁肯脑袋挨一下打，也别挨竹扦子。

烤竹扦子的司机狞笑了。他好象对这种残酷的刑讯如醉如痴，眼睛里射出两道凶狠的光。

司机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把竹扦子翻过来又烤上了。

胡仔细端详了右手拿着的竹扦子以后，便把它拿到户田的左手食指跟前。

户田用尽全身气力闭上眼睛，咬紧牙关。他使劲地往回拽他的左手。

但，竹扦子象一把尖刀似的，一下子就扎进户田的指甲里了。

"痛——"户田大喊一声，眼前顿时一片黑暗。他拚命地喊叫，拚命挣扎，虽知逃脱不掉，但仍不死心，一边大叫，一边折腾。

司机把酒精灯挪到竹扦子下面。竹扦子又烤得吱吱响。竹扦子烤后，户田疼得越发厉害，全身都疼出了汗。

户田本能地讨厌"十三妹"，一种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支撑着他，无论如何也不向她低头。

户田挨月心鞭笞时，倒没有象这样忍住。

中指又被钉进了第2根竹扦子。

"喂，说吧，老实交代！""十三妹"的声音传来。

户田的忍耐已经快到了极限。

他漂浮在一个黑洞洞的世界里。鬼女人从四面八方向他追来，他拚命地逃。他逃掉了，象似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浮游。前面的鬼女人张开血盆大口狞笑。这笑声使他战栗；右边的鬼女人龇着牙想咬断他的喉管；左边和后边的鬼女人伸出利爪来抓他的衣领。他浮游着左闪右躲，但未能躲过来自

左边和后边的袭击。象刀子一样的利爪撕破了他的脖子，冷飕飕的感觉过后是一阵剧痛。

——当户田苏醒过来以后，看到鬼女人站在自己面前，原来她就是“十三妹”。他的头和脸刚被浇过冷水。

“好象不知不觉地就晕过去了。”户田想。

胡的手里端着剩下半盆水的脸盆。

“这些家伙还要继续拷打我吗？”户田的全部神经都清醒起来。

“还没受够？你不开口可没个完。”“十三妹”望着户田，说道。

司机不等“十三妹”示意，就又抓起了户田的左手。胡笑嘻嘻地把竹扦子放到酒精灯上烤起来。接着，就把它刺入无名指里。

户田头晕目眩，剧痛难忍。他巴不得赶快昏过去。

这时，屋子角落里的电话突然响了。

“停！”“十三妹”一声吼把户田从昏迷中唤醒。

“十三妹”打电话的声音一反往常。户田还是第一次见“十三妹”这么慌。

胡又握起竹扦子。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叫他停止行刑，他感到遗憾万千。司机仍抓住户田的左手腕不放，颇有点“乌龟咬人”的劲头。

“松村机关……”“十三妹”不禁在电话上自言自语。

“松村机关。说松村机关怎么了。”她的自言自语刺激了意识朦胧的户田。

“难道是月心开始行动了吗？”

“为什么？”

这之后又说了两三句话。因说得很快，又象是什么地方

的方言，户田没有听懂。

“备车，赶快！而且要把那个姑娘带去！”“十三妹”对她的两个部下发号施令时，已经恢复了常态。

户田刚想到可以不再受罪时，又昏厥过去了。

户田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又坐在黑色轿车里了。今天，户田已昏迷好几次了。

他不知道刚才昏迷了多长时间，但从“十三妹”和她的两个部下的样子看，象是只有几分钟。户田仍装作昏迷的样子，只是洗耳谛听。坐在旁边的“十三妹”也未发现他在装昏。但户田并未发现车子后面的箱子里放着一具小僵尸。

司机“啊”的一声，车子来了个急转弯，车胎发出激烈的摩擦声。

扑通一声，驾驶室的挡风玻璃出现了一道道裂纹。看来是用带消音器的手枪打的。

“松村机关！”司机尖叫着，掉过车头，向相反的方向来了个急转弯。

“十三妹”的神经也紧张起来，全神贯注地察看松村机关的动静。

户田悄悄伸出右手，卸下门锁。

“强行突围！”“十三妹”指示司机说。

户田心里直嘀咕，只求她暂时把他忘掉。

车子又来了个急刹车。

“机会到了！”户田心想。他不顾一切地打开车门，滚落在路上。

“不是要打死你，只是不让你跑！”“十三妹”在后面喊道。

声音未落，枪声即起，户田的左脚象挨锤子砸了一下一样。

不知为何，户田并没有意识到受枪击了。

黑色轿车飞也似地开跑了。

户田战战兢兢地看了看自己的左脚。

“十三妹”的枪法很准。在微弱的灯光下，枪弹从鞋面穿进去，打中了户田的左脚的左侧。户田这才省悟“十三妹”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从“十三妹”对情况的判断和神经反应看，她真不愧为蓝衣社的一级特工人员。

奇怪的是，户田并不觉得脚痛。他站起身，吃力地走着。

“冻伤的小趾掉了。这小趾本来是要切除的。是不是子弹代替了手术刀把它弄掉了呢？”户田拖着受伤的左脚，藏到附近老百姓的房檐下。

户田想：“十三妹”肯定还会回来的。她打伤我的脚是为了回来把我打死或者继续拷打。她打了我的脚之后，一定认为我走不了了。这一点对我有利。但究竟会怎么样呢？

伤处出血很多，加之左手指因受了刑疼痛不止，使户田感到绝望。但他又不能不声不响地躲起来了事。

他弯下身脱掉鞋子，用手绢紧紧扎住伤口。这是国志宏给他的带发报机的鞋子。他把鞋跟扭到左面，取下突出的部分。

小洞里装着国志宏给他的5颗摔炮。凭这个“武器”能对付得了蓝衣社吗？

“可是，要战斗，也只有这个武器了。只有天知道会怎么样。”户田豁出去了。

5分钟后，看到前面有车灯的亮光，象是黑色轿车过来了。

户田右手里紧握着摔炮。汗水从手心里渗出来。他抱着一线希望。

他觉得，如果“十三妹”亲自回来，可就没有什么希望了。而如果是她让司机、姓胡的或别的什么人来，就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取胜。

黑色轿车在离户田隐蔽处10米远的地方停下了。车门打开后，下来的是一身制服装束的司机。车子里很暗，“十三妹”好象未坐在后排座上。

司机左手拿着手电筒慢慢地搜寻着四周。他一下子就发现了户田的血迹。户田看到他右手上拿着枪。他顺着血迹走近户田。手电筒的光照到户田的左脚上。因为户田伸着腿坐在那里。司机用手电筒照亮户田的脸，户田尽量作出一副难受的样子。其实他也真不好受。只是为了使对方相信，他格外下功夫。但他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效果。

“站起来！慢慢地站起来！”司机把枪口对准户田，低语道。听他的声调，好象又尝到了前不久拷打户田的乐趣。

“我站不起来，脚趾被打掉了，你帮我一把。”

“因为你要跑，我才想把你打死，你这个日本鬼子。”

“‘十三妹’说过要帮忙吗？”

“她有事要问你。”

司机未加戒备地伸出了手，因他相信“十三妹”的枪法，以为真的把户田打得不能动弹了。

户田盼望已久的机会到了，他把握在右手里的摔炮扔到司机的脚下。

小小的摔炮发挥了惊人的威力。问题是司机惊慌失措，

给了户田扔第二颗摔炮的时间。第二炮一响，周围便罩上一片白雾。这时，户田已经自己站起来了。他扑到司机脚下，拿出当年打橄榄球的技术，用力把他扭倒，然后骑在他身上，朝心口窝儿猛击一通。户田凭自己的手感知道他这几拳的份量。司机终于蜷着身子躺在渐渐淡薄的烟雾里不动了。

往哪儿跑呢？——户田想到自己的脚伤。他知道自己再使劲也跑不多远。

他穿上鞋，忍着痛跑出第一步。周身剧痛。但户田需要尽快摆脱蓝衣社的威胁。

他向附近的一条胡同奔去。正要转弯时，脊梁骨上被一件硬硬的东西捅了一下。户田全身象泼了一盆凉水。他遇到了“十三妹”部署的第二梯队。

“日本鬼子！”户田身后的男人愤怒地骂道。这就是那个姓胡的。

剩下的摔炮在户田的脚跟里。户田感到与徒手搏斗没有把握。

“举起手来！慢慢转过来！”

户田应声照办。

胡满脸怒气地说：“她要我把你带去见她。但现在发生了新情况。我看到老汪被害，真想一枪把你打死。”

“不对，姓汪的司机并没有死，只是晕过去了。”户田想这样说，又放弃了这个念头。他知道，跟这家伙说这些无济于事。

胡端枪对着户田。没想到枪口竟有这么大。在户田眼里，这枪口能把3个人吞下去。

“你等着吧。”胡嚷了一句，他满以为自己赢了。户田只好听天由命了。

突然响起击铁声。

户田闭上眼睛，他不想在这种时候乱动。

他听到动静，知道胡的手指扣上了扳机。脑海里掠过母亲和玉珍的面影。

“呼”的一声枪响，但户田却平安无事。只听到眼前扑通一声响，象是扔下了一个大麻袋。他睁眼一看，胡已经趴在地上了。

胡的后脑勺开了一个大洞，黑乎乎的血直往外冒。他的右手还扣着手枪的扳机。

是谁打的？谁救了我？——户田想到此，他更庆幸自己在千钧一发之际免于一死。他凝视前方，看到佐佐木月心手里提着还在冒烟的勃朗宁手枪从拐角处探出身子。

“能行吗？”月心瞥了一眼户田的左脚，就把脸扭到一边。也许因为他嗅到了腐烂的臭味。

户田手搭着月心的肩膀，来到大街上。月心一声口哨，一辆奥斯汀轿车便从暗处开过来，停在他面前。

“袭击蓝衣社的是你吗？”

“你太危险了。如果我迟一步，你肯定就完了。”

“你是说你是救命恩人吗？”

“反正先上车吧。”

车里除司机外，还有一个男人。月心命令他护理户田。他取出车上常备的药箱。

“‘十三妹’怎样了？”

“又跑掉了。光消灭她手下的人不顶用。”

车子开到了西单北大街。男人象一个熟练的护士一样，给户田消毒、上药，并缠上了绷带。

“佐佐木先生，我需要住院？”

“户田，这样下去是要得败血症的，还是住院好。您操劳过度了。”

说话间，司机来了个急刹车。户田的头撞到车顶盖，月心也前倾了许多。

“怎么了？”月心边说边打开车门，端着枪，猫腰下了车。前后只有几秒钟。

“真不愧是干这一行的。”户田心里想。

“女人，一个女人倒在地上。”司机慌慌张张地说。

这时，月心已经把倒在车前的女人从头到脚查看了一遍。

“看样子是被扼死后从车上推下来的。把车灯打开！”

当车灯照亮尸体时，户田也看到了死者的脸。

这不是张玉珍吗！

户田忘了自己的伤痛，急忙下车，跑到尸体跟前。

“玉珍……”

“认识这个女人？”月心以冷静的口气问道。

“她当过国志宏的秘书，叫张玉珍。在我快要冻死时，这个姑娘救了我。”

“这是蓝衣社干的。”

玉珍右手里握着一件什么东西。月心发现后，便一个个掰开她的手指。

是一个穿着黄、红、黑色衣裳的布娃娃。这跟户田在北戴河躲藏过的地方和在周口店裴文中的家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户田情不自禁地拿起布娃娃。他稍微感到玉珍手上的热乎气。

“玉珍——”户田在心里大喊一声。玉珍的脸很苍白，嘴角上淌出的血显得更清楚。

“她真的死了吗？没受大罪就死了吗？”户田紧握了一下手里的布娃娃。

这时，布娃娃的头掉下来了。户田一眼看到布娃娃的脖子里露出一个纸条。他一用劲儿，便把它抽了出来。他借着车灯光打开一看，满篇是用中文写的蝇头细字。

原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北方局一份指示的抄件，上面具体地写有关于白区工作的指示。

“难道玉珍是蓝衣社派进共产党的间谍吗？”户田以复杂的心情，把纸条交给了月心。月心也在车灯光下浏览了一下。

“不对。这不是。”月心用惯常的那种冷静口吻说道。

“是假的？”

“对了。这是中共北方局第38号指示，这份绝密文件我们已经搞到了。但这份情报中有3个重要地方是错写的，这显然是中共迷惑国民党的假文件。”

“那么，玉珍是双料间谍……”

“可能是这样。是蓝衣社派到共产党里的间谍。但她却又向国民党提供情报，又为共产党做事。可是，这个38号指示要了她的命，可能是因为蓝衣社也搞到了真文件，两相对照，弄清了她的身份，便把她干掉了。”

户田抱起玉珍的身子，发誓要替她报仇。

“我一定要亲手把‘十三妹’干掉，一定亲手。”户田禁不住流下眼泪，久久地抱着玉珍的尸体不放。

三

户田躺在同仁医院的病床上。值班大夫看到他的冻伤这

么严重却没治过，非常生气。他一边骂着，一边给他作紧急处理。户田只是听着，凝视着天花板。大夫的手很重，但户田却忍住了疼痛。户田的心里，愤怒与悲哀交织在一起。前者是对“十三妹”的，后者是对玉珍的。12月16日已经来临，户田疲劳极了，却没有半点睡意。

他听到走廊里有走路的声音，象是夜班护士。户田的单间病房的门开了一道缝，手电筒往里照了一下。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这时，响起一阵轻轻的胶鞋声。户田起初还以为是错觉，后来清楚地听到这脚步声在自己的房间门前停下时，才知道这是真的。

房门打开后，进来一位穿白大褂的男人。户田并未把他当成医生。

“蓝衣社来封我的嘴了。”户田想。他在床上作好了准备。男人一步步走近他。他紧张极了，手心里出了冷汗。男人停到他的床前，朝他的脖子伸出右手。

户田捋起袖子，要给对方一拳。

“户田先生，我是国志宏。”

户田还记着这声音。来人打开手电筒，照着自己的脸。户田看清楚了，的确是国志宏。

“为什么到这里来？玉珍被蓝衣社杀害了。为什么让这样一个姑娘当双料间谍？”

“我知道。她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问您，在天津向谢尔丹博士了解到哪些情况？”

“‘十三妹’也这样问过我。我告诉您吧。我欠过您的情。魏登里奇回国时，曾把一个秘密笔记本交给了希舒勃格。‘北京人’的去向与这个笔记本密切相关。几乎可以肯定，

12月7日夜晚以前，这个本子一直在她手里保存着。但后来，在她与松村机关搭上关系之前，用某种办法处理掉了。另外，谢尔丹博士不否认这种可能性，即魏登里奇博士回国时，带走了几件'北京人'化石骨。"

"……"

"但同时，谢尔丹博士指出，'北京人'可能就藏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户田刚说完，就大吃了一惊。

"'藏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是的，我确实是这么说的。'北京人'真的藏起来了吗？在哪里呢？……"户田想，"就算我要藏'北京人'吧，往哪里藏呢？仓库、地下室，还是屋子顶棚？藏到这些地方，日军肯定会搜出来？那末，往哪儿藏呢？

"要藏树叶时，聪明的办法是把它藏到森林里。那么，'北京人'该藏在什么地方呢……"户田的脑海里划过一道闪电。

"清楚了！'北京人'失踪之谜终于解开了！它一定在适合它'躲藏'的地方！"

国志宏并未注意到户田的变化，也许因为灯光太暗了。他拉过一把椅子，对着床头柜坐下了。

"是吗？博士说有可能带到美国去了吗？"国志宏的眼角刻上了深深的几道皱纹，总是挂在嘴角上的微笑顿然消失。

"国先生，我知道了。我知道'北京人'的去向了。"

国志宏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在哪儿，户田先生，那是什么地方？"

"我刚才说了'藏在中国的什么地方'了吧。这句话启发了我自己。让我按顺序说吧。希舒勃格12月8日早晨处理掉

魏登里奇的秘密笔记本之后逃走了，结果却被松村机关抓获了。但是，因某种原因，松村机关失去了让希舒勃格说出秘密笔记本的内容和去向的机会。国先生，我说藏树叶时，要把它藏到满是树叶的森林里。那么，您认为'北京人'藏在哪里好呢?"

"藏在什么地方呢?"国志宏沉思着。

"那末，您说它藏在什么地方适合呢?"

"您是说在它沉睡过50万年的地方——周口店吗?"国志宏提高声音问道。

"是的。它们的故乡在周口店的洞穴里。魏登里奇在带着一部分'北京人'回国前，把它们疏散到周口店了。走吧，国先生，咱们去周口店吧。"

"可您刚住进医院啊，不要勉强。"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无论如何我也要去。"户田下床后，即穿上上衣和大氅。

两个黑影溜出同仁医院后门，钻进了停在旁边那条胡同里的"雪铁龙"汽车。司机原来就是京奉线列车上的服务员、把户田送到北京的老杨。"雪铁龙"轻轻地开动了，一会儿便消失在黑暗中。

国志宏在车里有些兴奋。他想到再有几小时就可以把"北京人"之谜解开了。他好几次摘下眼镜，用手绢拭去眼圈上的汗水。"雪铁龙"巧妙地避开了日军的检查站。但前面就是出城的最后一道关口了。

"这里交给我吧。"户田对国志宏打了个耳语。

"停车!"两个士兵用手电筒照户田和国志宏的脸。

"我是松村机关的陆军中尉户田骏。这位是原冀东防共

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阁下的高级秘书国志宏大人。我是带着松村大佐的紧急任务去找殷阁下的。辛苦了!”

“松村机关”和“殷汝耕”的名字起了作用。士兵连身份证也未要看，就放行了。

大概因为在大陆上进行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把士兵们弄疲沓了。

“您真是个了不起的演员哪!”国志宏边笑边说。

“如果露馅了可要吃枪子的呀。”户田回头望了望，象是平安无事。

国志宏点燃一颗烟，稍微打开了车窗。一股冷气钻了进来。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把窗关上了。他伸手取过放在司机旁边的暖水瓶，倒了一杯热茶递给户田。

“玉珍很可怜。她是个优秀的工作人员，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不知您是否注意到，在北戴河、周口店和她家里都有一个小布娃娃。这个布娃娃是跟国民党联络的信号。布娃娃正放着时，表示没有情报，向左或右面侧放时，就表示脖子上的洞里有情报。她装着刺探我的情况，借机把国民党的重要情报送到我们手里。袭击周口店的情报，就是她事先提供的。由于事先知道了对方的人数，我方作了准备，所以，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时间，有效地拖住了敌人。那时候，她给敌人送了假情报，争取了时间。”

“您说的布娃娃就是穿黄、红、黑三色民族服装的那个吧。”

“对，这是住在云南省澜沧江一带的拉祜族穿的民族服装。因她有拉祜族血统。”

户田的脑海里浮现出玉珍穿着这种民族服装的形象。他与玉珍见面的时间很短。但在他27岁的生涯中，玉珍留下的

印象，比他接触的任何女性都深。

“玉珍为掌握蓝衣社对‘北京人’的最后活动情况，拿着一份称作我们的绝密情报的文件单独求见‘十三妹’。不幸的是她的目的被识破，终于为革命牺牲了。”

“您知道您在北戴河给我的这双鞋里有个微型发报机吗？”

“后来听玉珍汇报了。她说她判断，您当时的伤将会限制您其后24小时的行动，便把一个有效时间为24小时的发报机装进鞋里，并把这个情况向‘十三妹’作了报告。但是，实际上她是很挂念您的。对她来说，您是一个难忘的人。”

户田觉得心里涌出一股初恋的情感。他终于没有说什么。

“您的家乡是博多吧。”国志宏突然问道。车子在乡间土路上奔驰着。

“是的，在箱崎宫附近。”

“箱崎？”国志宏怀念地说。

“父亲健在吗？”

“我进东京外语学校那年死了。您知道我父亲吗？”

“不，我只是问问。……是吗？已经去世了吗？……”

“我父亲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新中国必须把年轻的力量团结起来，让他们来建设自己的国家。父亲常说，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如何，将决定日本将来的命运。他没有见到不幸的日中战争就去世了，这可说是他最大的幸福。”

“……”

“起初，我并不理解父亲的见解，觉得这都是些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主义、主张。但到大陆来以后，我认识到父亲的话是正确的了。”

"……"

户田接着说:"上学时，宿舍里有中国留学生。我常跟他谈论父亲的主张。我们住在东京的小岩，那是一个工商业者居住区。"

"我知道。越过江户川，就是千叶县的市川吧。"国志宏突然自言自语道，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难以形容的怀念之情。

"市川有什么熟人吗?"

国志宏打断了他的话，斩钉截铁地说:"过去的事，必须忘记它。"这话象是说给他自己听的，但那坚定的语气使户田情不自禁地闭上了嘴。

"我学过一些历史。现在，为反对外来侵略，拯救祖国，作为共产主义者，要尽自己的义务。但是，我是不是竭尽全力了呢?

"我的祖国有悠久的历史。在它面前，我只有低头，比起前人来，我做过的事情真是太少了。就拿司马迁来说吧。他父亲是个掌管占卜和历书记录的官吏，叫太史令。他受父亲的影响，阅读春秋时代的史书《国语》和《左传》，学习了历史。还游历江淮地方、山东地方，搜集战国诸侯的记录，增长了实地的见闻。不久之后，做了"中郎"官，汉武帝于公元前 110 年在山东泰山举行祭天封禅仪式时，他父亲病倒了。父亲拉着他的手，老泪纵横，把自己未竟的编纂史书的事业托付于他。

"父亲死后，他做了太史令。可是这时候他身边出了个大乱子，即其亲友李陵将军与匈奴作战失败，当了俘虏，皇上追究全家责任，准备把他们全部处死。他拼命为李陵辩护，反而受到株连，被处以宫刑。

“对一个男人来说，最大的侮辱莫过于此了。他曾几度决心自杀。但他并没有死，因为他牢记着父亲生前的嘱托。他忍受着耻辱，坚守与父亲的约定，完成了《史记》130篇。这是一部空前的杰作。作为文学作品来说，也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他是把中国有史以来到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分本纪（帝王的年代记）和列传（帝王以外的人的传记）分开写的。

“令人吃惊的是，这本书还正确地记述了传说时代的事情。写殷王室系谱的殷本纪，系统地记述了从帝喾至纣王共43个王的情况。通过破读近代在安阳、郑州殷墟中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充分证明了《史记》关于殷王室的记述的正确性。

“司马迁受宫刑后，为完成《史记》，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热情。每当想起他的丰功伟绩，我就羞无藏身之地。人，超越自己一步，到头来就要否定自己，也就是说，人活着，就看你能不能丢掉自己。”

国志宏歇了口气又说：“户田先生，您知道‘疾风知劲草’这句话吗？这是《后汉书·王霸传》里的话，光武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意思是人受过磨难之后，节操愈坚。这可以说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这就是国志宏吐露的炽烈心肠。户田听后受到极大震动。国志宏的一席话简直使他眼花缭乱。他想到生于纪元前的历史之父司马迁，更想到就在自己身边的共产党员。他觉得这两个人胸襟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所有的一切都不同。“那么，我自己呢？……”他想到此，恨不得赶快缩到自己的小天地里。

当车子开到离周口店还有30分钟路程的梅山镇时，司机老杨喊叫了一句。因他说得太快，户田没听懂什么意思。老杨急刹住车，“雪铁龙”在村子中央停了下来。

“户田先生，很抱歉，我们不能再和你在一起了。您的推论很正确。我为不能跟您一起去看藏在50万年死角里的‘北京人’感到遗憾。”

“已经走到这里了，为什么不去？”

“民兵已经发出了危险信号。前边有国民党堵截，后边有松村机关紧追。为避免遭遇，我们要奔周口店去。您是日本人，松村机关会帮您吧。我们要竭尽全力保护您，您自己要非常当心。”

户田下车之后，“雪铁龙”向右掉转车头，奔梅山镇后头的森林跑去了。这时，只见十二、三个男女从屋檐下出来了。他们人手一把笤帚，当着户田的面，一齐动手，眨眼工夫就把“雪铁龙”的轮胎印子扫掉了。

其中一个人走近户田，说道：“我们要设法让日本特务机关救你。要委屈你一下，请忍耐一点。”

话音刚落，男人们就把户田绑到村口的大槐树上，并在前面架起柴禾，点上了火。火越烧越旺，火光照亮了周围。户田的面颊被热气熏得发烧。

刚才跟他说话的男人凑过来，耳语道：“一会儿日本特务机关就要来了，请按我们安排的这场戏去做……”

半分钟之后，前方出现了一道灯光。这灯光越来越近。原来是个带挎斗摩托车。“奥斯汀”跟随于后。摩托车急停下来。屋檐下几声枪响，摩托车这边则开枪应战。两三个男人从屋檐下跳到路上，撒腿就跑。从摩托车旁又射出几颗子弹，但由于距离太远，并未打中。

月心的部下跑过来后，马上给户田松了绑。

“没有关系吧？”从摩托车的后面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这是月心的声音。

户田走近月心跟前，说：“我又被你救了。”谁知月心竟骂他“混蛋”，并打了他一记耳光。

“听说你和国志宏从医院逃了出来，才追来的。你冒充松村机关的人，甚至还演了这么一场戏，把国志宏放走，多恶劣啊。一定要追究责任，你等着吧。你何时被赤化了？把国志宏放到哪里去了？”

“……”

“这些家伙跑到哪里去了？”

“径直去周口店了呀。”

“周口店？周口店有什么？”

“‘北京人’藏在那里。看来魏登里奇撤回美国之前，把一部分‘北京人’疏散到那里了。”

“……”

月心瞪圆了眼睛。柴禾堆烧塌了，火星飞舞着飘向黎明的天空。

四

“北京人”的故乡周口店鸽子堂洞穴本来是一道石灰岩大裂纹。因为在裂纹处的土堆里发现了许多化石骨，就组织人往里挖，结果才发现这里面是个大洞穴。有人把它称之为“第一号洞穴”：“猿人洞”，总之是“北京人”的圣地。洞穴的入口有约8米高的垂直岩壁。1937年7月日中战争爆发

后，发掘工作中止了，但当时搭起的两个长梯子一直放在那里。

月心窥探了一下情况，便命令他的两个部下爬梯子。

一个男子应声而上，正当他爬到6米高处时，梯子咔嚓响了一声。这大概是木头因常年风吹雨打而脆弱了的缘故吧。每当他爬上一阶，梯子便吱吱嘎嘎作响一次。

突然间，这个男人尖叫一声，身体离开岩壁，从梯子上栽到下面的岩底了。头上冒出的血浆染红了岩石。月心见了，只是咋咋舌头。

另一个男人小心翼翼地爬上梯子，最后总算爬到了洞口。他放下了事先预备好的绳梯子。

“你先上，想跑也白搭。”月心冷冷地喝道。

户田爬在月心前面。每当绳梯子摇晃一次，他那被“十三妹”打伤的左脚和受拷打致伤的左手指，都痛得他直呻吟。

户田爬到洞口时，已感到疲劳不堪，但情况哪里允许他歇息一下。月心催着他走进洞穴。

洞口挺高，一个大人足可直立行走。洞口的宽度有10米，但越往里走越窄。

洞穴里冷得象个冰窖。他们借着手电筒的光亮，沿着窄小的斜坡，走了约30米远。可能是受了亮光的惊扰，几只蝙蝠噗噗飞了起来。每走一步，脚底下的冰凌都被踩得直响。

寒冷冻得人全身发僵，冻得他们不敢伸手。看来老老实实呆一分钟，体温就要下降一度。

“这儿就是裴文中发现第一号头盖骨的地方，被称为E地点。魏登里奇若是藏了‘北京人’，藏在这里的可能性很

大。”

月心命令他的3个部下仔细搜索周围。

几分钟过后，一个部下喊了一声“这是……”，这声音在洞穴里回响。几只手电筒都照到一起了。只见两个大皮箱巧妙地藏在岩壁的低洼处。

月心仔细查看了一下箱子上的锁，便小心地把一个刀片捅进锁眼里。“咔登”一声锁被打开了。月心从容不迫地打开了箱盖。

“……”户田顿时忘记了寒冷。

箱子里整齐地摆放着包装好的“北京人”化石骨。月心又用同样的办法打开了第2只箱子。这只箱子里也安睡着“北京人”。月心麻利地一清点，共有21具。

“这样说来，这里也只是一部分。”

月心命令下级把“北京人”轻轻地搬出去。他和户田留在现场又搜查了一刻钟，直到认为可以不再搜查了，才向洞口走去。户田走在前边，月心跟随于后，两人隔有两米远。鞋子把冻结的石灰岩层上的冰凌踩得直响。

当他们走近洞口时，外面响起了枪声。月心将身子紧靠在岩石上，凑到洞口窥探外面的动静。

“趴下！外面有蓝衣社的人。放哨的好象被搞掉了。这帮家伙简直是一群苍蝇，他们是奔着我们发现的‘北京人’来的。在周口店前面就跟踪上了。不过，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这次可要把‘十三妹’拔掉，来，跟我来！”

月心先退回E地点，走进左手的岔路。

“为进行某项调查，我曾在周口店当过发掘工人。”他边说边摸着岩壁前行。前方透出一道微光。这是一个洞口，其实只是一道狭窄的裂缝，高0.8米，长2米，一个人躺着才能

勉强爬出去。一道晨光从裂缝处照射进来。

月心小心地爬出洞口，户田跟着也爬了出来。裂缝下有条羊肠小道。月心沿着小道往右走，右手已经拔出了勃朗宁手枪。向前爬几步，就看见了鸽子堂洞穴的入口。突然间，洞口周围和下面的人展开了对射，这是松村机关和蓝衣社之间的枪战。离洞口下面不远处有两辆汽车，其中一辆就是"十三妹"乘坐的那辆黑色轿车。

"你的脚行吗?"月心问。

"没有关系。"

"能到下面来吗?看你去把那两辆车的轮胎弄瘪，首先把他们的'脚'砍掉。"

月心递给户田一把薄刃刀。户田费了很大劲儿才下来了。他猫着腰凑近黑色轿车。另一辆是小卡车。两个手持自动手枪的男人在车旁守卫。

户田拆开左脚上那只鞋的鞋跟，取出黄色的摔炮，向反方向掷出一个。随着爆炸声，冒出一股白烟。两个男人立即举枪向冒烟方向乱射起来。户田向自己的脚跟前丢下另一个摔炮，在白烟的掩护下，凑近黑色轿车，用月心给他的那把刀子割破了车胎，又跑到小卡车跟前，把前轮割破。这时，白烟也几乎消散了。

转瞬之间，户田看到一个模糊的男人身影。他便下意识地把最后一个摔炮掷过去。男人打了个趔趄，手枪掉在地上。这时，他的身后又出现了一个男人的影子。此人认出户田，立即扣了扳机。可是，对他来说，不幸的是枪膛里没有子弹。他慌张地伸手去拔腰上的手枪，但由于过于慌张，他的动作迟缓了近一秒钟。户田趁机躬身捅上一刀，不偏不斜地捅进他的肚子。而户田觉得，这好象是那个男人自己迎上来

的。拿刀捅人，对他来说，这还是平生第一次。

那个男人身子前倾过来。户田想把刀拔出来，却没有捅进去时那么容易了。他忍住左手指的疼痛，用左手撑住对方的身子，用右手握住刀把，使尽全身气力往外拔。当刀子拔出时，鲜血喷射出来，染红了户田的手。

户田转过身又把小卡车的后轮和备用的轮胎割破了。

户田以为大功告成了，便想回到原处。走到离车15米远处，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说来并无根据，他只是感到危险临近。

正当户田回头看时，枪响了。

户田的左胸膛受到猛烈一击，就象与一列飞速行驶的火车头相撞一样。

户田打了一个滚儿，躺到洼地上了。一阵剧痛向他袭来。

十几秒钟后，户田的右手才勉强动弹了一下。他忍着剧痛，用右手摸了一下左胸脯。

这才明白幸免一死的理由。原来子弹正打在户田父亲的遗物——一块厚实的大怀表上，并未打进他的心脏。

“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户田感谢父亲的在天之灵用怀表救了他。

身子稍微能动了，心绪也渐渐平静下来。他从洼地起身望了望前方。

他知道枪击他的凶手了。原来就是在蓝衣社的汽车旁站岗、被户田的第一个摔炮轰跑的那个家伙。他定神一看自己的伙伴被打死了，便从后头向要回来的户田开了枪。

千钧一发之际，若不是户田回转身来，子弹肯定会从户田的脊背穿到前胸。想到此，户田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脖子

上出了冷汗。

他悄悄地从洼地爬上来。开枪的那个家伙并未发现，仍在没完没了地查看车胎。

户田沿着来的路回到原处。月心已经不见了。不到半小时，枪声就停止了。

户田凝目俯视。在约50米远下方的岩层上，一男一女相隔10米远相对而立。他们是月心和“十三妹”。

太阳已经从东面的山谷露出脸来。北风卷着沙尘呼啸阵阵。万丈黄尘遮天蔽日。

眨眼之间，太阳昏暗了。

这种煞风景的鬼天气在华北并不稀奇。

他们两个人宛若两尊塑像，伫立在黄沙弥漫之中。

风停息了，万籁俱寂。随着当空挂着的黄尘之幕逐渐消失，太阳的光辉重光大地。

突然间，两个人的右手都动了一下。但听到的只是一声枪响。这说明两个人是同时开火的。

一个人倒下了，另一个人一条腿跪到地上。

户田连滚带爬地赶到下面。

倒下的原来是月心。

“十三妹”右腿受伤了。她用手绢紧紧扎住伤口，挣扎着正要起来。

“户田先生，谢谢。托您的福，‘北京人’到手了。虽然我的6个部下为此丧了命，叫我很伤心。”

“十三妹”的脸色苍白，但看上去并不象刚结束一场生死搏斗的样子。她又警惕地端起枪，把枪口对准倒在地上的月心。

“我可以放你走，快跑吧，你也受伤了吧？”

这时，户田恍然大悟。“十三妹”的话带的是山西省定县的口音。户田来中国大陆第2年的春天，被调到太原附近的定县警卫车站，在那里，他经历了本书前面提到的“危险游戏”事件。

“等一下，‘十三妹’。为什么要帮助我？你说这是还我的债，莫非你是定县事件的恩人吗？”

“你总算明白了。你在定县从河里救上来的小孩是我弟弟。所以，在袭击你们兵营那天夜里，我派人帮你脱了险。因为你是我弟弟的恩人嘛！这次我们又赢了。月心在冰窖似的洞穴里呆的时间太长了。他的手冻得不听使唤了，我们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现在，‘北京人’已到了我们手中，你如果以我为敌，我可绝不留情！”

“你杀了张玉珍？”

“为了维护国家的大目标，才除掉这块绊脚石的。”

“‘十三妹’，我绝对饶不了你！”户田迈出了一步，但“十三妹”却纹丝未动。

“没有时间跟你周旋了，你还是早些走开安全。”“十三妹”讲完要讲的话后，马上转回身，拖着受伤的右腿，朝下面的停车处走去。户田则跑到月心跟前，把他抱起来。子弹打在他的肚子上。

“水，腰上的水壶里有。”

户田给他饮水。月心咳嗽了两三次。

“只擦破了皮，坚强些！”户田边撕开手绢擦拭伤口，边说着与事实相反的话来安慰他。其实，外行人也可看出，他的伤势很重。

“‘十三妹’怎么样了？”月心气喘吁吁地问。

“下去找她的车了。‘北京人’呢？”

“‘北京人’落到她的手里了。车子全都弄坏了吗？”

“两辆车的车胎都割破了，备用车胎也弄瘪了。”

“好！”月心满意地笑着说。

“这就只好乘我的车了。户田，帮我一下！”月心指着可俯瞰车子的台地，说道。户田背起月心，登上石灰层的斜坡。

“这里好，把我放下来。”

“十三妹”正让方才枪击户田的那个家伙把装着“北京人”的箱子搬到月心的“奥斯汀”车上。这个家伙是“十三妹”剩下的唯一的部下了。

月心以令人吃惊的精神力量和毅力，往他的勃朗宁手枪里装上子弹，两只手支撑着，瞄准了“奥斯汀”。这对一个身负重伤的人来说，简直难以想象。

“要打‘十三妹’吗？”户田问。

“我的车上有自爆装置。引擎一发动，它就开始工作。车后厢旁有个红色的东西，象天线一样，你看到了吧？”

月心所在的地方离车子足有50米远，大大超过了手枪的射程。但月心象似满有信心。

“十三妹”让人把装“北京人”的箱子装进“奥斯汀”后厢以后，坐进了后座。枪击户田的那个家伙坐到司机的位子上，发动了引擎。

“奥斯汀”向后退了一下，便要调转方向。离月心只有45米远了。

说时迟那时快，月心抓住机会，开了一枪。

接着，又是一枪。

户田如临梦境一般。他觉得时间停止了脚步，地球停止了转动。可是，月心的枪声把他唤醒了。

“不要开枪，‘北京人’会成齑粉的呀！”户田气急败坏地喊道。

月心又开了第 3 枪。

红“天线”被子弹打飞了。

户田尖叫一声，扑向月心，夺下了他的手枪。

“奥斯汀”若无其事似地开动了。可是，眼看着它正在加速奔跑时，车子后面突然升起了巨大的火柱，这火柱就象在空中游翔的火龙一样。

在看到火光的同时，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

车子失去了控制，完全笼罩在滚滚浓烟里。转瞬之间，车子撞到山坡上，打了一个横转，车轮子悬空转了好几圈。

火蔓延到油箱，又引起了两三次爆炸。

真　　相

16日上午7时46分——16日上午8时11分

一

户田蹲在地上。月心听到爆炸声，显出得意的样子，但因流血过多，他的脸很苍白。他又气喘吁吁地向户田要水喝。他的下半身已经被血染红了。他那端庄的脸上已经显出行将就木的表情。

“我本想就这样送你走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有件事一定要问你，你能告诉我吗，佐佐木先生？”户田抱着月心说道。

“你尽管问吧。但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长话短说吧。”

“不，我非要你和盘托出不可。我知道枪杀丸井的真正凶手是谁了。”

“你想说是希舒勃格么？”

“不，凶手是佐佐木月心，是你！”

“为什么？”

“起初我以为是希舒勃格，但后来才明白她也落在你的手心里了。我说的如有错误，请讲。事情要追溯到1928年。当时，在驻青岛部队卫生班里服役的丸井阳太郎偷用部队的

医药品，暗中行医赚钱。为人堕胎也是他赚钱的重要手段。另外，他还通过倒卖吗啡和鸦片大捞好处。住在台西镇的一个妓女是他的同伙。她好象为他提供堕胎场所，遗憾的是未能查明她的来历。当时，你也在青岛。你已经属于松村机关，接受松村大佐的密令，在青岛干特务工作。你的任务是收购吗啡和鸦片。在执行这项任务的过程中，你认识了丸井。这一点，本来我在奉天听江藤介绍情况时，就应该注意到的。你并不是在奉天认识丸井的，而是在青岛时认识的。"

月心睁着眼睛听着，一声不吭。

"丸井在这期间与德意商馆贸易部总负责人的秘书玛丽·希舒勃格相爱了。希舒勃格倒真是堕入了情网，但丸井有多少真心，只有天知道。从后来的情况看，希舒勃格对丸井来说，只不过是个玩物而已。丸井骗着怀了孕的希舒勃格吃安眠药，并把胎儿打掉了。经过这次折腾，希舒勃格失去了生育能力。丸井用自己的手除掉了自己的孩子，其所作所为无异于魔鬼。希舒勃格伤透了心，1929年10月，突然擅自离开商馆，不告而别。其后，到北京当了协和医大布莱克博士的秘书，负责保管'北京人'化石骨。我上面讲的这些情况没错吧？"

月心还是不说一句话。

户田接着说道："正是这个时候，你也在青岛爱上了一个女人，她叫韩丽珍。她因跟德国工程师的爱情破裂而投了河，是你把她救了上来。大约在此3个月之前，你曾经把药给一个病倒在路上的女人吃过。对你而言，这不过是心血来潮时之所为。所以，你把丽珍送到家时，大吃一惊。因为你看到丽珍的母亲竟是你在路上救过的那个女人。但是，为保密起见，你没有把真实姓名告诉他们。因为你是松村大佐派

去的，你的任务是通过倒卖吗啡和鸦片为松村机关提供财源，军籍簿上并没有你的名字。所以，你一下子就想起了暗中帮你工作的丸井上等兵的名字，说你是丸井。取'丸井'的'丸'字，自称'丸大人'的正是你。丽珍的母亲廖树梅写信给部队表扬'丸井'的事迹，你大吃一惊，通过宪兵队，当场把这事处理了。给丽珍做的堕胎手术挺顺利。但是当地下医生的那个丸井，不久做手术失败，使在德意商馆工作的美国女性致死。中川医生写信揭露了这件事，而宪兵队对此事的处理又施加了压力。你的背后有松村大佐撑腰。但此事成了丸井退役的一个原因。你的恋爱也接近破裂。我相信你是从心里爱丽珍的。但松村大佐因另有任务，把你召回了满洲。1931年夏天，你不辞而别，离开丽珍回到了荒凉的满洲。你是为执行任务而与丽珍诀别的。你在满洲的任务是参加1931年 9 月18日柳条沟的炸车事件，这件事是满洲事变的起端。"

月心的面部神经微微搐动了一下，但他并不想辩解。

户田继续揭露说："你在青岛期间，通过丸井认识了希舒勃格。她曾跟她的同事冈部夫人开玩笑说：'我的朋友，一个叫太阳，一个叫月亮。'也就是说，丸井阳太郎向她介绍你时，说他是'太阳'，说你是'月亮'。据说，她曾对冈部夫人说，许多日本男人的名字具有诗意。我去青岛见冈部夫人时，只注意了解希舒勃格同丸井的关系了，而忘了问这一点。刚才我说的，是后来打电报给我在青岛的朋友，专门请他去问冈部太太的，因此，没有错。

"你以松村机关的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崭露头角。影响最大的便是暗杀天津的亲日派报社社长事件了。而丸井于1930年10月就地退役后，通过走关系到奉天，在松村机关里

当了文职人员。我想，这大概是通过你的关系去的吧。丸井从满洲各地到山东，转了一大圈，收购水银。1935年左右，丸井辞去松村机关的职务，在北京开了一家古董店，但仍继续倒卖吗啡和鸦片。这桩买卖在他的生意中占的比重很大，后来宪兵队的搜查证实了这一点。我认为丸井的鸦片和吗啡很可能是从你那里批发来的。这点暂且不论，反正不久以后，丸井商会就不景气了。丸井在今年6月之前，与希舒勃格久别重逢。她并不愿意见他。但丸井知道她是保管'北京人'的，想把她当作'摇钱树'。而对她来说，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棵'摇钱树'。她因生活寂寞，扎吗啡针成癖。据协和医大总务局职员称，一年半以前就有迹象表明，她在大量吸毒。如果你检查了她的身体，我想你一定会早知道这个情况……"

户田继续揭露，而月心则以惊人的毅力挺着倾听。

"机灵的丸井一定是很快抓住了希舒勃格的弱点，以吗啡等毒品为诱饵，加深了同希舒勃格的接触。还有一个人在利用希舒勃格，这就是总务长科恩。魏登里奇撤回美国之后，他利用色相接近希舒勃格，并让人制造假'北京人'化石，还暗通蓝衣社。希舒勃格被告知布莱克博士定做了精致的'北京人'仿制品。这些仿制品完成之后，她去取了回来。她遵从布莱克的遗愿，把这些仿制品交给了魏登里奇。魏登里奇在日美关系恶化之前，就曾考虑将'北京人'疏散。一部分疏散到美国，一部分疏散到'北京人'的故乡周口店，还有一部分也疏散到什么地方（大概是战火尚未波及的中国西南部）。详细情况都记在魏登里奇的秘密笔记本上。魏登里奇把它交给了希舒勃格，并命令她读后销毁。他的目的是把真相告诉他留在中国的心腹，以期有助于战后找回'北京人'，没

曾想却把她的命搭上了。因为她读后并未销毁，而是私自把它保管了起来。佐佐木先生，你听说过此事吗？”

月心微微点了一下头。

“科恩已经发觉有秘密笔记。但希舒勃格却不曾将这个秘密笔记给任何人看过。而丸井却根据从希舒勃格口里得到的情报，向你谈了这件事。你知道了日美战争将提前爆发的消息，想趁火打劫，贪占‘北京人’化石骨，以便为松村机关筹集资金。我想，你大概倒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你轻信了丸井的话。希舒勃格压根儿就不打算把‘北京人’的真化石骨交给丸井。她以为用布莱克定做的仿制品就足以欺骗丸井。因为仿制品做得非常精巧，外行人根本分辨不出真假。对她来说，只要能从丸井手里弄到吗啡就行。日美间的战争爆发前夕，松村机关受命把‘北京人’弄到手。你因为知道路子，便毛遂自荐，承担了这个任务。而且，暗中与丸井取得了联系，并采取了最后一步行动。

“12月7日夜间，你在天坛附近的德国餐馆‘柏林’会见了丸井和希舒勃格。希舒勃格始终没有痛快地答复你的要求。丸井说，‘回头我来说服她，我先走一步。’你们约定午夜过后在天安门广场碰头。你这个神通广大的人这时也只好假丸井之手来跟希舒勃格周旋了。但，你来天安门广场一看，情况变了。丸井表示，希望你全当没有这回事。而对你来说，弄‘北京人’到手，已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完成任务。你作为松村机关第一流的工作人员，这里面还有个面子问题。但这时丸井私欲大作，不想让你分享好处，而要独吞独占。丸井不知道松村机关已经受命要把‘北京人’搞到手，这是他的不幸。你轻信丸井的话来到‘柏林’时，丸井很热心帮助你。但人是奇怪的动物。人家一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他也莫名其

妙地喜欢起来。丸井起初是准备帮你一把的，但后来他就想自己独占了。所以，他就以希舒勃格不答应为由，前来推翻前诺。你非常了解丸井的心理，同时，你也不能容忍他的背叛行为，所以，就从他背后开枪把他打死了。你用枪威胁希舒勃格，让她把'北京人'交出来，并告诉她，天一亮就去取。她只好答应下来。你让她回去之后，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特地拿出丸井给你的'北京人'头盖骨，放到丸井的尸体旁边。你大概是想知道这头盖骨的真伪吧。你估计丸井的尸体被发现之后，他身旁的头盖骨一定会接受专家的鉴定，而且人们不会对在丸井身边发现头盖骨而觉得奇怪，因为丸井是个古董商。你能从丸井的态度中怀疑他跟头盖骨有关系，这虽然说明你很敏感，但你这个办法却不怎么高明。据'柏林'餐馆服务员说，'当天晚上，他们3个人谁都没有带什么包裹'。所以，丸井尸体旁边的头盖骨，应该看作是犯人出于某种目的放的。"

户田继续对月心说道："你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是对希舒勃格估计不足。她回家之后，感到有生命危险，便把魏登里奇的秘密笔记本处理掉了。第二是那须野中将经过鉴定知道丸井尸体旁的头盖骨是仿制品。中将因此看出枪杀丸井与'北京人'失踪案有关。你听到日军奉那须野中将之命于8日拂晓接管了协和医大的消息时，大吃一惊。可是，松村机关又趁高松大尉发现'北京人'失踪时惊慌失措、跑回去报告之机，接管了协和医大，并秘密地把希舒勃格控制起来。尽管在医院里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始终没发现'北京人'的影子，也未发现那个秘密笔记本。"

"我有两个问题。"象死人似地闭着眼睛的月心第一次开了口。他的声音很微弱。

“我在青岛的情况，你是在哪里了解的？还有，你说我打死了丸井，有证据吗？”

“让我来回答吧。为了核实你在青岛的情况，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青岛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出了两个‘丸井上等兵’，使我伤透了脑筋。结果，通过那须野中将介绍，昨天夜里直接会见松村大佐，才核实了情况。”

“跟松村大佐？”

“对，是松村大佐。我首先向他说明了你对希舒勃格的估计错误和这跟你对大佐背信弃义的关系。大佐谅解之后，向我简要地谈了你过去的情况。”

“……”

“你虽然知道希舒勃格长期吸毒，但逮捕她之后，仍马上给她注射了满洲的石井机关研制的新强力自供剂——PX 29号，致使她严重痉挛，最后死亡。我想，你是会将此事作为一起‘事故’报告松村大佐的。大佐听到丸井、希舒勃格和你7日夜晚在‘柏林’餐馆见面的事实和你在青岛自称‘丸大人’的介绍之后，向我证实你为了让希舒勃格开口，给她注射了有强烈副作用的、禁止长期吸毒者和心脏病患者使用的新自供剂PX 29号。还证明你当时在青岛是以军人身份出现的。”

“……”

“为什么要封住希舒勃格的口呢？为找出这个答案，也花了很大功夫。一种可能性是，她目击了你枪杀丸井的情景。如果真是这样，你在天安门广场就会当场把她干掉的。那须野中将验明丸井尸体旁边的头盖骨是仿制品之后，你就满以为她保管的‘北京人’全是赝品。所以，你就不怎么重视秘密笔记本的内容，并错误地认为她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就

拿她来实验新药PX 29的效能。如果弄得好，可以让她吐出'北京人'的下落，即使因产生副作用而引起死亡，也在意料之中。她是生体实验的牺牲品。她知道你在青岛时期的底细，你收拾她，也是为了绝后患。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希舒勃格手里有魏登里奇的秘密笔记本一事突出了。而你却因判断错误把这个宝贵的人物杀了。因为这个错误，导致了一连串不该犯的错误。你越蒙蔽领导，就越不能自圆其说，结果导致了你对松村大佐背信弃义。你的头脑一向是很冷静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有时也会失去理智。"

"……"

"第二个问题是，希舒勃格见你枪杀了丸井之后，给天津的谢尔丹博士打了电话。当时她情绪激动，说话语无伦次，可能是扎了吗啡的结果。按说，她扎吗啡后应该处于麻醉状态，却为什么反而精神错乱，歇斯底里发作呢？这是因为她目击了杀人的场面，而且被杀的又是她爱憎参半的丸井。当然，也许这是因为吗啡用得过量所致。还可以想象为她在那种状态下，非常想说祖国的语言——德语，便选择了谢尔丹博士为通话对象。总而言之，她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用德语告诉博士说犯人就是你的。她首先说'太阳死了'，即'丸井阳太郎死了'，接着说'他杀了她'。我想起了在青岛见到的冈部太太的话，即希舒勃格管丸井阳太郎叫'太阳'，管月心，也就是你叫'月亮'。但无论如何也未弄明白'他杀了她'这句话的含义。在英语里，一般说来，'太阳'属男性名词，月亮属女性名词。而向在德国领事馆工作的人请教后才知道，在德语中，'太阳'属女性名词，'月亮'属男性名词。这样，'他杀了她'之谜才解开了。原来希舒勃格想说的是'月亮杀了太阳'，即'佐佐木月心杀了丸井阳太郎'。"户田终于结束

了他的长篇大论的“揭露”。

“喂，扶我欠起身来，我要水！”月心上半身被扶起后，喝了水。

“且不说你对我的心理分析如何，你的调查算是到家了……”月心难受地喘着气。“从何时起开始怀疑我了？”

“从第一次受你拷问时。你当时只字不提希舒勃格，我就感到有问题。”

月心的面颊上浮出了微笑，也许这是自我解嘲的冷笑。他的嘴唇轻微地抖动着。

“冷，这里真冷……”这是月心最后的一句话。他的身子在户田怀里一下子松弛了。

户田自己也觉得一阵恶寒。他放下月心的尸体，双手合十胸前。

然后，他望了一眼“十三妹”和“北京人”乘坐的“奥斯汀”汽车。那已经烧焦了的车体还在冒着白烟。

户田觉得这是“北京人”化石骨冒的烟。强劲的朔风卷起黄尘，缕缕白烟消散在其中了。在户田眼里，此情此景，恰如为化为灰烬的“北京人”唱挽歌一般。

恶寒浸透了他的全身，他也渐渐地意识朦胧了。

黄尘飞扬的黎明静悄悄。过了一会儿，太阳露了脸。

天地悠悠。展现在户田眼前的中国大陆的冬景，似乎还跟50万年前一模一样。

尾　声

户田是翌年(1942年)4月19日出院的。他在陆军野战医院住院期间截去了左腿。因当时并发了恶性肺炎，不得不长时间地卧在病榻上。他住院时，左脚患了坏疽，已经溃烂。所以,马上就动了截肢手术。那须野军医部长亲自掌了手术刀。

可能因恢复训练不够，他拄着拐杖走路，仍不大灵活。

战场上的形势已经不妙了。4月18日，即户田出院的前一天,多里兹尔中校指挥的美国陆军航空部队的16架B-25飞机，从驶入九州东部海面的美国航空母舰“霍奈特”号起飞，对日本本土进行了第一次突袭，使战局形势开始转变。

户田走出医院大门时，外面已经是一片春光。丁香花散发着浓郁的芳香。

“玉珍!”户田看到怀抱着一束鲜花站在门旁的少女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真是那个被蓝衣社的特务“十三妹”杀害的共产党员张玉珍站在那里吗?

户田急忙走近她。由于操之过急，拐杖滑脱，户田摔倒在地了。少女赶紧把他搀起来。

“没伤着吧?”——一个酷似玉珍的声音。

“你真是玉珍吗?”

“让你受惊了，很对不起。我是张玉珍的妹妹秀珍。”

“玉珍的令妹。可真象姐姐啊!”

户田回忆起4个月前自己置身于“北京人”争夺战旋涡中的情景。

“长得真漂亮啊!”

“经常听我姐姐讲起你,”少女开口说道,“国志宏托我带来一封信。这束花是我的礼物，祝贺你出院。”

户田看到少女无忧无虑的笑脸，心里宽慰了。户田想到国志宏在知道他很爱慕玉珍的情况下，让长得跟玉珍一模一样的秀珍来送信，感到很高兴。

秀珍赠给户田的，是一束玫瑰花。馥郁的香气直扑户田的鼻子。

信很厚。从信封上几个潇洒的大字，一眼便知是国志宏的手笔。

户田乘着那须野中将的车子，来到中将家里。他在一间屋子里坐定之后，拆开了国志宏的信。

前略。

祝贺您出院。但我知道,您失去了一条腿,心中的感情一定是很复杂的。我代表中国人民，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您为保护人类的宝贵财富——“北京人”所付出的代价，深表谢忱，并寄予衷心的同情。

您住院期间，冬去春来，已经过了4个月的光景。为了纪念您出院，我想在这里对您的推断作若干补充说明。

在那个发生悲剧的12月16日早晨，如果我们早到周口店一个小时，也许会把21具“北京人”化石骨完好地保存下来，更不至于丧失那么多宝贵的人命。可是，现在再说这些，已经无济于事了。我们收容了您，并进行了必要的应急治疗之后，便把您送到日军的那须野中将那里去了。如果我们采取

的措施，对恢复您的健康有过一点助益的话，那我们将感到很荣幸。

我们收容了您之后，您象梦呓似地叙说了事件的经过。我们把它准确地记录下来，并一一作了查证。结果证明，您的推理是很出色的。

关于丸井阳太郎和佐佐木月心自青岛时期以来的关系，您作了若干推论。但您忽略了这两个人的主要关系。即1928年7月，带着松村机关的特殊使命刚刚来到青岛的佐佐木月心，被毒蛇咬伤，正需要血清时，丸井上等兵帮了大忙。从此以后，佐佐木就把丸井当作救命恩人，两人的关系一直很亲密。佐佐木为了完成筹集资金的秘密使命，需要丸井这种人的合作。后来的情况，就跟您的推断一样。

还有，在台西镇为丸井秘密行医提供场所的那个女人，1934年已经死了。所以，您不可能找到她。

遗憾的是，除了旁证之外，无法查证佐佐木枪杀丸井的动机。大概就象您的推断那样，是为了争夺“北京人”吧。而且，还有一个事实，即丸井为谋求振兴自己的生意，曾要求佐佐木供给大量鸦片等毒品。很可能因为这一点，佐佐木才讨厌他的。

至于佐佐木月心对希舒勃格起杀机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因为她触犯了他的尊严。她被他逮捕之后，当着他的面直述了他肉体上的缺陷。原来，希舒勃格从丸井那里得知，佐佐木被毒蛇咬伤之后，失去了生殖能力。

您能料到希舒勃格把魏登里奇博士的秘密笔记本藏在什么地方吗？原来是藏在“北京人”头盖骨的复制像里，而这个复制像装在协和医大新生代研究所的保险库旁边的箱子里。但这个笔记本好象在希舒勃格被松村机关逮捕之前就烧掉

了，所以，内容不得而知。可能如您指出的那样，按照谢尔丹博士的指示，疏散到中国西南部某地去了。对此，我们今后将继续调查。

我要告诉您一个情况，即蓝衣社因"十三妹"（又名燕云、燕凤云）被打死，其活动显著地减少了。

您看到这位带信给您的姑娘，大概会吃惊吧。您可能已经听说了，她就是玉珍烈士的妹妹秀珍。看到她那张笑脸，您多少能感到宽慰吧。

听说您不日之后将回日本了。象您这样爱中国、爱中国人民的人，对当前的中日两国来说是很需要的。我感到很遗憾。日本不仅在中国点燃了战火，还与美国、英国和荷兰交战。我相信，军国主义的日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打垮，而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迎来解放。我确信，到那时就会产生崭新的中日关系。我们的时代就要到来。我相信，能以有您这样的朋友而感到自豪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最后，请允许我讲讲个人的情况。首先，要向您道歉，因我为执行任务向您说了谎。我是在冈山的第6高等学校和九州帝国大学学习过的留学生，而且，在九州帝大学习期间，曾得到令尊大人、年轻的骏介先生的很多资助。正因为受到令尊大人的资助，我才得以消除金钱之忧，一心向学。令尊大人对中国的深切同情和支援，我至今不能忘怀。在这次追踪"北京人"的事件中，我们保护您，也是为了报答骏介先生的恩情于万一。

我本来有一个日本妻子，但现在为了革命，我丢掉了私情。这就是我曾经对您讲过的司马迁精神。

"疾风知劲草"。离别之际，我想把这句话赠给您。

让我们共勉，念念不忘缔造子孙万代的中日友好关系

吧！

国志宏

于北京解放区

1942年4月

光阴荏苒，11年过去了。

1953年12月。户田在故乡博多的家里打开了报纸。

正在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消息映入眼帘。消息着重提到，诞生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了代表团，前来参加这次会议。

户田的目光凝聚在一张照片上。原来他发现，照片上的一张脸，酷似他不能忘怀的那个人。这张脸虽比他印象中的脸上了年纪，但从那端庄的面容上，仍可看到昔日的样子。

照片说明写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副团长郭沫若。

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跟户田认识的那个中国人，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户田默默地合上了报纸。